

九州志 · 葵花 · 碧之孤戾

第一章 前尘 · 唐竹 1
第一章 前尘 · 唐竹 2
第一章 前尘 · 唐竹 3
第一章 前尘 · 唐竹 4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章
第二章 1
第二章 2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一章 1
第一章 2
第一章 3
第一章 4
第一章 5
第二章 1
第二章 2
第二章 3
第二章 4
第二章 5
第二章 6
第三章 1
第三章 2
第三章 3
第三章 4

第一章 前尘 · 唐竹 1
更新时间:2009-9-27 11:06:00
字数:5519

第一章前尘?唐竹

圣王七年九月二十八，晋北，八松城。

今冬的第一场雪下得尤其的早，把八松城覆盖在晶莹的雪花下。

夜已经深了，龙苦站在小巷深处，站在绵密的雪花里，呆呆地望着远处那两盏红色的灯笼，听着随风而来的娇嗔，微微地战栗。

他只剩一件灰色的破夹衣裹在身上，遮住了一身结实的肌肉。那是他十二年的训练所得，无数次逼近死亡，让他的筋肉骨骼呈现最佳的状态，肌肉虬结起来时，一道一道，仿佛用上好的铁筋拧出来的。他能用一只手捏住飞檐，藏身在阴影中一日一夜，曾经双手扳着鳄鱼的上下颚把它的头颅撕开，而在出师的那一日，他在家族的老人们面前挥刀纵劈，纯靠臂力将两指厚的锻钢条悄无声息地分作两半，换得满屋有力的掌声。

但现在这些都成了往事，他缠着麻布的右臂吊在身侧，麻木迟钝，几乎没有知觉了。那是他握刀的手，他再也不能挥刀。

那是旅店的老板找了几个人打断的，因为他已经连续半个月交不出房钱了。老板大概知道龙苦有些功夫，趁着他去厨房里偷东西吃，埋伏了几个人，踢翻了他扑上来就打。龙苦没有想到生意人也会那么狠，疏忽了，他也是太饿了，因为没有钱，也不敢出门弄东西吃。于是十二年训练所得的敏锐听觉和嗅觉都迟钝了，那些人从背后扑倒他的时候，他还不明白他们想干什么，只是扔出手里攥着的两个馒头表示投降。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吗。直到他被打得奄奄一息，几个人制住他，一个人扳直了他的胳膊，另一个人狞笑着操起一根门闩，龙苦才惊恐地意识到他将会失去什么。

醒来的时候，他躺在雪地里，身上的一切都没有了，包括那柄藏在鞋底里用来防身的薄刀。

但龙苦甚至有些庆幸，幸亏那个老板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骨子里有几分狠毒而已，如果是他的故人们，他大概已经被抛尸在荒野里任野狗咬噬了。那些故人曾是他最信任的伙伴，甚至家人，受过同样的训练，吃过同样的苦，可以为了彼此出生入死。但现在故人们成了龙苦最可怕的敌人，因为龙苦违背了家规。

对于天罗本堂的杀手而言，家规是铁则，违背者逃到天涯也逃不过惩罚。

天罗是个以杀人立身的组织，没有规矩绝不可能延续那么多年，龙苦曾经那么忠诚地信奉着那些家规，并且向他的“师范”发誓会以最严厉的手段惩罚那些违背家规的同伴。他以为自己不会违背，所以不会是受惩罚的人，但是他错了。

龙苦深深地呼吸着冰冷的空气，心想也许他应该离开这个城市了，他昔日的同伴们正追寻着蛛丝马迹在整个东陆乃至北陆寻找他，他们也许很快就会想起八松这个被遗漏的城市，危险随时会降临。但是那样他就再也见不到那个颠倒众生的女人了，一旦他离开了八松城，就必须像无家的野狗那样奔逃，因为十二年的训练告诉他，一旦安定就会留下痕迹，就会引来追踪，就再也难以停下来隐蔽了。

直到被杀死。

那个女人就在前面那个挂着红色灯笼的大宅里，她的名字叫做素女幽。她是个妓女，晋北总是喜欢这样给头牌妓女起名，天女、素女、静女、玉女……名字美好得像一场梦，引得客人遐想连篇。但龙苦喜欢素女幽是因为她的咳嗽声，在她第一声咳嗽从窗外传来时，龙苦的心里一跳，无声地痛了一下，然后素女幽抱着阮琴掀开帘子走了进来，眉间眼角都是忧伤。

龙苦十六岁，那天是他的庆功宴，他十四岁就出师，这些年来为组织杀了八个大人物，手底的人命已经数不清，可从来没有那么隆重的庆功宴。在妓院里庆功，是因为龙苦成年了，师范想给他找个女人。本堂里的长辈们往往会这么做，是对后辈的一种好意，也是一种训练，毕竟没有尝过女人滋味的杀手，难保他们不会因为欲念而犯些错误，把重要的行动弄砸了。选择对象一般都是妓女，因为这些女人只喜欢钱，对于客人的身份不怎么好奇，见的客人又多，在她们面前不容易暴露身份。师范认真地挑了素女幽给龙苦，因为她纤细漂亮，沉默寡言，年纪又比较大，接客有经验，应该比较适合龙苦这个毛头小子。素女幽后来跟龙苦说师范叮嘱她“点到即止”，大概是不想一个出色的孩子沉溺在情欲里。

按照素女幽的说法，妈妈原本叮嘱她说这些客人都带着兵器，看起来面目不善，让她千万当心伺候，她就揣测龙苦是个满脸横肉的狰狞男人，但是掀开帘子的一瞬，她的心颤了一下。分明满屋子都是客人，她也没有见过龙苦，可她偏能从人群里认出他来。因为龙苦上下打量她的眼神满是好奇，还带着一点年轻人萌动的情欲，却又有些害羞。龙苦并没有满脸的横肉，他是个润泽如白玉一样的少年，眼瞳干净，鼻子微翘，双手按在膝盖上，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齐。上下打量了素女幽之后，刻意地别过头去和同伴们说话，不再理睬她。

“我爱上你大概就是那一瞬间，觉得你这么一个人，不会像别人那样对我凶狠。”素女幽在龙苦给她梳头的时候淡淡地说。

那天晚上他们格外热烈，仿佛第二天就是生离死别。

缠绵之后，素女幽细心地和龙苦说话，说自己被卖到妓院之前的事，连家里有几口人，弟弟是父母的宝贝总是欺负她，逢年过节父母总是悄悄把好吃的塞给弟弟这些私事都说了。她那些天身子不好，总是咳嗽，觉得今年的秋天格外冷，想着自己

的年纪又大了，就这样把一生耗在一张不知多少男人睡过的床上，禁不住无声地流下泪来。在龙苦成长起来的地方，女人是绝少流泪的，他不免有点手忙脚乱，拥着她赤裸的身体答应以后会回来看她，攒了钱会赎她出去。龙苦确实也想回来看看素女幽，因为素女幽像是他的情人，又像是他的姐姐，让他格外地安心。回想过去十二年的艰苦，好些次他觉得自己要死了，想要有个这样的女人在身边抚摸他的额头关心他，为他流眼泪，现在这个女人忽然来了，让他觉得不经意间找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其实以前也有个女人关心他，为他流过眼泪，但那个女人是龙苦注定得不到的，每每看着她，心里就像是有一个窟窿，空空地痛，需要被填满，现在素女幽填满了那个窟窿。但是赎身这件事就很难了，龙苦知道家规，嫁给本堂杀手的外人，必须永远被禁锢在本堂，不得离开，而且人选要再三斟酌，一个妓女要通过本堂的考验很不容易。

龙苦恳请师范让他和素女幽多相处两天，师范倒也乐得同意。这埋下了祸根，有一个晚上龙苦喝了太多的酒，跟素女幽吹嘘起刀法来，他说杀死晋北国少府郎中的时候，一刀斩开对方的护颈铁甲，把他的头砍了下来……这些话不知道素女幽是否真的相信，可是被一个嫉恨龙苦的同伴听到了。他们离开八松城的第三日，那个同伴在醉后冷笑着模仿起那天夜里龙苦对素女幽说的话。

龙苦知道这些话传到师范的耳朵里有多么可怕，他被毁掉之余，师范还会派人把素女幽这个人从世间彻底抹杀。

家族的秘密绝不能外泄，尤其是那个叫做古伦俄的男人以国师的身份掌握了帝都的权力之后，天罗本堂的行动就越发隐秘了。

龙苦想到那个咳嗽的女人就要被杀，心里像是刀割般地痛，素女幽没做错什么，只是他多嘴了，他还太年轻，以为自己拥有了一个女人，就想向她显示自己的强大。于是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冲动地拔刀威胁，遭遇那个同伴的反抗之后，两个经过严格训练的杀手同时使用了禁手，龙苦赢了，同伴死了。龙苦清醒过来的第一瞬间就是逃亡，他挑战了钢铁般的家规，杀死同伴的惩罚是处死。

龙苦估计本堂一定非常诧异于为什么他会对同伴动手，这看起来毫无道理，不过这样也好，素女幽就不会有危险了。

但本堂不是衙门，不需要那么多道理，他们立刻反应，一个逃亡的刺客必须被抹杀，附近所有人都收到了杀死龙苦的命令，消息的传递只在一月之间。龙苦无惧于绝大多数同伴，甚至包括师范，因为他们追踪目标的办法龙苦都学习过，但是本堂派出了小铁。

小铁是“绘影”这一组人里令龙苦警惕的不多几个人之一，因为小铁太不合群，沉默寡言。龙苦回忆起小铁的时候，总想到小铁在窗前看风景的场面，静静地，脸上没有表情，却也不似他的名字，没有铁一样坚毅的眼神，根本就是块死木头。这

样的人才叫人不安，因为没有人能弄清他的底细，有人说小铁的心深不可测，也有人觉得他只是有点呆。小铁在三日之后出现在龙苦背后，两人交手的结果是小铁的刀刺穿了龙苦的肋下，龙苦却得以负伤逃离。龙苦知道小铁仍然留了情，用的是长刀，而非那柄带着锁链的“短铁”。但他在其后的逃亡路上恨小铁恨得想要咬死他，那个木头一样的少年击溃了他逃生的信心，只用了一刀“鬼六联”。

小铁完全是个疯子，那样的人本不该存在在这世上。

想到这里龙苦摸了摸自己的肋下，伤口已经麻木了，他不敢打开看，知道那里已经溃烂生蛆，发出难闻的臭味。龙苦所能做的不过是立刻用烙铁烫焦了皮肉，他不能去找医生，这会暴露他的位置。他冒险折返回八松城，如今这里是“灯下黑”，本堂不会预料到他居然敢返回这座附近最大的城市，此外，他想再看看素女幽，即便不能告诉她自己为她做了那么多事，好歹也可以疲倦地在她怀里躺一下，如今这世上龙苦能够找到的依靠只剩下素女幽了。

龙苦知道这个念头极其地疯狂，师范只要把头转回这个“灯下黑”的八松城，很容易通过素女幽找到他。但他真的很想找一个温暖的女人怀抱，沉眠于她的幽香中，小铁的“鬼六联”击碎了他的侥幸心理，他觉得自己无法安然逃逸于家族的惩罚之外。最终只能是被杀，为什么不在死前抓住一点东西？

素女幽欣喜地迎接满身尘土的龙苦，她的笑容看起来像极了龙苦的姐姐，抱住她的时候龙苦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哽咽着说：“我爱你啊，我回来看你了。”

之后的半个月龙苦每天都在素女幽的房间里度过，渴求这个女人的身体和情话，欲望仿佛无底洞一样，却又永远虚掩窗户，准备随时飞身跃出。龙苦只用一点颜料就改变了自己的容貌，老鸨都没有发觉龙苦是前些日子来过的那个年轻客人，还以为是什么乡下进城来做生意的豪客，乐得赚他的钱。那些天是龙苦一生里最好的时光，每天早晨素女幽轻轻地拍醒他，喂他喝粥，然后帮他换裹伤的纱布，弹阮琴给他听，凝视他的眼睛无声地吻他的嘴唇，坐在他膝盖上低声地哼着歌，窗户缝里透进来的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脸儿像是孩子般娇嫩。龙苦几乎觉得自己要忘记关于天罗和杀戮的事了，两个人忘我地缠绵，直到同伴们最后来杀死他，之前的好时光，多一寸也是好的。

一切都停在他的钱耗尽的那天，老鸨阴着脸走进素女幽的闺房里，惊得素女幽的琴声都乱了。

龙苦从没有意识到钱这东西在外面是那么有用，对于天罗杀手而言，永远不必担心钱的问题，无论去哪里执行任务，家族必然会准备好一切，包括钱。龙苦于是学会了“床头金尽”这四个字，此刻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只剩下随身的那柄刀，那是他自己取铁打造的。老鸨嫌弃地看了那刀一眼，说，要是典当，客人你还是去找家当铺为好，我们这里不过是寻欢作乐的地方，方便的话还是让家里再寄点钱来

。龙苦一边看着素女幽默默地看着自己的脚尖，蹙着眉，眼角几乎流下泪来，一边看着老鸨脂粉簌簌下落的老脸，在心里说，我是个没有家的人啊，我的家人，正在赶来杀我的路上。

素女幽劝老鸨免了龙苦欠的那些钱，又劝龙苦先找个地方安顿一下，总有见面的时间，临走的时候，她悄悄把一个金铤塞在龙苦的手心里，柔软的嘴唇轻轻地在龙苦唇上扫过，然后立刻被老鸨呵斥着回到了自己屋里。

那个吻让龙苦暂时忘记了潦倒、伤痛和随时会到来的死亡，他再次感觉到了自己实实在在地拥有了一个女人，那么甜蜜。

可一个金铤甚至不够龙苦买伤药的，很快他不得不冒险当掉了自己的刀，尽管这会有暴露身份的风险，龙苦知道东陆的当铺中很多由本堂下三家秘密经营，但是龙苦急需用钱，离开了素女幽的身边他的健康极快地恶化，焦虑不安的情绪日夜折磨他，那个一直没有医治的伤口溃烂流脓，弯腰都会剧痛。最可怕的是离开了本堂就不再有“茶摩膏”，那种带着花香气的黑色药膏是本堂每个杀手从小使用的，能让人梦中如临神境，一切忧愁都抛诸脑后，安逸得像是躺在云端，不过一旦断药，却像是有蛆虫在骨头里咬噬，痛苦难忍。

当掉佩刀的当日，龙苦所做的第一件事却不是买吃的和找大夫，他把其中一大半的钱交到了老鸨的手里，用于再见素女幽一面，他的钱甚至不够过夜了，夜深离开的时候素女幽泪如雨下，怎么说都不愿意松开他的手。

龙苦没有想到这会是他的一生，十二年握刀的手废了，换得十几天的缠绵和一个女人的心。

女人的心值不值他的十二年？他不知道，不过心里还是很安慰的。

这些天他像个乞丐般蜷缩在小巷里，看着远处的那两盏红灯，那个妓院叫“秋浓驿”，在秋天正浓的时候，他在那里遇见了素女幽，冬天来临的时候，那里已经是他的禁地，门口招揽客人的女孩不会允许他这种没钱潦倒的人踏入，他也不敢在人前放肆，鬼知道这条街上藏着多少山堂的耳目，他们最喜欢在烟花之地打探消息。他只能默默地眺望，想着二楼的窗后有一个人为他担忧，等待他的消息，明眸皓齿，眉目如画，夜深时因为寒冷而低声地咳嗽。那是他心里残存的、最后一丝温暖。

他的眼泪无声地涌了出来。他本以为自己已经长成铁一样的男人，不会落泪了，可是他错了，十二年的苦练，没有把他的心练得坚硬。

他想姐姐会很失望，姐姐只喜欢果断的男人。

他克制着不去想姐姐，因为如今所有的家人都是他的敌人了。

他摸索着腰间，肮脏的腰带里藏着素女幽为他求来的平安符，织锦的小袋子里面塞着一枚金铢，那是素女幽悄悄塞在他手心里的。在最困顿的时候，他没有想过要花掉这枚金铢，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是他和素女幽之间最后的记忆。他决心今夜离开这座城市了，再呆下去，对素女幽和他自己都没有好处。

他深深吸了口雪风，想要在临走前再见她一面。他编好了一个谎言，说要回乡下家里去跟父亲认错，若是有缘将来再见，这样他永远地消失在风雪里，素女幽不会太担心。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一章 前尘·唐竹 2

更新时间:2009-9-27 11:06:00

字数:1813

二

外面雪下得正大，素女幽陪明公子小酌，明公子把玩着她纤细的手腕，眉间写满醉意。

素女幽今晚上没来由地心跳，总想起前些日子迷恋她的那个男孩，他从未告诉她自己的名字，只说自己排行第五，叫“阿五”。素女幽好些日子没有见到阿五了，不知道他是否离开了八松城，否则这个下雪天，他还带着伤，住在一个破旅店里没人照顾，冻也冻死了。

素女幽倒不是担心阿五的死活，她是觉得那个阿五脑筋不好用，固执得很，一心总觉得自己喜欢他，把自己看做了倚靠，没准儿在下雪天会冒冒失失地跑来找她，就把今夜和明公子的事情搅了。阿五之后迷恋她的客人就是这个明公子了，明家是八松城里的大商家，明公子年轻俊朗，在帝都读过书，在女人面前风流倜傥，说起

帝都公卿的轶事口若悬河，出手又阔绰，妓院里的姑娘们都喜欢他。明公子家里有个妻子，是听从父母安排娶的，明公子喝醉了酒，微微眯着眼睛对素女幽说自己还想再娶一个，眉眼就要像素女幽那样的。素女幽一颗心狂跳，想着这是老天眷顾她，年纪大了却还能遇见这么个良人。

从她意识到自己渐渐老了，不如那帮新来的小妮子狐媚招人之后，就开始在一些客人身上用心思，看看会不会有冤大头喝了迷汤似的眷恋她，把她赎出去，当妻作妾都可以商量。前些日子那个阿五看起来也是乡下大户人家的年轻公子，又是个半大的孩子，素女幽也属意过他，不过没几天就床头金尽了，满脸还赖着不想走的表情。其实素女幽觉得自己对那孩子已经算是很好了，看他傻傻的没见过什么世面，临走还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了一个金铢塞给他，反正她也从那孩子身上赚了不少，舍一个金铢出去，就当积德，或是体恤乞丐了。后来那个阿五不知从哪里又弄了点钱来死乞白赖地要见她一面，素女幽怕他冲动起来闹得风风雨雨，也就对他加意抚慰，赔了不少眼泪。那个孩子也默默地流泪，大概是把这些都当真了。事后还是老鸨提醒她，说上次和这孩子一起来的那些人看起来都不是善类，可能是黑道上的人，少沾惹为好，平平安安送走就算了，素女幽又想起那孩子一次喝醉了酒跟她说起什么杀人的事情，说得血淋淋的让人心悸，也不知是真是假，所以更下了决心再不见他。

这些天有明公子陪着她过得很开心，连阿五的相貌都快忘记了，可现在不知怎么的，阿五那双灼热的眼睛忽的浮现在她面前，像是个怨魂般看着自己。

“该死的，莫不是已经成了冻死鬼？”素女幽在心里暗暗地骂。

“阿幽，今晚上怎么心神不宁的？”明公子起身坐到素女幽的身边，一搂她的小腰，在她身上捏了几把。他们之间没什么可顾忌的，连日来明公子都住在素女幽的闺房里，夜夜贪欢。其实明公子也不是真的想娶这个妓女，不过欢场上总是逢场作戏的，逗女人开心的话他知道怎么说，等到腻了他甩袖子就走，素女幽顶多也就是嗔怪两句说他没良心，反正他每晚都付钱，大家总是两清的。

“疑心病真重，我哪有心神不宁？我就是想你会不会夜深了又回去陪你老婆……这样子永远都不能朝夕相对。”素女幽眼神哀怨，泫然欲泣。这也是手腕，有些男人就吃这套，容易心软，女人一哭就把魂儿丢了。所以素女幽经常咳嗽两声，弹琴到伤情处无声落泪，把自己扮得和那些娇弱的世家小姐一样。

“我就怕你不开心。”明公子捏捏她的脸蛋，心想这女人也就那么几招。若想朝夕相对就只能给她赎身，这些弦外之音这些日子在明公子耳边响个不停，有点烦了。

“阿幽啊，哎呦阿幽啊。”老鸨在外面敲窗，“那个阿五公子又来了，说非要见你一面，那个人不懂事，又固执得要死，还有点蛮力，伙计们拦不住他，你下去哄哄他吧。”

明公子心里正烦，在桌上猛地一拍，“什么阿五公子？来这里花钱的才是客，我已经把钱给了你，今晚上阿幽就只能陪我。什么人就敢要我的女人去哄他？”

门外明公子带的两个年轻武士眉一挑，都伸手按住刀柄，斜瞥着老鸨。

“死人还真来了！”素女幽心里直犯恶心，不知自己的预感怎么就那么准，但她也知道做妓女这一行什么样的客人都别得罪为好，得罪人那是老鸨的活儿，她在明公子心口摸摸，“一个大孩子罢了，我去劝他两句，让他好好回家，你还能跟那种人计较？”

“是啊是啊，是阿幽心地太善了，这样好的女人才惹得那么多男人痴缠，可是阿幽一心都在明公子身上，这是明公子你的福气啊。”老鸨也帮腔。

明公子的怒气被这两个女人的软话打消了大半，拍了拍巴掌，隔窗对外面自家的武士说：“跟幽姑娘去看看，要是那小子不礼貌，就给他点儿教训。”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一章 前尘·唐竹 3

更新时间:2009-9-27 11:07:00

字数:5092

三

秋浓驿的大厅里，摆了大约十桌，招待那些只喝花酒不留宿的客人，每个喝酒的客人都搂着个女孩的腰，莺莺燕燕红红翠翠，一片喧闹一团和气。龙苦站在楼梯下

，一身破烂的夹衣，显得格外突兀，附近几桌的客人都斜眼瞥他，翕动着鼻翼嗅那股隐约的臭味。

龙苦在等素女幽，老鸨把他摺在这里，答应上去喊素女幽下来见他一面，算是可怜他，不过只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免得他对素女幽动手动脚。

龙苦听见背后传来了鄙夷的笑声，大概那些客人也猜到他是为什么来了，在这里没钱的穷酸小子还想找女人？龙苦的眼角抽动，心里恨得想要杀人。以前他握刀的手还未断，要杀这些人易如反掌，但现在这些人若是一拥而上，他绝对敌不过。

他是一柄已经折断的刀，再也没用了。

楼梯上传来了轻微的咳嗽声，龙苦的心头一跳，抬头看去，拥着白色狐狸裘的素女幽无声地扶着栏杆下望，眼神和他相接。龙苦一时忘记了周围那些人，胸口里一股暖流，浑身的伤痛也轻了许多。素女幽缓步下楼，可是走到一半就停下了，哀怨地看着龙苦，咬着嘴唇，轻轻摇头。

“阿五你见了我这一面就回去吧，回乡下去，别再来八松了。”素女幽轻声说着，只有龙苦能听得见她的声音，她的眼睛湿润了，像是随时会落下泪来。

“我是要回乡下去了，但我还会来八松看你，若是我爹同意，我就拿钱来给你赎身。”龙苦说。说到“我爹”的时候他有种发笑的冲动，谁是他爹？其实他从来没有什么爹，只有师范。

“别来了。”素女幽说。

“怎么了？”龙苦心里一颤，这跟他想的不一样，他以为素女幽会像前次那样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可是现在素女幽在赶他。

“我被卖掉啦，妈妈把我卖给一家大户，从今而后我就不是自己的了，再见你又能怎么样呢？”素女幽理了理鬓角，声音凄然。她来的路上就想了一个说辞，要哄这个傻小子死心，再也不来找她，她估计明公子给她赎身有七八成把握，到时候她嫁到明家，说是被卖掉也不错。但是这一轮卖可是卖得她心花怒放，这些却不能告诉这个在她身上花光了钱穷困潦倒的小子。

“卖掉？”龙苦没能明白这话的微妙。

“我老了，不能再帮秋浓驿赚多少钱了，妈妈就把我卖掉了，好歹能收最后一笔钱，以后我就得一直伺候一个人了，这就是我们这种女人的命啊。”素女幽说，“你走吧，我看着你心里难过，你可又瘦了，病得很重吧？”

“只要看到你就好很多，阿幽……”龙苦声音哽咽。后悔像是刀那样在他心里割了一道，其实那时候他若是坚持说想娶素女幽，也未必绝没有机会，最多不过是素女幽一辈子不离开本堂，和他长相厮守，可是当时他犹豫了，现在连他自己也回不到天罗山堂那个听起来诡秘可怖其实却舒适惬意的所在了。

素女幽心里烦闷，心想自己说了那么多，这个小子怎么就是不明白呢？明公子还在楼上等着她，再这样耽搁下去，明公子就要不开心了。

“就当作没有相逢吧，阿五你忘记我，将来娶个好人家的女人，过好日子，你也开心，我也为你高兴。”两行泪从素女幽脸上滑过，她扭头要走。她想不搭上这两行泪，这小子还是赖着不肯走，不如最后做足了戏安抚他的心好了。她心里微微得意，要说年老色衰这是不假，可要说做戏，秋浓驿里的小妮子们都不是她的对手，这两行泪流得情真意切，只怕这个阿五公子一辈子都不能忘却这段感情了。这小子已经把所有的钱交待在她身上了，再也榨不出什么，就让他后半生见不着自己还老念着自己吧，想起来也怪好玩的。

“阿幽我明白你的心，你明白我的么？”龙苦说。

他已经准备好要转头投入外面的风雪里，只是还要等素女幽回头说一句“我也明白”。其实他心里还为素女幽觉得有些高兴，至少素女幽从此以后只需要服侍一个人，而非接二连三的男人了。在他们相处的那些日子里，素女幽不只一次趴在他胸口上轻轻啜泣，说那些男人欺负她的事，就像是些坏小孩抓着小树的枝桠玩命地摇晃，玩腻了就拍拍屁股走掉，只剩下那株小树孤零零地站在风里。龙苦讨厌那些欺负素女幽的男人，可是在素女幽如小树一样刚刚长成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孩子，没有保护她的本领。

“我也……”素女幽乐得说这句惠而不费的话。

但是她的嘴被一个男人的嘴唇堵住了，明公子忽然出现，借醉搂了她的腰，带着几分粗暴吻她。虽说在欢场上也算见识过不少男人了，可素女幽还是觉得浑身酸麻，一阵阵的发软，明公子身上的酒味混合着那股浓烈的男人体味，总让她春心萌动。她喜欢明公子这么吻她，不像阿五吻她的时候总是怯生生的，需要再三的鼓励撩拨才会大胆起来。

“就是这人？”明公子松开素女幽，冷冷地瞥了龙苦一眼，“哪里来的乡下孩子？”

明公子是个眉目疏朗的男人，走过不少商道，脸上有风霜之色，身板结实，跟那些大腹便便的客人不一样，确实是让女人倾心的。龙苦抬头看了他一眼，心想那就是素女幽将来要伺候的人了，看起来还不错。男人和男人眼对眼，中间隔着他们两个共有的女人，自然而然生出了敌意，龙苦觉得一股血性压过了身上的痛楚，让他

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他已经废掉了，但他不想在素女幽的男人面前连最后的尊严都丢了。

“谁是乡下孩子？”他盯着明公子的眼睛说，“我现在得走了，不想惹麻烦的话，就闭嘴。”

素女幽一推明公子的胸口，意思是说别争这一时之气，安安稳稳送龙苦走就好了。可她抬头就对上了明公子怒气勃发的眼睛，那股男人的气味浓烈得像是林中漫步的豹子。她身子发软，星眼迷离，就恨不得钻在明公子怀里，于是一个不稳就倒了过去。明公子借势搂住她的肩膀，捏捏她的脸蛋，转身要走。

龙苦一愣，他注意到了素女幽的眼神，跟看他的眼神全然不一样。

“你叫什么名字？”龙苦在明公子背后低喝。其实他并不想做什么，他只是想知道这个买了素女幽身子又得到她的心的男人叫什么。

明公子一转身，微笑，“这个可别说给那么多人知道，你上来我告诉你一个人...”

龙苦发愣的瞬间，一柄带鞘的长刀从后面扫向他的膝盖。风声初起，龙苦的身体就立刻反应，他的手断了，十二年的苦练还在，轻轻一跃就避过了。下一击来自正面，明公子的一名侍从从楼上跃下，借着下坠之势纵劈龙苦的顶心。龙苦以常人看似绝不可能的动作扭曲了身体，像是一条跃起伤人的蛇，闪过了那记纵劈。明家的两名侍从一前一后，仿佛铁钳那样卡死了龙苦这条毒蛇进退的道路，他们惊讶于这个合击居然失败了，这个乞丐一样的年轻人未免也太走运了。

“废物！”明公子喝骂。

这是他安排的，在他看来素女幽已经是他的人，他不愿意跟别的男人分女人，即便是让女人去做戏。他在刀术上也有些研究，尾随着过来偷看了几眼，看到龙苦那根吊着的胳膊，于是吩咐两个侍从给龙苦一点颜色。其实他的名字在这个秋浓驿里响当当，他要借这个机会告诉周围喝酒的这些人，他的女人，任何人想来染指，都会后悔被自己爹娘生出来！

侍从们也怒了，一抖手把刀鞘摘了，双刀前后交错着斩下，这两刀要斩实了，龙苦就是个死人，不过侍从们也不是真的想要杀他，刚才那两次闪避，已经暴露了龙苦的身手。

龙苦瞬间能想出至少三四种办法能一刀把两个侍从置于死地，看似雷霆闪电的两刀里有无数的破绽，他只需要有一枚刃长三寸的短刀夹在指缝里，就能割开两人的喉咙。但前提是他还能用握刀的右手。他只能闪避，他以极其危险的平衡闪过了两

柄刀的夹击，随即脚下移动，狠狠地踩在后面那名侍从的脚面上，这记看似随意的攻击让侍从号叫着跳了起来。龙苦低头避过前面那名侍从的一道横扫，以手肘撞在他的胸膛上。

“你这是干什么啊？他都那个模样了。”素女幽埋怨明公子，她怕人家打架，总是招惹麻烦。

“舍不得了？不忍心了？”明公子冷笑。他从心里看不起这些拿腔拿调的女人，分明赚了他们的钱，耽误了他的时间，却还要恃宠撒娇，在他面前为那个脏兮兮的年轻人求情，龙苦伤口腐烂的味道叫明公子恶心，当他想起这个年轻人也曾跟素女幽睡在一起，不由得觉得怀里这个女人也丑陋起来。

素女幽看出了明公子眼中的嫌恶，不由得一惊，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只要这个男人答应给她赎身，就算是要她当众跪着低眉顺眼地求他都行。她完全顾不上龙苦了，急切地扑在明公子怀里用拳头捶打他结实的胸膛，“你这个小气男人，难道还看不出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么？”

龙苦觉得自己是听错了，素女幽的娇嗔近在咫尺，却又像是远隔天涯，她会那样说话？她心中确实应该只有一个男人，但那不该是自己么？他呆呆地站住，抬起头去看素女幽，看见明公子以一个豪客的粗暴搂过素女幽的腰肢，恶狠狠地叼住她的嘴唇。龙苦看不清素女幽的眼神，因为素女幽痴迷地合上了双眼，但那一瞬间素女幽看明公子的眼神忽然在他心里分外地明亮。他忽然懂了，那才是一个女人痴迷男人时的眼神，里面情欲如火。

“我爱上你大概就是那一瞬间，觉得你这么一个人，不会像别人那样对我凶狠。”

“你走吧，我看着你心里难过，你可又瘦了，病得很重吧？”

“就当作没有相逢吧，阿五你忘记我，将来娶个好人家的女人，过好日子，你也开心，我也为你高兴。”

他耳边忽然回响起这些零散的话，字字诛心，怎么都变成假的了？他觉得头痛，空空地痛，什么都想不明白，什么东西淤在他心里，他无法呼吸，只能看着他的女人和一个男人拥吻，柔软的身体被那男人搓揉着，缠在他身上，像是条蛇。

冲到龙苦面前的一名侍从原本已经想好，第一刀只是虚击，这少年若是闪避，他便以左手手肘痛击对方的下颌，但是敏捷如一只猫的少年忽然不动了，眼里一片空白。侍从面对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一时间慌了神，不敢取这个空门，扑得太近，眼看就和龙苦面对面，再要挥刀下劈已经不方便了，于是以刀柄猛地砸在龙苦的额头上。

龙苦跌跌撞撞往后退了几步，鲜血从他的额头上淋漓而下，把他的脸染红了，像是戏台上的恶鬼。可他没有动，还是呆呆地仰头。两个明家侍从诧异地停手，看着龙苦，那张恶鬼般的脸上，却有着一双孩子般的眼睛，流露出想要痛哭的眼神。

“这孩子不懂事，若是我废了他，你不会生我气吧？”明公子挑起素女幽的下巴。

素女幽心里一紧，知道明公子想做什么。

“不会生气的，对吧？”明公子眯起眼睛看她，“你是我的女人嘛，管别的男人死活做什么？”

素女幽心里幽幽地叹了口气，这些男人，个个都如狼似虎，想要独占什么，还非要在这一大庭广众之下证明给别人看。她点了点头，把脸儿埋在明公子胸口，这样她便看不到龙苦的脸，免得见了血心里有些不快。明公子带着睥睨群雄的快意把素女幽狠狠地搂在怀里。

侍从一脚踹在龙苦的膝盖后弯，龙苦不由得单膝跪倒，十二年苦练让他仍旧撑住了一条腿，那是一个天罗刺客最后的孤傲，但是随即后颈的剧痛让他眼前一黑，几乎昏厥过去，他扑倒在地板上，被两只脚狠狠地踩住了背。他完全没有想过要反抗或是闪避，刀柄的一击仿佛击穿了他的颅骨，让一切都变得分外明晰，也让他虚弱到了极点。

他花费自己一生，买到了些东西，却不是一个女人的爱情，而是她的演技。龙苦看了一场好戏，在将死之前，看一个娼优在台上泪如雨下。这个故事若是讲给姐姐听，姐姐一定会狂笑的吧？

一记来自背后的重击仿佛敲碎了他的整根脊椎。那是一名侍从以刀鞘猛戳在龙苦的后腰中间，侍从明白明公子的意思，要毁掉这个年轻人，让他后半生像狗一样爬着生活。龙苦抽搐了一下，双手硬撑着要爬起来。

“用刀尖。”另一名侍从对同伴比了一个脸色，反手握刀提起，刀锋一闪。

龙苦忽然间那么期待他的家人们，即使那些人是要来杀他的，但是他们还是会让龙苦站着，然后砍下他的头。他忽然又那么期待他的刀，这样至少他在死前还能再杀一个人。他喉咙里发出野兽一样的吼叫，竭尽全力握拳，这只垂死的野兽以疯狂的意志贯穿了全身的筋脉，麻木的手臂在剧痛中恢复了知觉，折断的腕骨重新咬合，龙苦成功地握紧了拳，一拳打在一名侍从的膝盖正面。

那名侍从嚎叫着退后，龙苦趁机翻滚着闪开了自上而下的刀尖。但他撞上了旁边的一桌，桌上的酒具纷纷而落砸在他脸上身上，原本把这看作一场余兴的男男女女们愤怒地起身，几个男人借着酒意推开身边的女人，狠狠地踩在龙苦身上。龙苦失去了起身的机会，也没有挣扎的力量了，那些沾了泥的靴子踩在他的脸上身上，那些男人在怒骂中把唾沫吐在他身上，有人借机狠狠地踩住他的手在地上碾压……龙苦翻滚着试图闪避，但是闪避不开，视线所向哪里都是人脸，那些扭曲的、丑陋的男人的脸。

他的眼泪流了下来，他的号哭压抑在喉咙深处，他忽然很想杀人。

但他就要死了，他死的时候素女幽会偎在一个强壮的男人怀里，目光迷离。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一章 前尘·唐竹 4

更新时间:2009-9-27 11:07:00

字数:5180

四

马蹄声横穿外面的街道，骏马裂云般长嘶。

有人推开了门，大风卷雪直扑进来。绵密的雪花中，拥着雪貂裘的贵公子摘下了头上的风帽，露出如漆一般亮黑的长鬓。八名侍从提刀在他两边雁翼排开，左手第一人一头白发灿烂如银。风在屋里流窜，原本暖洋洋的，现在却冷得像是要结冰，让人误以为那群人是从极北之地来的，带着那里的萧瑟寒气。

“吓！今晚这里好多人呐……”贵公子笑吟吟地说。他说话的时候目光漫无目的地飘在远处，也不知这话是说给谁听的。

男人们都有些自惭形秽，以这贵公子的容貌气宇，就是那些世家小姐怕是也想倒贴，又为什么要花钱来这种烟花之地找女人？

龙苦在男人们的围绕中，痛苦地蜷缩成一只虾米。他听到了那个贵公子的声音，只觉得那是一条毒蛇，已经把毒牙贴在了他的喉咙上。可他此刻那么期待着那条毒蛇，它仿佛应着他心底的呼唤，终于来了！

“哎哟哎哟哎哟，是哪里来的贵客呀？”老鸨赶紧上去招呼，“不巧一个下人不懂事，客人喝醉酒了教训他呢，没有惊到公子吧？”

“没有的事，我喜欢看热闹。”贵公子抬起头，饶有兴致地看着楼上相拥的素女幽和明公子，好像这妓馆里几十口人都是无物，在他眼里就只有楼上那对璧人。老鸨的心里忽然涌起对这贵公子的不满来，因为受不了那贵公子的高傲。她从妓女做到老鸨，见过无数有钱的客人，为了钱卖艺卖身卖姐妹都毫无廉耻之心，自以为已经被千人踩万人踏得习惯了，却在这个贵公子面前深深地觉得自己的卑贱。那股冷傲像是一座大山，简直要把她一直压入泥土中去。

“快坐快坐啊，路上劳顿辛苦了吧？”老鸨还是陪着笑，她本能地不想得罪这些人。

“不辛苦，只是有点倦，为了个不争气的东西跑了上千里，换谁都会不太开心的吧？”贵公子淡淡地说，“我要一张干净的桌子，一壶好酒，不要菜。”

“不要菜？”老鸨一愣。

“我不在办事之前吃东西，会恶心的。”贵公子笑笑。

“来了就要办事？”老鸨心里嘀咕，“还是个急性子。”

贵公子的侍从们早已围绕在一张圆桌边，其中一个掏出手帕细细地把一张椅子擦干净，可其实那张椅子原先也是干干净净的。贵公子悠然地走到椅子边坐下，其他人都围绕着他而立。有眼色的伙计立刻把酒端了上来，贵公子自顾自地饮酒，看着那边明家侍从和几个酒客还在轮番踢打龙苦，脸上带着笑，像是看戏。其他客人观赏的兴致却被这突如其来的贵公子打断了，纷纷把心思放回自己怀里的女人身上，大厅里又恢复了一家妓馆应有的莺声燕语。

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已经听不到龙苦的呻吟了，也许他已经死了，这算不了什么。

“别打了别打了，轰出去就好了，这孩子已经废了。”老鸨不想出人命，闪进去拦着客人们。

但她被打断了，打断她的是高处抛下来的一只钱囊，沉甸甸的大概满是金铢。明公子扔出了那只钱囊后对老鸨比了比手势，让她闪开，眼角眉梢都是睥睨群雄的神采。

“何苦呢？”老鸨捡起那只钱囊，嘟哝着旁观两个明家侍从把奄奄一息的龙苦从地下架了起来。

“不会弄脏你家地面的。”明公子笑。他要这些人知道，在他的地面上，得罪他的人是什么下场。如他所愿，大厅里的客人们都明白了明公子的意思，瞬间都安静下来，男人们一个个脸上都有些难看，妓女们拿袖子遮着脸。龙苦被两名侍从拖着，被鲜血浸湿的裤脚拖过地面。

忽然，一个清亮亮的掌声响起，贵公子起身，折扇一合，遥遥指着素女幽，“我要那个女人！”

老鸨的脸色唰地变了，她不知这客人是没看懂还是怎么的，这分明是明公子立威的时候，却有人敢来捋虎须。

她急忙凑到贵公子身边，“客人，您初来乍到，不懂我们这里的规矩，那位素女幽以前是我们这里的花魁，最近都被明公子包下了，别的客人就不能沾染了。您今夜不如换别的姑娘陪，反正这下雪天，您外地来的一时也不会就走，过些天幽姑娘空出来我们再帮您安排。冲公子您这风姿，哪个姑娘不愿意陪您啊……就是请您照顾照顾我们这儿的规矩。”

“不，那个女人，是我的。”贵公子咬着嘴唇笑了，忽然间这个冷冰冰的少年透出一股妩媚之气，倒像是个淘气的孩子。

“客人你怎么不讲理呢？”老鸨一边偷看明公子铁青的脸色，一边挡在贵公子面前。

“来的都是客，我出价高不就行了。”贵公子振振有词。

明公子缓缓地按下了怒气，对于不明来历的人，他不愿意轻易招惹，“出价高也有人可以不转手。”明家两名侍从把龙苦扔在地上，按刀而待。

贵公子起身，款款登楼，毫不顾忌地凑到明公子和素女幽身边，冲明公子笑笑，微微探身，隔着不过一尺打量着素女幽的脸儿。他这么做的时候就好似明公子的好友，毫不避忌，也不在乎明公子腰佩长刀而自己手无寸铁，坦然把要害暴露在外。明公子微微愣了一下，没有阻拦，晋北这个地方罕有不带刀的男人，他猜测这个贵公子是宛州来的豪商，也许有些生意可谈，不必为了一个女人得罪同行。

“真的莹然如玉啊。”贵公子满意地点点头，转向明公子，“在下真的对这位姑娘情有独钟，但又不好掠人之美，就等公子玩够了姑娘有闲，我再来凑个热闹吧。”

明公子闻见对方身上飘忽的熏香味，似乎是种极其昂贵的香料，更加确定了对方的身家丰厚，不愿意翻脸，只搂了一把素女幽的腰，“那也先等我玩够了再说。”

“什么时候玩够啊？”贵公子笑。

“也许是一天，也许一辈子也不腻。”明公子冷冷地说。

“那我先送件小礼物给姑娘开个心吧。”贵公子从腰带里摸出一枚翠绿的猫眼石，不由分说地塞进素女幽手里，像个弟弟似的满嘴都是讨好的话，“姐姐这风姿真是让人心里……唉唉唉……我在说什么？我又怎么能说明白姐姐的美？说不好还叫姐姐不开心了……”

那枚价值不下一百金铢的宝石入手，素女幽的心里狂跳，眼前是贵公子白玉般的脸和点漆般的黑瞳，手中是价值高昂的见面礼，她那颗自觉年老色衰的心忽的再次荡漾开来，觉得自己的下半辈子还有很多可以期待，就算明公子不娶她，不还有这样风姿动人的贵公子等在后面么？听着贵公子那一迭声的称赞，她身子又有些软了。

“姐姐脸红了，姐姐脸红了，姐姐不讨厌我。”贵公子拍着手笑了，越发像个孩子。

他走下楼梯走到老鸨身边，“不知道姐姐一晚上要多少装身钱？”

老鸨也对这个贵客有了好感，眉开眼笑地开了个高价，“八个金铢，阿幽可是我们这里的头牌呐！”

贵公子忽然高声地笑了起来，笑得格外开怀，一边笑一边摇头，走向自己坐的那一桌，“你们听听，你们听听，我就说有钱就能买到女人，你们怎么就不相信？男人都是那么傻？还是我净遇见了些傻子？”

经过龙苦身边的时候，他忽然转身一脚踏在了龙苦的脸上，用力碾压！又猛地把龙苦的领子提了起来，“像这样的废物留着有什么用？不如杀了！”

龙苦的目光已经涣散，嘴唇翕动着，即使近在咫尺的两个明家侍从也没听清他在说什么。

“你说什么？你是叫我不伤害那女人？”贵公子把手盖在耳朵上，像是要听清龙苦的话，“我不是听错了吧？那女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大家姐，你……杀了我吧！”龙苦用尽最后的力量说。

“现在想死了？你违反家规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后果？你想死是因为觉得那女人不爱你？你这种懦弱的男人，世上有谁会爱你？愚蠢。”贵公子脸上带着嘲讽。明家的两名侍从忽然明白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显然这个贵公子找麻烦的对象不是他们而是这奄奄一息的废人，他们收刀回鞘，悄无声息地后退。

“我知道……我都知道，所以大家姐，你杀了我吧。”龙苦只希望最后的一刻能快点来，他不想看见面前那刻薄的脸，那张脸上的鄙夷让他越发地绝望。

然而贵公子的神色忽然变了，谁也不敢相信，那张姣好英丽的脸上会浮现出那样的神情。

那是一只狂怒的狮子才有的表情！

贵公子拎起龙苦，反身一掌抽在他脸上，抽得他转了一圈。这一瞬间，他向着那两名明家侍从挥舞了白色的长袖，长袖带着风掠过，忽的就红透了。两名明家侍从呆呆地看着前方，直到他们的头颅在脖子上歪斜，像是装满血的罐子那样倾倒下来。

血泉涌起的一刻，贵公子已经再次拎起了龙苦，“混账！说出这种话来！”

此刻他脸上那种狂怒的表情已经如冰般消融，取而代之的是那么多那么多的悲伤和心痛。

他把龙苦紧紧抱在怀里，“别犯傻！我们怎么会不爱你呢？这天下只有我们是真爱你的啊……我们是血亲，是家人，是兄弟姐妹！世上还有什么人会比你的家里人更爱你呢？”他轻轻抚摸着龙苦的头，声音有些哽咽。

“接着他！”贵公子猛地把龙苦推向身边那个白发少年。

白发少年接住龙苦的瞬间，贵公子已经如一匹白练般展开。在快得无法分辨的移动中，他仿佛带着一连串虚影，明公子还未从侍从们的死中反应过来，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贵公子拔地而起，直上二楼。空中有弯月般的光华一闪，贵公子在空中如鹤一般翻转，而后轻盈地落下，高举着手。他白色的大袖一直落到肩上，露出玉石般的手臂，手上握着两尺长薄纸般的利刃，看起来像是透明的，上面一层鲜艳的红色流淌而下。

片刻之后，明公子在二楼摸了摸自己的下颌，浓腥的鲜血从他下颌的创口里喷出，他犹然紧紧搂着素女幽的腰。

女人们的尖叫声中，贵公子抖去了自己一身雪貂裘，下面是一身白色长衫，他拉开长衫的衣领，露出清秀如竹的锁骨和仿佛透明的一抹胸口，从袖子里拔了一根暗红色的长簪，插刀于地，把一头漆黑的长发绾起在头顶。客人们忽然间意识到那是个女人，她白得胜雪，却带着海棠般的艳气，烛照般的明亮，美得坦荡而惊心动魄。

那个明艳如高烛照海棠的女人提着刀，走到龙苦身边，看着他的眼睛，用最温柔也最真诚的声音说，“凡你恨的人，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敌人，凡伤害你的人，我们会让他用最惨痛的代价来偿还！”

龙苦认识那柄刀，它的名字叫“眠龙月”，那种藏在衣袖里杀人的刀术被称为“裂锦十二”，而那个女人，她的名字叫——

龙莲。

龙莲从白发少年的怀里接过了龙苦，八名侍从已经分散开来，控制了这间大厅的每一个出口。

“姐姐，你不是来杀我的么？”龙苦不敢相信。龙莲，他的姐姐，正抚摸着 he 折断的手臂，眼睛里写满悲伤。

“当然不是了，我手里有老爷子对你开恩的赦令，我只是要比其他人更快地赶到这里，免得被其他人先找到你。有些人还是很想杀你的，你杀了一个姓苏的，而苏家那些人，有时候很认死理。”龙莲说。

“老爷子特赦我了？”

“傻孩子，天塌下来，世上还有我这个姐姐不是么？我还在，就不许那些人动我弟弟。”

龙苦愣了很久，眼泪决堤般流下。他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他们都还是孩子的时候，这个女人说过同样的话，可那时候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姐姐，却信了一个只会演戏的女人，这个女人正在二楼哭喊着要把明公子的尸体的手从自己腰肢上摘下来。

“不要哭，你可是我最聪明最了不起的弟弟。这世上那么多女人，怎么会没有人喜欢你呢？”龙莲摸着他的头发，“就算真的所有人都瞎了眼，还有姐姐啊，姐姐好看么？比那个一晚上八个金铢的女人是不是好看一点？”

她以绝对的自信笑了笑，扶着龙苦起身出门。白发的少年紧跟在她的身后。

他们走出秋浓驿的大门，门外是一群烈马围绕着一辆漆黑的马车。

“唉哟，我有个东西落在里面了，我去拿一下，”龙莲转向白发少年，“小铁，你把阿苦送车上坐着，拿件斗篷给他御寒。”

“在里面等姐姐哦，很快我就回来。”龙莲温柔地把龙苦推上车。

她回到秋浓驿的大厅里时，那些明媚温柔的笑都不见了，她再一次变了，成了那个冷漠的贵公子，款款登楼。素女幽正靠着二楼的栏杆瑟瑟发抖，明公子淋漓的鲜血涂了她一身，她嘶哑地哭喊着，谁也听不清她在哭些什么。

龙莲捏起素女幽的脸儿，打量她那双惊恐的漂亮眼睛，嘴角浮起一丝鄙夷的笑，“八个金铢一夜的贱婢……我弟弟的第一夜，就是睡了你这样的女人么？”

她的手忽然按在了素女幽的额头，自己一头漆黑的长发披散而下，仿佛瀑布。半根暗红色的长簪从素女幽的后脑刺出，素女幽还瞪着那双漂亮却有了皱纹的眼睛，一溜鲜血从簪子上滑落。

“我早就说了，你是我的。”龙莲手一推，素女幽的尸体软绵绵地倒地。

“大家姐，怎么收尾？”一个少年走到龙莲背后，目光森冷，刀一样在屋里那些人脸上扫过。

“杀了他们，”龙莲把那枚暗红色的长簪擦拭干净，重新插回发间，打量了一下楼上楼下，压低了声音，“这楼我看也不用留了。”

“做得干净一些，等我们走远了再动手，”龙莲凑到少年耳边，“别留什么痕迹，别弄出太大的声音，免得老爷子怪我，也免得阿苦听见，其实男人往往比女人还要心软，不忍心看着和自己亲热过的女人死。阿苦还是孩子。”

龙莲背着双手，轻声地哼着一首歌，步履轻盈地走出了妓馆。

第一章

更新时间:2009-9-27 11:09:00

字数:3526

某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他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逃亡。他跌跌撞撞地穿行于那些比人还高的灌木丛中，不时摔倒在湿滑的泥地上，弄得浑身都是脏兮兮的泥土。但背后的追赶呼喝声不绝于耳，越来越近，让他不敢有哪怕是片刻的停留。

他觉得自己的肺快要炸裂了，呼进呼出的每一口空气都热辣辣地灼烫着咽喉，双腿由酸胀到渐渐麻木，身体也被各种植物和石块划出了无数的血痕。但是不能停步，半步也不能停，停下就意味着无可避免的死亡。

这一天的亡命奔逃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并在他的余生中不断地被回想起。那些细细密密的雨声就像是一张无法逃脱的巨大网罗，铺天盖地笼罩下来，无论跑到哪里，都躲不掉那种可怕的阴冷和尖锐。雨声中，身后熟悉的山谷渐渐远离，只有追逐者们穷追不舍，星星点点的火把就像一只只怪兽的眼睛。

他累了，累坏了，在他的一生中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奔跑。终于在一次跌倒时，左脚重重扭伤了，即便不伤，也再也没有力气跑下去了。他看看身边陡峭的悬崖，再回头看看不断逼近的火把，生与死的一线之隔在心里纠结翻滚着。终于，他咬咬牙，从崖边滚落下去，不受控制的身体很快磕到了点什么。他昏了过去。

醒来时，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天空早已墨黑一片，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自己并没有死。也许是坡度没有想象中那么陡，也许是无意中被什么树枝啊藤蔓啊一类的东西减缓了下坠之势，不管身上疼得多厉害，不管浑身如何乏力，他总算还活着。

活下来就好啊。

他长出了一口气，抬头仰望着天空，雷州之夜星汉灿烂，令人沉醉，但他忽然发现，似乎自己的身边也有某些东西在发光。他下意识地侧过头去，那些森白耀眼的东西立即映入了眼帘。他猛地把拳头塞到嘴里，免得那一声压抑不住的惊呼在寂静的夜里引来追兵。

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勉强平复心跳，用颤抖的手撑在地上，勉强站起来。在他的身边，在这个被山洪冲开的浅浅的泥坑里，密密麻麻的白骨层层叠叠，呈现出各种支离破碎的扭曲姿态。他知道，如果逃得慢了一步，这个泥坑也会是自己永恒的归宿。

他的视线转向远方，在厚重的黑云之下，一道闪亮的白光直冲天际，足够让他想象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他再也忍耐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那一声无法喊出来的野兽般的嘶鸣，在他的胸腔里来回激荡。

—

蛇谷里其实并没有蛇。这是狄弦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狄弦来到蛇谷的那一年，这座山谷已经具备相当规模，由过去的小村落变得像一座山村城堡。狄弦穿过浓浓的山间迷雾，穿过长老们设置的三道秘术障碍，其间被林中不安分的鸟群在衣服上留下了不少记号，来到城下时，外衣上斑斑驳驳已经不能穿了。刚把外衣脱下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幽灵般出现在他身前，面无表情地望着他：“来入伙的？”

狄弦点点头，正准备答话，少年已经转过身去，他只能快步跟上。一路上他试图和少年搭讪几句，却都不得要领，这个少年像一块沉默的石头，除了最开始的那短短四字提问，再没有说过什么。

于是他只能一边走，一边抬头充满敬畏地望着那座城。城堡依山而建，虽然并没有九州各地大关大城的雄浑气魄，那种令人不得不仰视的高度却也不乏气势，配合着陡峭险峻的山势，仍然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地。想到这里的先辈们是如何一点点开凿山石，一点点掘土烧砖，把一个只有十多间茅草房的小小山村营建到现在的规模，狄弦还是禁不住有点唏嘘感慨。

不过这样的唏嘘并没有维持多久，他很快发现脚下走的路径不大对劲，好像是越走越离城堡越远。他忍不住发问：“小兄弟，我们这是在往哪儿走？”

少年没有回答，忽然向前窜出几步，消失在了密林里。狄弦左右四顾，脸上还带着茫然之色，耳朵里已经听到了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嗡嗡声。定睛看去，树林里呼啦啦飞出一团黑云，乃是由山间块头大毒性强的马蜂组成。

狄弦哀鸣一声，把一直在肩膀上扛着的东西扔到地上，手指轻微地动了几动，马蜂群飞到跟前，不去攻击他，全都伏在了那东西上面。

“你这小子，没来由地搞什么恶作剧？”狄弦十分不满，“把我的投名状弄得那么难看！”

地面上，马蜂渐渐散去，那具军官的尸体上留下了无数蜂刺，好在早已死去多时，没有变得青肿不堪。狄弦的手指再动了动，引路少年就像一个提线木偶，四肢奇怪地扭动着，不由自主地奔向狄弦。狄弦揪住少年的衣领，把他抓在手里，重重打了十多记屁股。

“第一，老子当年玩蜜蜂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这点道行怎么可能算计到我？”狄弦一边打一边语重心长地教育着，“第二，整人之前先提防被整，身上被我布了那么多根蛛丝都发现不了，这点水准，别出来给我们整人界丢人现眼了！”

“去你妈的！你这个老王八蛋！”少年、也就是我的父亲，在狄弦的手里挣扎扭动，不断地怒骂着。

我的父亲生起气来时总会骂我：“你这小王八蛋，比你老子年轻时还混账！”这话让人听不出究竟是在骂我还是在夸我，况且一个父亲将儿子称作“小王八蛋”，难免有些挥刀自戕的感觉。但这话中也透出一定的重要信息，那就是我父亲年轻时也很浑。

关于我父亲小时候的顽劣，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蛇谷由于地势险要，极少有外人进入，飞禽走兽原本不少，尤其有许多猴子，经常向人们讨食。但在我父亲长到八岁的时候，那些猴子就全都开始躲着人了，偶尔见到也是龇牙咧嘴很不亲热，原因在于他们总是吃到一些很奇怪的事物，那些东西要么会把猴子的爪子夹住，要么会把它们的舌头与牙齿粘住，要么会让它们拉肚子拉到瘦上整整一圈。猴子们不知道那些都是我父亲干的，又或者在它们眼里父亲就足以代表整个种族，久而久之，也就不再搭理人了。

到了父亲十三岁时，已经是蛇谷著名的祸患，但并没有任何人提出驱逐他，反而对他颇为纵容，所以他变本加厉、横行无忌，幸好就在这一年，他撞上了自己命中注定的魔星——那就是狄弦了。

那一天城外的巡逻者发现来了新人，赶忙回报，谷主照例要带着几位长老去考核一番。我父亲当天穷极无聊，决定赶在长老们之前，用自己的方式先行考核一下。不料偷鸡的遇上了贼祖宗，我父亲辛苦布置了半天蜂巢，最后除了两瓣红肿了三天的屁股之外，一无所获。

狄弦肩上扛着尸体，手里提着我父亲，再次回到了城门口，开始拍门。城上的人似乎半点也不奇怪我父亲的遭遇，把他放了进去，并引领着他见到了谷主。谷主见到我父亲，先是微微一怔，接着露出了笑容。

“一出手就能整治这个小鬼，还真不简单哪！”他大声表示赞许，让我的父亲更加觉得颜面尽失。狄弦又把手上的尸体抛下来，搜出死者的腰牌递给谷主。谷主点点头，笑意更浓：“还是个军中参谋呢，很好，你做得很好。”

他话锋一转：“但还是需要甄别身份，这一点谁来了都避免不了。”

狄弦毫不迟疑：“那当然了。来之前，我已经把规矩都打听清楚了。”他这时候才想起手里还拎着我父亲呐，一松手，父亲摔在地上，被打肿了的屁股着地，痛得直哼唧。

谷主和长老们的哄笑声中，父亲对狄弦恨之入骨，从此停止了其他恶作剧，一门心思地就想对付狄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狄弦真是蛇谷人民的救星。

而狄弦已经跟随着带路人走向了祭坛。这个相貌和善，眼睛总像是在笑的年轻人，一路上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过去的鬼村、如今的蛇谷。他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的内部构造也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几乎活脱脱就是一座规模稍微小点的东陆城市。那些精雕细作的亭台楼阁，那些似模似样的店号商铺，总会让人产生一些飘渺的错觉，觉得自己根本就是走在宛州，走在南淮或是淮安的街头，享受着安逸与劳碌并存的市井生活。

但再多看两眼，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不会有哪座大城市像这里一样人烟稀少，从大街的一头走到另一头都几乎见不到什么人。这是一座寂静之城，一座空旷之城，徒有华丽的外表，却不能用勃勃的生机来填满城市的空虚。而当你的眼前容易出现几个行人，却发现夸父和河络同行、羽人和人类并肩的时候，那种怪异之感就会更加强烈。到这时候你才会明白，一座城市的生命所在，就在它所包含的生命本身。一个人口寥寥无几的种族，无论怎么模仿外族城市的营造，最后也只能是徒有其表，留下一个寂寞的空壳。

“听说人类有一个旅行家叫邢万里的，写过一篇游记，”带路人对狄弦说，“游记里说：一座城市就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灵魂，可我们的城市没有。”

“哦？为什么呢？”狄弦问。

带路人轻笑一声：“对于我们魅来说，灵魂是不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肉体就是灵魂本身。人类害怕我们魅，他们无法理解我们是怎样从精神中自无到有地诞生的，在他们看来，那和所谓的妖魔鬼怪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我们这里过去曾被称之为鬼村和鬼城的原因。”

他顿了顿，又补充说：“之一。”

第二章

更新时间:2009-9-27 11:09:00

字数:4227

二

我父亲经常偷看祭坛里所谓“验明正身”的甄别过程。那位老得一天有一大半时间都在睡觉的秘术士，让被试者躺在一具特制的水晶盒里——通常被蛇谷居民形象地称之为“棺材”——然后催动秘术。那种特殊的水晶能和精神力产生奇妙的共振，假如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由精神游丝构成的魅，你体内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就能让水晶的颜色变深，精神力越纯粹，颜色就越深。

这种精神力并非来自于运用，而来自于构成身体的物质基础，形成魅的所有物质都来自于精神游丝的吸附，虽然它们一辈子都不能再被使用，却可以在棺材里被明白无误地辨识出来。其他种族的秘术士修炼得再高深，哪怕能轻松击败所有的魅，也无法达到这种境界，这就注定了没有谁能冒充一个魅，传说中人类世界秘术最高的辰月教主也不行。

“光有投名状是不管用的，”老迈昏聩的甄别师语气平淡地说，“尤其是人类，别的优点没有，就是数量多。就算你要他交上一百个人头做投名状，他都不会眨一眨眼睛。所以一定要有可靠的方法来区别外族人和魅。”

“您说得是。”狄弦附和着。

“过去一共有过三十七个想要混进来的异族人，光在我手里就碰到过五个，”甄别师张开自己瘦骨嶙峋的五指，“知道最后有几个人成功吗？”

狄弦很配合地摇摇头，于是甄别师得意地弯曲四指，和拇指一起形成一个圈：“零！从来没人能骗过棺材。如果你不是魅，那也不能例外。”

窗外捂着屁股偷看的父亲心里升起一阵渴望，希望这个该死的家伙会被棺材甄别出是个假货，然后被处以酷刑而死，为自己狠狠出一口恶气。但狄弦从容镇定的神情让他的心凉了半截。

果然，浅蓝色的棺材随着甄别师的吟唱颜色慢慢变深，浅蓝、深蓝、墨绿……最后变成了浅黑色，见识过很多次此类场景的父亲明白，那说明眼前这个魅有着极强的精神力，是百分之百的真货。

“好厉害！”甄别师喃喃地说，“已经四十年没有那么厉害的新人了……唉，可惜！”

“可惜什么？”狄弦一怔。

“不是说你，”甄别师不肯再说下去，“你已经通过啦，让他们给你安排居所去吧。”

狄弦也不多问，慢腾腾站起身来，向着门口走去。我父亲目不转瞬地盯着他，想要绕路到前门去跟踪他，却惊慌地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的身体不能动弹了。那是一种操纵空气的秘术，以无形的空气凝成看不见的绳索，令被捆绑的人难于挣脱。

我父亲使尽浑身解数试图摆脱束缚，却又不敢发出声音，正在狼狈不堪的时候，狄弦已经走到了他身前，像老师教训学生一样用指关节凿着他的脑门：“偷听偷看不是不可以，但好歹得学会抑制呼吸，别把所有人都当成聋子。”

等到父亲的额头留下了七八个紫红的小疙瘩，狄弦才罢手，悠悠然地走向守候在远处事不关己的带路人，边走边说：“再多坚持一会儿吧，两个对时之后，我的秘术就解了。不过以你现在这样弯腰屈膝的姿势，你的屁股恐怕又得多养几天了——需要药的话跟我说啊。”

我父亲两眼一翻白，绝望地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父亲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里，第二天就出门找到了狄弦。此时狄弦已经得到了一座蛮不错的房子，正在用秘术操控着一把鸡毛掸子掸着房梁上的灰尘呢，看到父亲很是意外。而我的父亲，从那时候起就表现出了他不肯轻易屈服的英雄本色，径直走向了狄弦：“你说过的，我需要药就来找你。”

狄弦哑然失笑，转身进到里屋，出来时真的拿了几个小瓶小罐。他打量着我父亲：“给你没问题，可你敢用吗？”

父亲挺了挺胸：“有什么不敢的？世上没有我不敢的事情！”

狄弦意味深长地打量着他，忽然说出一句话：“那你一定敢和我打赌了？”

“打赌？赌什么？”父亲不解。

“当然是你我的老本行，赌整人，”狄弦笑容可掬地说，“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用尽你的种种恶作剧手段，只要能让我中招一次，就算你赢。从此以后，在蛇谷里，我公开认你做老大，任你驱使。”

我的父亲两眼放光，心里想着狄弦认他做老大的风光，鼻子里出气都不觉粗重起来，不过他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那要是你赢呢？你要我做什么？”他忽然想到点在小说里读到过的桥段：“不会是要我拜你做师傅吧？呸呸，那可不成！”

“别自作多情，我一身的本事以后要带到坟墓里去，谁也不给，”狄弦的笑容在那一刹那有点落寞，“我给你的条件很简单：你每次计谋失败，就要为我做一件事，不过你放心，不会超过你的能力，也不会让你去自杀自残的。”

我父亲哼了一声：“超过我能力的事情你还想不出来呢！”

父亲毕竟太年轻，不明白自己一时争强好胜，轻易地堕入了狄弦的陷阱里。我父亲身手灵活，点子多，又仗着年纪小四处受宠，实在是最佳的斥候材料。狄弦上来就挑中了父亲，真算得上眼光毒辣。

那之后父亲开始琢磨对付狄弦的办法。什么陷坑、绳套、迷香、泻药、飞针……只要能想得通的，他都尝试过，可惜没有一样能起到效果。我父亲又偷偷摸摸学了很多粗浅的秘术，水啊火啊风啊的，但狄弦的秘术功底强过他二十倍都不止，他放火只能烧到自己，纵水却会发现水已经结成冰，把自己的双脚冻上了。几个月不到的时间，父亲失败了十四次，也就不得不完成狄弦的十四个要求。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要求没有一个是刁钻古怪或是难以完成的，虽然某些看起来颇为复杂，却大致可以算是举手之劳。比如父亲在打赌后的第一次恶作剧，是把一整只香蕉的肉挖空后，把香蕉皮重新粘起来，却在里面填满了爆浆果，混在为狄弦送去的水果篮里。他当晚跑来偷窥狄弦中招的丑态，想到上次扒窗户的教训，不敢再站在窗外，于是爬上了房顶。没想到狄弦不动声色，也不知道使了什么古怪神通，居然把这根香蕉原封不动移送在了自己房顶上。父亲一掌按下去，爆浆果炸裂了，溅了他一脸紫红色的汁液。这种汁液用水洗不掉，半个月后才能渐渐消退，可怜的父亲只能带着羞辱的印记被人们嘲笑了十多天。

“好吧，这一次算我认栽！你要我做什么？”我父亲眨巴着被爆浆果汁液糊住的眼睛，气急败坏地问。这里必须要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他非但性格顽劣，而且相

当没有赌品，答应了的事情一转身就能赖得一干二净。所以这一次虽然输了，他也并不以为意，并没有把即将到来的赌约的履行当回事。

“小事一桩，刚才你在上面惊慌失措，压碎了我六片瓦，你得负责把那些瓦都换成新的补齐。”狄弦慢吞吞地说。

父亲敷衍地点点头，准备回家睡觉：“行，明天我就给你换。”狄弦却趁他说话时拉住他，在他的胸口按了一下。

我父亲拍开他的手，有点恼火：“摸什么摸，我又不是娘们……”

“没什么，一个小小的契约咒而已，”狄弦说，“如果你明天不来把瓦片换掉，你就会开始皮肤溃烂，直到十天后连皮带肉一起烂光。”

所谓契约咒，是一种只有很高明的秘术士才会使用的咒术，用来强迫订约的双方遵守承诺。中了契约咒的人，如果不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契约规定的内容，就会遭受不可阻挡的强力诅咒，甚至于丢掉小命。狄弦居然把契约咒用在和小孩子的赌约上，真是匪夷所思。

父亲脸色煞白，扯开衣襟一看，胸口果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黑点。他张了张口，想要骂，又没能骂出声来，最后耷拉着脑袋回去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气哼哼地爬上房替狄弦换了瓦片，一边换一边在嘴里骂骂咧咧：“老王八蛋，咱们走着瞧……”

后来“老王八蛋走着瞧”就成了父亲的口头禅，尽管狄弦不过二十多岁，还远远算不得老。可以想象，每当这句凄凉的场面话从父亲嘴里说出来时，他就又在狄弦手下败了一阵。而他不得不为狄弦做的事也一件件多了起来，包括了他为他打扫房间、收拾庭院、种花、做饭等多个方面，以至于我父亲疑心大起。

“其实你就是想找一个不花钱的小厮，是吗？”我父亲愤愤地问。

狄弦不置可否：“做这些事情也是你的机会嘛，现在我这屋子里的一切你都很熟悉了，要安排点门道还不容易？”

容易个屁！父亲在心里暗骂着。过了两天，他往狄弦最喜欢的一盆花里埋进了一条蛇，而到了第二天中午，狄弦请父亲吃了一顿鲜美的蛇肉羹，宣告了父亲又一次的惨败。父亲耷拉着脑袋，近乎麻木地完成了契约咒。狄弦在这方面真是一丝不苟，哪怕只是要父亲帮他到集市上买棵白菜，也一定要使用契约咒。但吃完蛇之后，狄弦忽然问：“这座城里向来禁止养蛇，这条蛇哪儿来的？”

“我在山里找到的。”父亲用不在乎的口吻说。

狄弦哼了一声：“蛇谷里的蛇，早就被用秘术驱逐干净了。你恐怕是从山外抓来蛇，然后自己偷偷养的吧？这里的魅都忌讳蛇，为什么你要反其道而行之？”

父亲没有回答，眼睛瞅着窗外。

那一天的晚些时候，父亲为狄弦做了第一件比较费力一点的事：带着狄弦从城堡后面爬山而上，从高处俯瞰整座城。狄弦把父亲看得很透，这样一个调皮捣蛋的少年人，不可能不知道一些密道捷径什么的。

两个人在覆满积雪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上跋涉，在经过一条滑溜溜的独木桥时，父亲还险些失足摔下去，好在狄弦眼疾手快抓住了他。傍晚时分，两人终于攀到了山顶，父亲的背上全是冷汗，被山风一吹，开始不停地打喷嚏。狄弦却已经站到了悬崖边，看着脚下白茫茫一片的群山和城市，默不作声。

“这有什么好看的？”我父亲抱怨着，“差点摔死我。”

“你看，从高处看下去，这座城是不是很小？”狄弦忽然问。

父亲愣了愣，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果真如狄弦所说。在山腰处看上去很有气势的城，从山顶往下看，好像也不过如此，和巍峨的大山比较起来，就像夸父手心里的一颗豆子。他来到蛇谷时，年纪还极幼小，虽然魅的心智成熟很快，对人类城市的记忆并不算太深刻，在他的认知里，蛇谷就是全部的天地了。之前他总认为蛇谷很大，有许多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供他玩闹，从城市的一头奔跑 to 另一头，得花掉不少时间呢，但现在，站在更高的地方，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渺小。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充满了他的心胸，让他甚至忘记了一路上都在琢磨的利用雪山算计狄弦的念头。

“已经很不错了，”狄弦猜到了他在想什么，“蛇谷城是九州历史上第一座完全属于我们魅族的城市，第一座，也是独一无二的一座。在这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世间所有的魅都只是孤立的个体，用人类喜欢的一个形容词，叫做孤魂野鬼。”

“早就知道了，还有什么值得一说的……”父亲心不在焉，眼睛看向被群山遮蔽的远方。

“可我还有很多不知道呀，我是新来的嘛，”狄弦拍拍父亲的脑袋，“你是打算现在讲给我听听，还是下次打赌失败后？”

第三章

更新时间:2009-9-27 11:09:00

字数:2929

三

蛇谷最早的时候叫做鬼谷，而蛇谷城，只是一个很小的山村，其创始人的生平已然不可考，甚至于连他的名字都有所争议。如今在蛇谷城的中心部位有一尊他的雕像，根据雕像来看，他是一个凝聚失败的以人类为模板的魅，整个躯体佝偻弯曲，头大如斗，两腿细如麻秆，无法正常行走，所以手里总是拄着一对拐杖。

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了这位村长的过去，因此大家只能根据他的形象进行假设，这是一个在异族世界里受尽屈辱的魅。也许他的确对魅族的未来有所构想，也许就只是想要为自己找到一个避世的所在。总而言之，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魅来到了雷州，在这片位于雷州西南部的莽莽群山中找到了一个山谷——也就是现在的蛇谷，建起了第一座村子。

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在魅的历史上却有着开创时代的伟大意义。因为魅本来的生存状态一直都是按照其他族群的体态凝聚成型，然后按照这个种族的生活方式，融入进他们的社会。但魅毕竟不是真正的人类、羽人或者河络，人们总能有办法鉴别出魅的真实身份，就像现在我们用棺材辨认同族一样。

一个长相一样，本质上却是异类的种族，偏偏混进了自己的生活里，这样的想法难免让各族都不怎么舒服。虽然魅的数量实在太过稀少，而且绝少与自己的同类联系，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战争威胁，但仍然很少有人喜欢魅，或者说，人们歧视魅，同时又惧怕魅的精神力量。所以被看穿了身份的魅，往往都活得很艰难。但是出于魅的天性，那些飘散于空中的精神游丝慢慢开始形成虚魅，又慢慢开始凝聚出实体之后，仍然会无怨无悔地在他人的世界里挣扎着追求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消耗自己的生命。

著名的杀手组织“天罗”曾经是魅世界中的一个异类，一群魅聚在了一起，以暗杀为生，同时也以武功保护自己。但这个组织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仍然要依赖外族

社会生存，离开那些丰厚的佣金，天罗无法继续维持。所以在初期的纯净之后，天罗开始不断招收非魅族的成员，也渐渐离它最初的宗旨越来越远。

所以鬼村的第一任村长才是真正改变这一状况的人。他带着同胞们跋山涉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并渐渐开始招纳吸引来自九州各地的同样不甘心孤独生活的魅。那些受尽白眼、遭人妒恨、令人害怕的魅们，终于有了一条新的出路。鬼谷，鬼村，孤魂野鬼一般的魅，就这样慢慢抱成了团，人数也越来越多。

为了避免天罗的覆辙，从第一任村长开始，历代的领袖们不断完善着鬼谷那铁一般不容动摇、不容置疑的两条制度：第一，绝不容许任何异族人进入鬼谷；第二，鬼谷的位置只能在魅族内部流传。为此鬼谷里的魅们充分发挥自己在精神控制和秘术上的特长，把这一带区域搞得神神秘秘，好像真的有鬼怪出没。

这也是鬼谷之所以得名的原因，之一。直到鬼谷改名为蛇谷，这些规矩也没变过。

上述的前史任何一个蛇谷的居民都耳熟能详，即便不是蛇谷居民，只要是一个魅，大致也会在同类那里听到一点，但狄弦这厮好生可恶，非要逼着我父亲讲给他听，让我父亲很是烦躁。

“你好像很不喜欢讲这段事，为什么？”狄弦的目光闪烁着。

我父亲偏过头，避开对方刀子一样的眼神：“我本来就不喜欢讲故事。”

“可我注意到，当你向我讲到魅和外族的关系时，你的眉头皱得紧紧的，我可以在你额头的皱纹里夹一根毛笔，”狄弦逼问着，“为了什么？和你来到这里的投名状有关吗？你选取的模板是一个小孩，这在魅族里并不多见，这当中有什么故事吗？”

“别问啦！”我父亲喊了起来，“我只答应带你爬山，没答应要回答这些问题！”

“那就等下次吧，”狄弦挤眉弄眼地说，“你不会为了害怕回答我的问题，从此再也不敢对我下手了吧？”

两个人在下山的过程中半句话也没有说。此后的一个月里，我父亲真的忍住了，没有去捉弄狄弦，但他毕竟年轻，禁受不起狄弦的挑衅，终于还是设计了一个新的陷阱，然后被狄弦抓起来，扔了进去。那个陷坑里藏了一些带刺的荆棘，扎得我父亲嗷嗷乱叫。狄弦把父亲提了上来，父亲把心一横，等着他发问，没想到他反而不问了。

“听说城东秦花匠那里新进了一批蟹爪兰种子，去帮我买一包回来。”他对我父亲说，全然不提一个月前曾问过的问题。父亲也乐得装聋作哑。这之后，父亲继续领着狄弦在山里瞎转，向他炫示自己发现的各条小径密道，慢慢也觉得和狄弦在一起谈谈说说是一种乐趣，争胜之心就没那么强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新的情况产生了。

有一天来了一个新人。他浑身血污，玩命地拍打着城堡的石门，刚被放进去就昏倒在地上。他并没有按规矩带来人类的投名状，但那无法抑制的纷乱的精神力还是很容易让人判断出他是一个魅。谷主让大夫救活了他，他刚刚醒来，就玩命地嚷嚷起来。

“被发现了！我们被发现了！”他声嘶力竭地喊道。

大夫费了老大劲儿才让他重新平静下来，慢慢讲出了事情经过。原来这是一个心慕蛇谷已久的魅，跋山涉水来到蛇谷外，才想起自己没有准备投名状。他沮丧地在附近山里徘徊，希望能撞上一两户农家，可寻常人等早被蛇谷的种种异状吓跑了，方圆几十里也找不到人。正在绝望，却幸运地发现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影，正在向着离谷的方向跑去。他跟踪而去，偷听到了意外的情报。

“我们被斥候盯上了，”他说，“人类想要攻打我们，已经派遣了很多组斥候在这一带山里寻找。我虽然拼命杀死了他们俩，但估计不顶用，还会有更多的斥候过来。当他们找到我们的确切所在时，恐怕就会……”

他并没有把话说完，但他的意思谁都明白。要打仗了，这个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在蛇谷的所有居民中传开。而那两名斥候的用词也深深激怒了魅们。

“冬天一过，大雪不再封山的时候，我们就来捉蛇！”两名斥候被杀死前是这么说的。

蛇这个名号，是自从鬼村的存在隐隐露出冰山一角后，人类、羽人、河络等种族对魅的共同代称。那时候虽然鬼村的方位还是一个秘密，但流言已经不胫而走，在九州各地流传。人类、羽人、河络都在传言，那些生存在自己的种族社会中的魅，学走了他们的本事之后，在一处秘密的地方聚集，随时准备发动袭击。这样的流言让他们愤怒非常。

魅是什么？就像没有根的浮萍一样，没有部落，没有城邦，没有国家，只能散居于异族的地盘上。人类等种族没有驱逐他们，而是接纳了他们，但他们反而心怀不轨，这样卑鄙无耻的行为，怎么能不让人想到寓言故事里的毒蛇？在故事里，那位好心的农夫捡到一条冻僵的蛇，用自己的体温救活了它，蛇苏醒后却恩将仇报，用毒牙咬死了自己的恩人。

魅，就是九州六族中的这么一条毒蛇了。所以慢慢的，这个山谷的名称便成了蛇谷。虽然谁也不知道它的具体方位，但在人们心目中，魅在蛇谷中聚集，蠕动着自己剧毒的身体，随时准备向恩人们开刀。

很快地，九州各地屡屡发生残害魅的事件，虽然并没有官家律法强硬镇压，但民间力量要对付魅，官府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暴露身份的魅下场都很悲惨。长此以往，蛇谷的怒气也被激发出来，增添了一条新规定：凡是想要加入蛇谷的魅，必须要杀死一个异族作为投名状，无论哪一族的都行。于是异族杀魅，魅杀异族，魅渐渐成为了其他各族的公敌。

“我们究竟是可怜野鬼，还是狠毒的毒蛇呢？”狄弦喃喃自语。

我父亲不去理睬他，打了个呵欠，趴在桌上睡着了。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四章

更新时间:2009-9-27 11:17:00

字数:5605

四

这一年冬天的气氛紧张异常，谷主派出了以羽人为模板凝聚而成的魅，飞出被大雪封住的谷口，去打探人类的动向。这些斥候们想方设法搜集情报，进入到各种危险的场所，和人类的斥候交往攀谈，有的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后综合所有打探回来的情报，得出的结论不容置疑：人类确实是想开战了。他们好像已经不能再容忍这条蛇，要趁着它复苏之前，把它碾成冰碴。

蛇谷里的魅们有些震骇，又很快归于平静。因为一切不过都是九州世界的不变法则，异族和异族总要打仗，区别不过在于有时候像两条争夺骨头的狗，有时候像一群争夺骨头的狗。

那段时间，只有我的父亲始终保持着无忧无虑。他还太年轻，他几乎没有在异族中生活的经历，所以不能体会那种逐渐迫近的阴云。对他来说，战争是太遥远的事，死亡也是太遥远的事，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捉弄狄弦，然后在捉弄失败后被狄弦呼来喝去。

然而到了临近春天的时候，这样的快乐也被人剥夺走了一大半，狄弦被招入了长老会。按常理说，这样一个年轻而无资历的人，是不应当进入长老会参加重大事物的商议与决断的，但战争年代，一切常理都只能被战神的铁蹄踩在脚下。狄弦有聪明的头脑，有游历各族地盘的丰富经历，更重要的在于，他的秘术能起到关键作用。

“你们每天躲在小黑屋里做什么？”我的父亲问狄弦。小黑屋是他对祭坛的称呼，平时他连长老议事厅都可以大摇大摆地自由出入，唯独祭坛不能进，难免让他充满怨念的同时更加难耐好奇。

“你那天不是从排水沟那里探出头偷看了么，”狄弦一摊手，“还问我干什么？”

“你到底长了几只眼睛？”父亲恨得直咬牙，“可我没看明白，你们一直在对着一堆破烂纸片捣鼓，那些纸片比你祖爷爷的祖爷爷的祖爷爷的骨头还要老了吧？纸片上到底有什么？”

“小孩子莫问大人事，”狄弦悠然一笑，“你要是赢了我，我就告诉你。”

事后回想，那又是狄弦给父亲设下的圈套。孩子总是经不起激的，而在某一种目标的驱使下，他们会迸发出比成年人更加可怕的执著。我父亲本来已经决定韬光养晦，修炼到一定境界之后再出手，这回又忍不住啦。

有一天晚上，我父亲趁着狄弦不在，想要在狄弦家的水井里做点手脚，不料手刚刚碰到绳子，就被粘住了。狄弦其实什么秘术都没有用，就是在出门前把绳子彻底浸湿了而已，在这样滴水成冰的季节里，皮肉粘到冰上，扯下来可就不容易了。

于是父亲只能站在傍晚的北风中瑟瑟发抖，喷嚏声连蛇谷外面的人都能听得到。但狄弦相当之可恶，非要等到父亲快成一根冰柱时，才施施然从外面回来，摆出一个无懈可击的惊讶姿态：“哇，这么晚了，还在这儿玩呢？”

父亲在床上躺了四五天才把风寒养好，看到狄弦走进门来，就把头扭向一边。但狄弦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他把头又扭了回来，并且瞬间忘记了之前准备好的一长串送给狄弦的恶毒诅咒。

“这一回你又输啦，愿赌服输，”狄弦说，“陪着我出一趟谷，到人类的城市里去瞧瞧。”

他又猜对了，也只有我父亲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野人，才能找到一条在大雪封山时溜出谷去的捷径。父亲兴奋起来，把整治狄弦的报复计划抛诸脑后，立刻从床上跳起了。

后来父亲真的把狄弦带到了一条出谷的路上。前一年的冬天，他在蛇谷里乱窜时，无意间发现了这条可以绕过积雪的小路，虽然艰险，却也蛮合他的胃口。他曾经两次从这条小路走出去，正如同他在没有封山的季节里无数次曾经做过的那样，站在了蛇谷的出口。但每一回他都并没有真正走出去，一种未知的恐惧从天而降，从地下破土而出，随着风呼啸而来，把他紧紧地包裹在其中。他望着远方看不见的人类的世界，忽而汗流浹背，忽而眼眶里充盈着泪水，却始终不敢迈出那一步。最后他只能恶狠狠地叹一口气，转过身，回到属于自己的蛇谷，属于自己的魅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一次赌约，与其说是父亲成全了狄弦，倒不如说是狄弦成全了我父亲。两人沿着那条崎岖而滑溜溜的小道，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向外挪，短短几里的路程走了大半天，等到走出蛇谷，太阳已经落山了。黑夜带着逼人的寒意笼罩了山川大地，扑簌簌的大片雪花在夜空中狂乱飞舞。

幸好有狄弦，他用秘术在树林间清出了一片空地，制造了一个可以避风的屏障，然后燃起火堆，让两人能在可以冻死黑熊的冬夜里获得温暖。但睡到半夜，我父亲又钻出了睡袋，蹑手蹑脚向着蛇谷跑去。

“去哪儿？”狄弦在背后不紧不慢地问。

父亲僵住了，过了好久才转过身来，闷着头钻进睡袋。很久之后他才说：“我害怕。”

狄弦坐起身来，凝视着跳动的火苗：“蛇害怕人，人也害怕蛇，但如果害怕就能彼此永远不见的话，这世上就不会有任何纷争了。”

父亲没有说话，背对着狄弦发出有节奏的鼾声，雪光的映照下，他满脸都是泪水。

天亮之后两个人继续进发，渐渐远离了蛇谷，大约两天之后，他们来到了一座人类的小镇上，那也是距离蛇谷最近的一个人类定居的地点。这一天似乎正是赶集的

日子，四围的乡民们纷纷赶来，出售自己的土产品、猎物或是手工制品，换取其他自己需要的东西。

人，全都是人，无处不在的人。那一刻我一向胆大妄为的父亲觉得自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好像全身每一根筋都在抽搐，差点又想转身逃走。狄弦拉住了他的手，硬拖着他走进了人群里。

狄弦就像是一个带着弟弟赶集的兄长，在每一个摊位前饶有兴致地看着，还不时拿起一两样货物询问价格。

“喜欢这个吗？”他不知是无心的还是故意的，居然拿起一根做工粗糙的竹节蛇在父亲眼前晃。父亲喉咙里咕咙了一声，板着脸不回答。狄弦看了他一眼，转向摊主：“这个我买了。”

这之后那只竹节蛇就一直在父亲的眼前晃啊晃啊，晃得他心烦意乱。更让他烦躁的是人。那些和他同样的体态，说着同样的语言，从外貌上根本就看不出太大区别的人。但是处在这些人当中，他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压力，就好像手指头上被扎进了一根细微的尖刺，不是特别疼，却非常难受，无论把手放在那里都无法消解那种异物感。

“习惯是一种很可怕的力量，”狄弦对我父亲说，“我一直生活在人类的地盘，后来又去了宁州，去了殇州，和不同种族的人都打过交道，从来没有觉得混在他们当中有什么不妥当的。但现在，在蛇谷里住了半年之后，再和人类在一起，就连我也开始感到很不自然了。”

父亲哼了一声：“我还以为你从来没怕过什么呢。”

狄弦叹息一声：“不怕？老子就算真的是鬼，还会害怕更狠的恶鬼呢。正因为怕，所以才应该有更多的接触，不然岂不是更怕。”

“但那样的话……不是又回到从前了嘛？”父亲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又回到了魅散居在异族人当中，冒充着他们过日子的时候了。”

狄弦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你说得也对。可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们魅该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这是我父亲和狄弦认识那么久以来，头一次看到他露出消沉的表情。他收起了往日无所谓的嬉皮笑脸，一脸的迷惘和无奈，让父亲都禁不住要心生同情。

这样的同情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父亲在人类的小客栈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居然整整睡了一夜，中途没有醒过。他从床上坐起来，拥着被子坐了很久，思索着。到了狄弦推门进来时，他已经想明白了。

“我们接着赶路吧，”狄弦说，“这个镇子太小，来往的都是普通乡民，只有到稍微大一点的城市，才能打探到有用的消息。”

父亲点点头，手脚麻利地开始穿衣服，这之后的一路上他都显得很听话，简直让狄弦有点不习惯了。但父亲不得不这么做，他必须全力观察狄弦，找出这个家伙身上隐藏的破绽。在小镇上的那一天，他已经看出来了，狄弦有问题。

我的父亲表面上形态很完整，像是一个凝聚成功的完全的魅，但实际上，他的身体内部隐藏着他人看不见的缺陷。每到午夜时分，他就会开始不明原因地头疼，而且疼得相当厉害，足足可以把他折腾一两个对时都睡不着觉。十多年来，每一天夜里他都会疼醒一次，直到疼痛减弱之后才能疲惫地入睡。这也是他为什么总喜欢捉弄人的原因：自己不好过，往往也会希望别人不好过，人之常情也。

正因为如此，安稳地睡上一整夜才显得那么的不正常，我父亲想来想去，只能作出唯一的解释：狄弦动了点什么手脚，导致他夜里昏睡了过去。无疑狄弦是想摆脱掉父亲，自己偷偷溜出去干点什么。

那他究竟干了什么呢？我父亲推想了很久，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狄弦背着 he 见了什么人，也许就是人类。也就是说，这个深受长老会器重的秘道家，实际上也许是人类的好细。他是一个魅，这一点不会有错，但魅也是可以替人类做事的，因为这是九州最没有归属感的种族。

父亲为了自己的推想而汗流浹背、战栗不止。但他没有证据，说出来会被当做凭空诬陷。十三岁的少年被迫镇定下来，被迫去思考自己从来没有思考过的种族生存的问题。如果狄弦真的是个好细，我该怎么才能阻止他？

我的父亲冷静权衡，决定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先按兵不动。毕竟狄弦是整个蛇谷里唯一一个能克制他的人，急躁冒进恐怕只能弄巧成拙。父亲明白，狄弦从一开始设立那个赌约，就是想用自己喜欢玩闹的心态来利用自己，包括带着他把蛇谷城的地形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包括带着他在大雪封山的时候出谷，向他的同伙们传递情报。现在自己已经糊里糊涂为他做了那么多事，但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狄弦再聪明，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隐病，当然也就无从察觉他阴谋的败露。

来吧，你想利用我，我就反过来欺骗你，我父亲咬牙切齿地想。

这之后他们继续向东，但事实上意义不大，因为雷州本来就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要遇到大城市，得一直走到东海岸去，那样的话，实在太耗时间了。何况根据我父

亲的判断，狄弦所谓的探访一下人类城市，也不过是以此作为一个幌子来麻痹自己，他的真正目的，在小镇传递信息后，就早已经达成了。而那些人类入侵的信息，根本不必要去打探，因为他本身就身在其中。尽管如此，狄弦还是煞有介事地向自己的小同伴汇报了一番。

“这一次主要是雷州的两个人类公国出兵，”狄弦说，“但是他们从东陆请来了几个国家的斥候营和秘术营加以协助，并且从河络那里购置了攻城武器，所以兵力非同小可。”

“有关系吗？反正我们加在一起也就只有几百号人，还不够他们一口吃的。”我的父亲说。他听人讲过一些历史上的战争故事，据说人类的帝王打起仗来都是大手笔，动不动就是百万大军会师，杀死个几万人就像喝水一样轻松随意。一场大战下来，战场上会留下几十万具尸体，比全九州魅族的人口还多。

“胡扯八道！”狄弦哑然失笑，“真按那些故事里的说法，打不了几仗，九州的人就都死光啦。何况雷州本来就没多少人。”

他又接着说：“不过么，这两个公国虽然小，拿出七八千到一万人总还是没问题的，这就够我们喝一壶啦。有秘术士的帮助，他们开春之后很快就能找到蛇谷的方位。”

“那我们怎么办？等死，还是逃跑？”我父亲漫不经心地问。

“想办法活命。”狄弦答了一句标准的废话，然后两人踏上了回程。

回程的路上他们看到了一场战斗，或者说，是殴斗。那是两支规模不小的商队由于争夺客栈的马槽而引发的械斗。雷州过去是一个蛮荒之地，除了沿海的毕钵罗等寥寥无几的城市外，整片的广大土地并没有人去开发。但东陆的商战是那样激烈，迫使商人们不得不向北、向西去不断寻找新的商机。除了神秘之土云州仍然无人能够涉足之外，其他的九州各地慢慢都有了行商的足迹。

这两支商队就分别来自宛州和宁州，一支以人类为主，一支以羽人为主，碰巧在同一时刻到达此地投宿。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找到一间客栈着实不容易，人们都可以在大堂里挤着烤烤火将就一下，却绝对舍不得让宝贵的马匹受冻。但这家客栈的马厩容不下那么多马了，双方开始好言好语地互相商量，说到最后，不知怎么地就打了起来。

“为了几匹马的地盘，也要打一架吗？”我父亲瞪大了眼睛，觉得挺不可思议，当然还有些隐约的兴奋。在蛇谷里，我父亲从来没有见到过魅和魅动手打架，眼下能看到活生生的表演，自然很是新奇。

但紧跟着看下去就有些乏味了，这两拨人都是普通商人，只会一些很简单的拳脚。我父亲缠着谷里的人给他讲故事时，总是听到故事里的英雄们招式使得花里胡哨，这样那样的拳法腿法，不像动武，倒像是跳舞。但这帮人打得真难看，就像野猪用长牙互拱一样，打得兴起了，两个人滚倒在地上，甲把乙按在下面拔拳猛击，一会儿乙又翻上来压住甲痛打……

真的像野猪了，很难看。我父亲想到这里，拉了拉狄弦的衣袖：“没什么好看的了，我们走吧。”

狄弦还没有答应，场中忽然起了变故。一个打红了眼的大个子人类壮汉抓起一根铁棍，对着一个和他纠缠不休的羽人猛地砸过去。这一棒正中天灵盖，羽人哼都没哼一声，就软软地倒在雪地里。

四周一下子安静了。所有打斗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罢手，愣愣地看着躺在雪地里的羽人。不用检查就能看得出来，他已经死了。那一棍打碎了他的头盖骨，白色的脑浆混合着鲜红的血液流到了雪里，又很快结成了冰碴。

死人了。一个刚才还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在转瞬之间变为了体温犹在的死尸。我的父亲平时调皮捣蛋，也见过不少前来投奔蛇谷的魅送来的投名状，但亲眼见到一个人是怎样由生到死，却还是第一次。他突然变得全无血色，嘴唇哆嗦了几下，两眼翻白，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父亲一直沉默着，怎么也不肯说话，狄弦并不勉强他。两个人静静地穿过被冰雪覆盖的大地，回到了蛇谷之外，开始寻找那条秘密的小径。这时候，狄弦忽然说话了。

“看杀人是很不好受的，”狄弦说，“尤其这种两个种族之间的恶战，总能让人产生很多联想：误解、对立、敌视、报复、永无休止地仇恨……但那还不足以让你晕过去。你昏倒，是因为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

父亲依然没有回答，把全副精神都聚集在自己的脚下，以防一不小心滑下去。

第五章

更新时间:2009-9-27 11:29:00

字数:4547

五

春天的脚步在一步步地逼近，当那些白色的障碍物消失后，敌人的身影也就不会太远了。谷主和长老会心急如焚，而这当中还掺杂着一丝阴云，那就是我父亲的话。

“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次真的不是说谎恶作剧！”我父亲急得眼泪都要下来了，“我不可能一整晚睡过去的，绝不可能的！一定是他做了手脚，他心里有鬼！”

“我要是相信了你，那才真的见鬼了，”谷主挥手驱赶着我父亲，“我知道你们打了赌，他要是被你整到了，就要认你做老大——真是胡闹！你还想让我给你做帮凶？想得美！”

“和打赌没关系！你这个老糊涂虫！”我的父亲真的哭了。

到这时候他又更深入地领悟到了狄弦的阴险。狄弦挑选他，就是因为看中了他总是爱说谎、总是不择手段地捉弄人的本质啊。眼下他去揭发狄弦的真相，空口无凭，谁都不会相信他，而会把这当成他开的有一个不知轻重的恶作剧。

我的父亲耷拉着脑袋，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谷主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该怎么办好。后来他把心一横，决定继续死死地跟住狄弦，直到有一天掌握了确凿证据，让狄弦完全无法抵赖为止。

其实父亲并不是一个对种族有多么多么忠诚的义士，出于某些原因，他对自己魅的身份都未见得有多么上心，他对于狄弦的执著，其实只是一种少年人的无所畏惧和顽强不屈。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明说，但我猜测，假如狄弦当时好好地劝说他，让他作为助手，没准他就欢欣鼓舞地答应了，还会为自己受到器重而高兴。但狄弦偏偏选择了欺骗他、利用他，这让骄傲的父亲难以忍受。

“谁把我当傻子，谁就得付出代价！”我父亲吹胡子瞪眼地对我说。

下定决心不当傻子的我父亲开始仔细清点蛇谷的战斗力和战斗力，这是他之前没有做过的。鉴于蛇谷有这么一条铁律：来加入者必须带投名状，所以凡是来到蛇谷的魅，或

多或少都有点杀人的本领。一小部分人会点武功，大部分人都有那么一两样可以杀人保命的秘术，这如果是一个江湖中的秘密组织，武林中的门派，看上去倒也挺有气势。

但是放到战争中，这么区区几百号人根本就是螳臂当车，会在钢铁洪流中被瞬间卷走，碾成粉尘。虽然历史演义中总喜欢将个人的力量无限夸大，衍生出以一敌万的狂血战士啦、几十人击败一支军队的鹤雪团啦之类的奇谈，但我父亲更情愿相信狄弦说的话：“如果一场战争是一片海洋的话，再伟大的英雄也只是一滴水，滴进水里就没了。”

如今两个雷州公国的势力虽然不能比作大海，大概比作一条河也还行吧，而蛇谷之中，实在是连水滴也凑不出多少，我父亲忧伤地想着。而长老会还在深深地信赖狄弦，相信狄弦可以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这家伙出入小黑屋的次数越来越多，在里面呆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真是让我父亲妒恨交加。

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呢？我父亲猜测着，他临时抱佛脚地读了一些军事书，根据自己粗浅的见识，判断出除非蛇谷里的人个个变成历史传说中的狂血战士或是鹤雪神箭手一类的角色，否则怎么都难逃一败。可是看谷主与长老们的神态，似乎只要把小黑屋里的东西捣鼓出来，就有希望了。

他忧心忡忡，成天惦记着狄弦的阴谋，也没有空余时间去策划恶作剧了。过去的半年里，他本来就几乎只针对狄弦一个人动坏脑子，现在连对狄弦都不动手了，让蛇谷居民惊诧莫名，有一种石头也能开花的错觉。

就这样，冬天过去了。三月的时候，雪水慢慢融尽，蛇谷里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绿色。不久之后，野花也次第开放。父亲于是整天整天地坐在山花烂漫的坡地上，看着眼前的草色与花色向着远方无限地延伸出去。他忽然想到，明年的这个时候，这样的景色也许就再也看不到了，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失落。

他在这个地方从婴孩成长为少年，一切显得天经地义、顺其自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拥有一座属于魅自己的城市有多么的宝贵，但当想到这个地方将不复存在，自己也许会死，也许会被迫在异族中隐瞒身份地生存下去时，还是难免会感到深深的恐惧。在花草香与泥土香的包围中，他的脑海里却不断地出现种种悲惨的画面，怎么也没法压下去。

父亲后来对我说，历代的骚人墨客总喜欢拿人的成长为主题来做文章，以为那样很深沉很有内涵，其实那些都是狗屁。只有生存才是成长永恒不变的动力，舍此之外，皆为无病呻吟。至少对他而言，面对着被人类屠杀的恐惧，他忽然之间成熟了起来，不再是过去那个无忧无虑、只知道整人取乐的小屁孩了。

尤其当人类的斥候货真价实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时。

谷主毫无疑问是听过“狼来了”的故事的，关于狄弦的传言虽然不可信，但我父亲向他汇报说斥候已经找到了家门口，却不能不提高警惕，宁可信其有。被谷主派出去探路的魅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以及一道已经被破解掉的秘术禁制，证明了父亲所言确有其事。人类的斥候已经来到了，并且在秘术士的帮助下突破了第一道秘术防线，只要再把剩下的两道找到并且毁掉，蛇谷就会无所遁形。而那不过是时间问题。探路的魅亲眼见到，人类步步为营，几十位秘术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探查着那些能迷惑双眼的秘术禁制。攻打蛇谷的关键，就在于破坏这些秘术形成的幻景，否则即便千军万马开到，也只能徒劳无功地在山里不停地原地打转，而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

这些秘术都由上百个魅利用精神共鸣共同完成，一般人是不能找到的。能突破禁制找到入口的魅们，都或多或少得到了接引人的提点，至少大致知道精神点的所在方位，狄弦也不例外。而人类不知道这些方位，只能用笨办法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搜寻。

那是一种相当怪异、甚至近乎滑稽的场面。双方仿佛是对面而立，相隔不过里许，在晴空下，本来应当彼此看得清清楚楚。但人类对于眼前的魅就是视而不见。他们仍然在细致地研究着身前的每一朵花、每一根树枝，每一个可疑的野兽脚印。而他们所要寻找的魅，正在一步步地走近他们，就像在隔着一层透明的水晶罩，观察着这些入侵者。

谷主听完汇报后闭着眼睛思索了很久，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至少要再拖两个月，我们才能做好准备。”

“可是，照他们的这种进度，最多只需要半个多月，就能把我们的幻术屏障全部破解了。”一位长老说。

“所以得破坏这种进度，”谷主说，“无论如何，也得延缓两个月，否则我们没有生机。”

谷主是聪明人，他既然说了两个月，就一定有他的道理。我父亲虽然不明白到底什么东西一定需要两个月时间来准备，但他也能猜到谷主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傍晚的时候，他早早溜出城，来到谷口，在他熟知的一棵大树上藏好，略有些兴奋地等待着夜的降临。人类秘术士们采取的是轮流休息的方式。他们分作两组，一组白天工作，一组夜晚工作，以便保证最大的效率。夜幕渐渐降临，秘术士们的身上也渐渐闪烁出不同颜色的华彩，他们有恃无恐，好像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工作被魅发现。我父亲开始隐隐觉得有点不安：就算不怕被打败，难道也不怕魅化整为零地逃跑。他猛地心里一颤，有些明白了，后山的几条小路，多半已经被人类发现了。

。那些崎岖陡峭的、近乎挂在绝壁上的鸟道没可能用来展开进攻，但只需要在山下严密布防，蛇谷里的魅就无处可逃了。

眼下不是担心这个时候，我父亲从树上看到，从蛇谷里出来的夜袭者们已经接近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领头人赫然是狄弦。这家伙不是个奸细么？父亲皱着眉头想，难道他是假装出力，其实借机倒戈，和人类来个内外呼应？

我父亲背上的汗立马出来了。他正在想着自己该用什么方法向同族们示警，狄弦已经当先越过秘术屏障，几名秘术士紧跟在他身后。他们一起出手了。

清亮的月色之下，可以看到，突然之间，整片坡地上的植物都开始疯长。那些原本不过能到父亲小腿的青草，一下子向上窜出去一两丈，好像一棵棵大树。那些疯长的植物有如藤蔓，扭动着躯体，迅速把所有的人类都卷在其中，而一旦被卷住，光凭力气就很难挣脱。

他们身后的一组秘术士紧跟着赶上来，那些藤蔓一样的巨大植物立刻燃烧起来，火光将整个山谷都照亮了。植被烧焦的气味混杂着皮肉燃烧的恶臭，一阵阵传入父亲的鼻端，让他差点忍不住要呕吐。而那些在火焰中拼命挣扎的人类，不管怎么想尽办法，也脱离不了火圈。

本来在安睡休息的秘术士和斥候们被惊醒了，他们顾不得多想，赶忙扑上前来抢救自己的同伴。但还没来得及驱动秘术灭火，他们自己就遭到了袭击。

父亲看得很清楚，狄弦冲在最前面，所到之处，地上不断生出新的藤蔓，用比毒蛇更加刁钻的姿态，卷住敌人的双脚，把他们倒提起来。那些藤蔓上面或许有尖锐的刺，或许带有剧毒，被卷中的敌人都发出凄厉的惨叫，并且很快惨叫声止息，不再动弹。

这时候，第三波秘术展开了，那是旋风。狂暴的旋风卷入火场，一方面控制着火势的走向，使之不至于漫卷燎原，另一方面也带动着火焰更加疯狂地燃烧，恍如冲天的火柱，很快，火场中再也没有活人的声息。其他的蛇谷秘术士们专心致志，对付剩余的敌人，他们各自施展开绝艺，将魅族在精神力量上的优势发挥到极限，地上不断躺下或被烧焦、或被冻成冰块、或浑身血液沸腾的人类尸体。其实人类并非不堪一击，他们的秘术士也绝不是吃干饭的，但他们做梦也没能想到，自己会在一个看似宁静的春夜突然遭受到如此猛烈的纯粹由秘术构成的攻击，以至于一个个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而面对秘术士，反应稍微慢半拍，就必然会遭遇灭顶之灾。

慢慢的，这片山头安静了下来，敌人的呻吟声逐渐止息，这将近百名斥候与秘术士，都在魅精心策动的夜袭中丧失了性命。大家松了口气，开始熄灭火焰，清扫尸体，并用秘术催生被烧掉的植物。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些斥候和秘术士的失踪，要到若干天之后才会被人类发现，而且不会有人知道他

们在哪里失踪的。而在这段时间里，蛇谷还有希望再补充一到两个障眼秘术，让新派来的秘术士更加难以破解，那样的话，谷主所想要争取的两个月，也就不难达成了。

就在此时，夜空中忽然响起一声大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没死的，快要跑掉啦！”

那是我父亲。他趴在高处，目光所能看到的视野比身在斗场中的狄弦等人更远。他注意到，草地上有一道水波一样的痕迹，在一点点地向着远方移动，那明显不是由于风吹而形成的。他略一思考，已经猜到了，必然是一个幸存的人类秘术士，用秘术把自己伪装成草色，然后匍匐在地上，试图悄悄地逃走。如果他能顺利逃回去，蛇谷的大致方位就会暴露，因为他肯定看清楚了魅是从哪个方向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的。只要再组织一批秘术士过来，配上军队的严密保护，只需要几天工夫就能破掉秘术了。

可惜的是，他的如意算盘被我父亲叫破了。听到父亲的喊叫，他立即从草丛里跳了起来，拼尽全力地开始狂奔。狄弦看着他的背影，并没有开步追赶，只是手上做了个动作，远方的地面上忽然伸出一根尖锐的刺藤，噗的一声，把逃跑者从前胸到后背扎了个透心凉。死尸被刺藤带着悬挂在半空中，好似一面旗帜，随即，刺藤消失了，尸体扑通落到地上，这回真的不动了。

狄弦回过头，向着父亲藏身的方向赞许地喊了一声：“幸好我来的时候一念之差，没有把你从树上揪下来。没想到你还真能派上点用场！”

这种时候还不忘炫耀他对自己保持的优势！我的父亲气得两眼发黑，差点从树上掉下去。不过新的疑惑也产生了：看狄弦杀秘术士时不遗余力，不像是个叛徒啊？这家伙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第一章

更新时间:2009-9-27 11:32:00

字数:3866

—

当最后一缕阳光斜斜擦过巍然耸立的天墟，照射在少年身上时，刚好有一辆被遮掩得严严实实的马车经过。

马车驶过少年身旁时似乎微微停顿了一下，少年的心猛地一跳，然后埋头去数木头托盘里今天挣来的铜锱。铜锱只有四十三枚，不算多也不算少，至少能勉强保证温饱。

在三十多名缙卫和七八个黑衣教士的护送下，那辆马车缓缓驶进天墟。进入天墟敞开大门的瞬间，光线微微暗了下来，马车拉长的影子慢慢缩回墙脚，像是被什么东西完全粘住，再也不敢探出头来。

望着马车最后消失在天墟大门里，少年悬起的心终于落了下去，强压下一探究竟的冲动，转过身缓缓前行。

天墟！

少年默默地念诵着这个让帝都无数人极度膜拜或者极度厌恶的词，心下有着莫名的向往。

以及恐惧！

刚才还喧嚣无比的街道已经一下冷清起来。这几年来夜色降临后的血腥，早已很好地教育了天启的民众，夜晚安分地躲在家里，才是明智的选择。

只有三三两两所谓勤王的世家子弟，用不怀好意的目光扫视着已经稀疏的人群，似乎想用这种方法找出心中的乱党来。

走到住所附近的梨花巷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少年微微加快了脚步，他知道自己所居的那栋小屋里，这时差不多有灯光点亮，那是妹妹给自己的平安信号。

巷子中十分安静，少年一个人独自在其中穿行，有呼啸的风穿过，即使是初夏也带着瑟瑟的凉意。

少年猛地停下了脚步，背后的寒毛猛地炸了起来，似乎在寂静的暗处，被一只冰冷阴狠的兽给狠狠盯住，背后的冷汗瞬间沁湿了衣衫。远超常人的精神力，带给少

年的更加灵敏的感知。那有若实质的杀机，让他不敢再有哪怕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否则铁定会引来对方势若奔雷的致命一击。以少年孱弱的身体，连半分躲避的把握也没有。

“真是，幼稚的孩子啊！”嘶哑暗沉的声音响起，像嘶嘶吐着信子的蛇。

“谁？”

“好不容易从天墟逃出来，却不离开这是非之地，以为呆在天启，就有机会从辰月手中拿到梦寐以求的冰块……难道，这还不够幼稚么？”嘶哑的声音说道。

少年的心猛地一沉，对方，似乎对自己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这比刚才的杀机更让他感到心寒。

是辰月的人么？应该不至于这么快就找到自己吧……

少年的沉默没有让暗处的神秘人有所不满，对方继续道：“冰块，不只是辰月才有！”

“你有？但会平白无故给我么？”少年原本提起的心不争气地跳了跳，他知道不管这句话是真是假，都已经击中他的要害。

“虽然有着幼稚的想法，但看来这并不妨碍你的智慧！”神秘人轻笑一声，“幼稚却不失智慧的孩子，能猜出我的来历么？”

几乎细不可闻的轻微震动，颜七夜耳边的一缕长发顿时被削落飘散，一道血痕也出现在耳边。似乎空气中有看不见的利刃在耳边轻轻划过。

只要那无形的利刃再偏一点点，他的耳朵便会立时和脑袋分家！

心中微微一动，颜七夜想到一种可能，但那种可能也未免太小了，连辰月也无法查出自己经幻术易容后辗转许久弄来的新身份，这个隐藏在黑暗中的组织，又怎么可能找上自己？少年犹豫了半天，才吐出那两个在心头盘桓已久的字：“天罗？”

轻轻的掌声响起，是黑暗中的神秘人。

果然是天罗丝！

似乎确定了心中的想法，少年紧张的心终于稍稍安定。

“那么，我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既然对我如此了解，想来你也明白，我值得你们利用的地方，并不大……”

“不外杀人而已！”说出杀人二字时，暗处的天罗杀手语气淡淡的，像是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少年突然笑了，很认真地想了半天，确定对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终于问道：“杀人？天罗需要一个仅仅会些幻术的秘术师杀人？”

“除此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你也说过，你能被我们利用的地方不多。”天罗刺客的声音带着居高临下的生硬和冰冷。

“直接用幻术杀人，就算是辰月的大教宗古伦俄，也不敢保证每次都能成功！”

“对于天罗来说，杀人是一项艺术。你应该相信，一名完美的刺杀艺术大师，会让一个哪怕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幻术师，在短期内掌握意想不到的杀人方式……我想，你会喜欢上这种方式……”天罗刺客声音带着诱惑，却被少年无情地打断：“冰块呢？”

“真是心急的孩子呢！”天罗刺客笑了笑，然后一块指甲大小的白色物什自暗处弹出，尽管少年是背对着他，但是灵敏的感知还是让他准确地反手接住了扔过来的东西。

带着丝丝的凉意，自己似乎能从里面感受到墟神的意志，那是凝固的精神力，对任何秘术士来说，最珍贵也是最危险的宝物，冰块！

“还不够！这块太小了，如果没有更大更完整的冰块，至少还要八块这样大小的！”少年的呼吸一下变得急促起来，似乎已经看到那双带着死灰的无神眼睛，重新变得清澈明亮起来。

小依，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次我都会抓住这个机会……

“很贪心呢！天罗的诚意已经表达了，接下来，心源流的颜氏传人，是你表达自己的诚意的时候了！”

“心源流幻术师颜七夜，以星辰密罗起誓，只要天罗能提供足够的冰块，无论任何条件，我都答应！”少年一字一句地起誓，每一个字都带着决绝，为了小依，即使把自己卖给魔鬼也在所不惜吧，何况，仅仅是杀人而已……

背后的黑暗中传来一句话：“很好！记住，今后，你可以叫我夜莺！”

“夜莺？你们要杀的人是谁？需要我如何配合？”

但是再也没有声音传来，颜七夜猛地转身，却什么也没看见。

背上的衣服紧贴在身上，湿漉漉的衣服已被风干，硬邦邦地有些难受。颜七夜看着幽深的巷子，即使有着能看穿一切幻象的眼睛，却也无法看透这一片天启贫民区内深沉的黑暗。

如果不是手中还紧紧攥着那粒指甲盖大小的冰块，颜七夜几乎以为，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在做梦。

颜七夜所居住是天启城贫民区的一间民房，房子中家什不多，仅有一张冷硬的板床，一张桌子和两条板凳。桌上有一盏如豆油灯，那是妹妹颜小依执意在每天天黑后要点亮的。尽管她根本用不上。

颜小依就坐在床边，摸索着用手中的针线缝补一件衣服。她的手很巧，即使看不见，也能凭感觉将补丁打在那件已经破了一个大洞的衣服上，只是手指和破洞周围点点不起眼的殷红血迹，让人理解对于一个双眼失明的少女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太过艰辛的工作。

颜七夜进门的声音很轻，但是颜小依还是听见了，那熟悉的脚步声，瞒不过一个失去视力的少女长期锻炼出的灵敏听觉。

“哥哥！”颜小依放下手中的活计，轻声喊着。

颜七夜“嗯”了一声，看了一眼颜小依手中的针线，忽然感觉胸口一阵隐隐地疼痛。自己，是否太过小心了呢？明明靠真实的幻术水平，可以轻易获取大量财富，让妹妹得到更好的照顾，却因为怕被辰月的密探发现，就一直低调而卑微地活着，甚至吃不上一餐可口的饱饭。

“哥哥！”颜小依继续喊着，薄薄的嘴唇嘟了起来，翘成一个优美的弧度。

“哥哥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颜小依的语气中透着嗔怪，但更多的却是担心。

颜七夜笑了笑，“今天有些事耽搁了，不过，是好事！”

“是哥哥给我买了沁香园的水粉么？”

“不是！”

“那是带了我最爱的点心？”

“也不是！”

“到底是什么？”颜小依轻轻皱了皱眉，似乎为猜不出来而深深苦恼着。

“你的眼睛，有救了！”颜七夜尽量保持着平静，但说出这句话时，声音还是免不了有些颤抖。

颜小依一呆，然后轻轻笑着说：“哥哥别逗小依开心了，小依明白，这双眼睛，是再也治不好的……”

“谁说的！”颜七夜突然抓住她的双肩，激动地嚷着：“我已经找到能治好你的办法！等治好了你的眼睛，我就带你去看南淮城外的枫叶！”

“南淮啊……”颜小依闭上眼睛，似乎在憧憬那个梦境中的故乡到底是如何美丽。好半天，她才睁开眼，眼中毫无神光的灰白也似乎稍稍亮了下。“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哥哥一定要陪小依去！”

颜七夜脸一红，但不知是想到什么，紧跟着变得如死灰般苍白。他的手猛地放开了妹妹的双肩，像是刚才握着的是一块烧红的烙铁。

只要，收集到足够的冰块，自己就一定能治好妹妹的眼睛……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自己会牵着她的手，走遍九州每一个角落，等走累了，就回到家乡南淮去……

两个人无声地草草吃过晚饭，颜七夜又开始入定，每天坚持精神力锻炼，是他的必修课。

颜小依早早躺在床上睡了。今天哥哥激动而奇怪的表现，似乎真的找到医治眼睛的方式，自己还能重见光明么？真想看看，已经许久没有见过面的哥哥，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虽然，自己早已经摸索着把哥哥的样子牢牢刻进脑子里……

很快，躺在床上的颜小依进入梦乡。而颜七夜，在锻炼完精神力后，只能裹着一张薄被睡在铺了些稻草和布垫的地上。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缝照进来，给肌肤如玉的颜小依脸上镀上了一层银色，朦胧中带着几分圣洁。

颜七夜看得有些呆了，心中突然有了轻轻抱一抱她的冲动。但是他不敢，他怕即使仅仅是轻轻的一抱，也惊扰了妹妹的美梦，更怕打破眼前这幅宁静温馨的情境。

“哥哥！”颜小依轻轻嘟哝着，发出梦呓般的两个音节。颜七夜一惊，像是被妹妹发现了最隐秘的心事，黑暗中的脸庞红得像熟透的大虾。但他很快发现，妹妹只是咂了咂嘴，翻了个身便又继续睡去，脸上犹自带着香甜纯美的笑容。这样的笑容将颜七夜心中的那丝涟漪无限度地扩大，然后恢复为彻底的平静。颜七夜终于也裹紧了被子安心睡下。

那么，小依，就在梦里相见吧，在梦里，回到南淮……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二章 1

更新时间:2009-9-27 11:33:00

字数:3988

二

梨花巷，有风，夜。

五天，整整五天，颜七夜都在同一个时间从这条巷子中经过，可他从来不曾再遇到那自称夜莺的神秘天罗刺客。他在平白无故送了自己一枚冰块后，就那么消失了。

但颜七夜明白，对方既然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找上自己，自然不可能轻易消失。也许，天罗有更大的图谋正在暗地里展开，而自己，不过是天罗面对辰月的逆袭时一枚布局中的棋子而已。若事实真的与自己推论相符，那将是无法想象的有趣状态，以最直接的刺杀作为彰显自己存在手段的天罗，却也开始采用谋略了！

天色早已经暗了下来，颜七夜边思考边穿行在巷子中，身边偶尔有晚归的居民匆匆路过，然后飞快地跑进自己屋子将房门牢牢关紧。

这里毕竟是充斥着混乱的贫民区，就算天启内血腥的刺杀无法染指此处，巷子中的居民还是不敢在夜里归家。

又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么……

颜七夜的呼吸微微加重，他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孤寂，这让他感到心悸和害怕。

很突兀地，前方出现了一个戴着脸谱的小个子男人，对方瘦小的身子整个罩在一件宽大的袍子中，袍子是与渐渐变暗的天色保持着一致的灰色。但色调的和谐却因为整个人的突兀出现，显出几分诡异来。

不用猜，颜七夜也下意识地明白，这个灰衣人就是五天前的晚上，与自己做交易的天罗刺客，夜莺。如果不是上次那森冷的杀机和看不见的天罗丝的存在，颜七夜几乎无法想象，那天晚上带给自己巨大心理压力的人，竟然会是这样一个身材瘦小的家伙。

夜莺一言不发地转身向前，颜七夜立刻跟上，走了约五息的时间，他开始向颜七夜传授一种以往他从来不曾想到过的杀人方式。

捏紧的手心已经湿漉漉地满是汗水，以颜七夜的镇定，初闻那些诡谲的杀人手段，也禁不住有些紧张和激动。原来，密罗系的幻术师，并非想象中那般无用，只要有足够的谋划和布局，杀人，竟是如此的诡异而简单。以至于，颜七夜隐隐有了惊惶的感觉，这样的杀人手法，会为密罗术士在九州秘术体系中的地位，带来怎样的转机？千百年来，九州大地数量如此众多的幻术师，怎么就没有一个发现如此使用幻术的方法？或许，他们无意中发现了，只是没有人在意，强大的惯性思维，让他们把自己在术法体系中的定位，局限在了辅助的位置而不想去打破。

不愧是天罗，对杀人的手段，早已经提高到艺术的高度，即使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光是简单的几句言语，就让颜七夜在这项不怎么光彩的刺杀事业中，看到了秘术运用的另一扇大门。这扇门现在不过是微微敞开，但颜七夜深信，随着自己精神力的增加和密罗幻术修为的日渐精深，总有一天，会达到一个令大陆强者们也必须正视的高度！

“我刚才说的都记住了么？”

“记住了，可是……”因为一个关键点没有想通，颜七夜反驳，但却被夜莺无情地打断。

“没有可是！对于一个刺客来说，一击不成，远遁千里，是最基本的技能！”

“难道你指望一个修习密罗幻术的术士，能像武者一样快速逃离现场？”

“愚蠢！逃离，除了速度外，更重要的是隐匿！身法再快，能快过弓弩或奔马几许？任何一个拥有快捷身法的武者，也不比一个密罗术士更擅长隐匿！充分隐藏自己，在关键时刻发动致命的一击，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这才是一个幻刺所要做的全部！”

“隐匿……”颜七夜喃喃地重复了一遍，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心源流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密罗的力量蒙蔽人的感知，在周围人的眼里，错误地感知我的真实存在，其实相当于我根本不曾存在。不听，不闻，不见，周围人自然也就不知，这世上，的确没有比能蒙蔽人心更好的隐匿方法了……”

“总算是明白了一些，那么，作为这世上第一个幻刺，今天晚上，就开始吧！”夜莺冷笑着，递过来一个袋子，里面有化装用的道具和一套衣服，以及十几枚金铢和两包铜锱。

“我很期待，一个密罗幻术师杀人的手段，是否如我推测的那般令人惊讶！”

幻刺……幻之刺客，我想，我有点喜欢这个称呼了！

颜七夜心下突然有了隐隐的兴奋，不管是多么不光彩的事业，作为第一个开拓者都是让人感觉新奇而有趣的。更何况，严格说来，他还处于一个依旧保持着好奇心的年龄。

又走了几息的时间，前方有灯光探出。夜莺似乎很不喜欢暴露在有光亮的环境中，就在颜七夜微微走神的瞬间，他竟已无声无息地藏身在黑暗中，连颜七夜也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亮着灯光的地方是一个尚未关门的小酒馆，里面龙蛇混杂，只要交足了保护费，也无需担心深夜是否安全，毕竟天罗的刺客再多，也不会无故到这种小地方生事，这里出现达官贵人和辰月教士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耳边传来天罗刺客夜莺几乎细不可闻的声音：“里面有几个该死之人，我想，他们会是很好的磨刀石。”

该死之人么？这世上又有谁是真的该死？不过，就算天启的人都死光了，也比不上妹妹的眼睛重要……

天罗刺客不再说话，颜七夜用天罗刺客所教的方法开始化装。很快，原本清瘦的少年，就变成了貌不出众的普通青年。

颜七夜紧了紧衣衫，独自一人朝着小酒馆走去。

因为宵禁的缘故，像梨花巷这样的贫民街区，此时来买醉的，大半是些地痞无赖以及不得志的世家子弟。但是，不管是那一种人，绝对没有人会独自来到这种地方，这几乎是在向这些人大声地宣告，自己正期待着对方的抢劫。

当颜七夜刚刚跨进酒馆的大门，立时迎来几道不善的目光，那些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然后开始诡异的交流，颜七夜甚至能隐隐听见那些人因为自己的到来而窃窃私语着什么。

酒馆中一共也就十来个人，最显眼的是中间一桌，四个人霸占了好大的堂子，加上服装的边角做工几乎都一致，显然同是某个帮会的成员。

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颜七夜要了一碟花生米和半壶最劣质的黄酒，酒的味道很淡，并且带着微微的酸涩。可是仅仅两杯黄酒下肚，颜七夜脸上还是很快布上一层红晕。对于一个幻术师来说，要保持随时清醒，像酒这样能麻痹神经的东西一般很少沾染，颜七夜的酒量并不高。

而最关键的是，他知道自己一直修习的心源流颜氏一脉的幻术，在让自己秘术修为有着远超同龄人进境的同时，也带着天生的缺陷，如果一旦失去清醒意志的束缚，那爆发出来的结果是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就像……就像当初自己伤害到妹妹一样……

可是第一次使用幻术直接杀人，他却不得不饮两杯酒为自己壮胆！

大堂中间那桌很显然是帮派成员的一个大汉端着一碗酒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啪的一声把一碗酒墩在颜七夜身前已经看不出木头本色的桌子上，酒水四溅中，瓮声瓮气地道：“小子，看……看你还算顺眼，来，干了它！”

颜七夜顺从地端起酒碗，仰头一饮而尽，酒刚下肚，就像是有一把火在体内燃烧，这酒竟然是价格不菲的烧刀子，其酒劲比起蛮族著名的青阳魂来也差不了多少！

打了一个酒隔，少年的眸子有了淡淡的猩红，跳跃的精神力，已经有些许失去控制的前兆。

大汉脸上露出奸诈的笑容来，原本的醉态在瞬间消失无踪，大喝道：“好你个臭小子，叫你喝你就喝啊？你知不知道那是从万里外的蛮族草原送来的青阳魂？快快快，拿钱赔来！十个金铢！”

颜七夜终于明白那个天罗刺客为什么说这些人都该杀了，就算这碗酒真是青阳魂，也值不了十个金铢，如此赤裸裸地讹诈，这的确是一群人渣而已。他的脸上现出

诚惶诚恐的样子来，伸手向怀里掏去，和密罗的沟通在进行这个动作的同时已经开始，那个大汉眼中出现无人察觉的一丝茫然，他的精神力和意志，都不足以抵挡颜七夜这样的密罗术士的攻击。

就在他拿出铜锒口袋，战战兢兢地递给那大汉之时，旁边的一名落魄世家子弟模样的人突然出手，刀光一闪，装钱的布袋立时被划破，铜锒连同褡裢中的十几枚金铢一起，叮叮当当地散落了一地。四周的痞子眼中都露出贪婪的光芒，可是和大汉一桌的那几个人让他们十分忌惮，看了看那几人，却是谁都不敢上前哄抢。

大汉怒极，转过头去，向着出手的世家子弟冷笑道：“竹义帮的事，也敢管？”那人脸上现出古怪至极的神色，定定地看了一眼散落的铜锒、金铢和袋口的麻绳，低声嘀咕着：“奇怪，居然不是蛇？怎会看错的？”摇了摇头，将短刀收进袖子中重又坐下。

缙卫不日前颁布的限铁令毕竟还是有些威慑的，即使是世家子弟，也是不敢公然佩刀行走在天启城中的，易藏于袖中的短刀等利刃，几乎成为这些打着勤王旗号前来帝都搏一场富贵的落魄世家子弟的首选。

竹义帮的大汉冷哼一声，不再搭理他，只是不善的目光始终在颜七夜身上扫来扫去。

颜七夜颤颤巍巍用手抚摸着那根断掉的麻绳，轻轻捻起来。精神力无声地在这些地痞和世家游侠儿无法注意的领域震荡着，影响着他们对周围的感知。

那条被抚摸的麻绳，在前来讹诈的大汉眼里，突然化为一条吐信的毒蛇，猛地向他手腕咬去！大汉一惊，反应奇速地后退，无巧不巧地，散落的金铢正在他脚下。大胤的金铢光洁滑润，要在不经意间滑倒一名大汉，还是不成问题的。

前来讹诈颜七夜的大汉脚下打滑，一双手本能地乱抓，一旁先前拔刀的世家子弟站起身皱着眉让开，但腰带还是被大汉的右手给抓住了。如同落水之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大汉的右手再也不肯松开，在这个小酒馆里无缘无故地摔一个狗吃屎，这样丢面子的事打死他也不肯做的。

那名世家子弟不过二十来岁，许是平日家境说不上富裕，因此脸上带着营养不良的病态，身子骨远不如这个痞子壮硕，这一拉之下，饶是他刀法奇快，也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完全朝大汉身上压去。

大汉暗叫一声不好，已是迟了，冰冷的刀锋，透过那世家子弟的袖口刺进他的腹腔。若是平时，或是两人正常站立的情况下，大汉完全有把握避开这并不甚快的一刀，而世家子弟也自信手中的短刀绝对能收放自如，不过可惜，一个正急速倒下，

一个被拉着同样压着对方倒地，说来不过电光火石的瞬间，竟是谁也没有反应过来做出应变举动！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二章 2

更新时间:2009-9-27 11:33:00

字数:4674

砰的一声，大汉重重摔倒在地，而那世家子弟的短刀，也整个刺进他柔软的腹部。腹部伤势虽重，却不会立时致命，大汉口里冒着血沫，呼呼地喘气，但一个字也说不出，只狠狠地盯着正一脸惊诧与自己对望的世家子弟，抓住对方腰带的手，越发地紧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小酒馆里的人都一下呆住，和大汉同桌的几个帮派成员呼喝着猛地推倒桌子站起，其中一人更是尖声叫道：“这小子杀了赵三，这小子杀了赵三！”

与那杀人的世家子弟同桌的其他几人脸色古怪地站起，然后躲在一边，以示这场无端的祸事与他们无关。

那几个竹义帮成员脸色阴沉地走来，倒在大汉身上的世家子弟挣开对方已经渐渐无力的右手，艰难地站了起来。凝重的杀气让他只犹豫了一下就抽出插入大汉腹部的短刀，而这一下也彻底结束了大汉的生命。

看着尚在滴血的短刀，领头之人歪着头看了他一阵儿，淡淡地说：“小子，到了地府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奎九！”那世家子弟刚要答话分辩，不料对方猛地抄起旁边的椅子砸了过来。世家子弟暗叫不妙，但深厚的武技底子还是让他很快站稳了身子，面对着凌厉的一击反应飞快，一刀横切，刀锋竟然后发先至，朝领头的痞子胸

前划去，那痞子闪过诡异的神色，突然后退，躲开这一刀，后面两个同伴已经狞笑着从胸口掏出一个袋子，从里面抓一把白色的物事，朝那世家子弟当头撒去。

是石灰！

几乎是本能地闭上眼睛，但已经迟了，细小的灰沫已经有一部分渗进眼眶，让他感觉热辣辣地疼痛，右手的短刀在身前不停地挥舞，然后冷静地后退。只要与这几个竹义帮的成员拉开一定的距离暂时逃脱，等自己用菜油洗干净眼睛，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刀术，就算混混的数量多上一倍也奈何不了他。

可是这些竹义帮的混混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那领头之人狞笑一声，如疯般挥舞着长长的板凳，雨点一般向世家子弟身上砸去，旁边的两个竹义帮成员也毫不示弱，同样抄起两个板凳向对方猛挥。绕是那世家子弟的短刀舞得密不透风，但奈何刀身太短，每和板凳碰触一次，都震得世家子弟手腕发麻，而看不见周围情况的惊惶，更是让他在只是一味凌厉却毫无章法的攻击中落入下风。

或许，这是他这一生最憋屈的对战。对方显然不过是心狠力大而已，几乎不会什么正式的武技，但三个人配合之下，加上下三烂的手段，竟然让他危险陡升。

周围的人远远地退开，但谁也不想走，这样的热闹即使是在黑街和贫民区，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

颜七夜的酒劲上来，脸颊因为不善饮而变得通红，打了一个酒嗝，脸上泛起诡秘的笑容，在旁人不知不觉中发动密罗术法。周围的空气仿佛波动了一下，变得有些朦胧，但瞬间又恢复了平静，即使是最细心的人，也看不清曾有过什么样的变化。

那世家子弟已经退了五六步，离先前被他误杀的大汉尸体已经远了不少，这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脚下没有尸体碍事，这让他的躲避要显得稍微从容。进攻的三个竹义帮成员，领头之人额头的刀疤不停跳动，像快要跃出来的粗大蜈蚣，他手上的攻势依然不减，只是长久地挥舞木凳，已经耗去他相当的体力。如果不尽快拿下这个有些棘手的世家子弟，那就不光是丢面子的事，对方的反击一旦展开，他不是这使刀好手的对手。

向旁边的同伴使了个眼色，那人立刻会意地停止了攻击，绕开后端了一盆水过来，当头朝那世家子弟泼去。那世家子弟的刀法虽好，但毕竟没有达到水泼不进的地步，加之先前头脸上都沾染了不少石灰，这一盆水下去，脸部的石灰顿时像煮开的水般开始冒泡，瞬间产生的高热让世家子弟颤抖着开始呻吟，刀势一下就乱了。

竹义帮的几个混混得势不饶人，只是简单的几下，这名刀法已经略有小成的世家子弟，竟被砸晕了过去，身上的那点可怜的财物，也被搜刮一空。

领头的混混呸了一声，突然想起害死同伴的“罪魁祸首”似乎还有一位，转过身来，紧盯着颜七夜的三角眼冒出残忍嗜血的光芒来。那的确不是普通的百姓所拥有的眼神，是一头会为了金钱权力甚至暴力本身而变得贪婪的兽。

颜七夜被这样充满疯狂和杀机的眼神吓得微微色变，连坚若磐石的精神力也忍不住轻轻晃动了一下，让准备已久的密罗术法差点因此而崩溃。幸运的是，那领头的混混奎九的兴趣很快就集中到了两个手下从地上捡起的那十几枚金铢身上，他取过一枚用袖子随便擦拭了下，放在嘴里咬了咬，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朝颜七夜走了过来。

斜眼看着这个正瑟瑟发抖的年轻人，奎九一脸的阴沉：“我的兄弟因为这些金铢滑倒才被杀，难道，你不打算做一点补偿么？”

“补偿……我……我要怎么补偿？”装出极其害怕的样子，颜七夜缩着身子回答。但是不停震荡的精神力如同探出的根根丝线，一点点渗入周围人的脑部，蒙蔽他们对这个世界清醒的感知，在这个小酒馆里暗中做着无人能察觉的细微的布置。

我希望你看见什么，你才能看见什么。

这便是幻术师特有的秘术，由高到低的知、闻、见，影响人的视觉是最基本的能力。而传说中能彻底蒙蔽眼耳口鼻身意六感的绝妙而高深的幻术，却早已经失传。

幻术师杀人，无需动刀，但周围人越多，可以调用的“刀”也就越多。当周围的情况变得有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交集，越是混乱的场景，越是适合幻术师从中浑水摸鱼。

装出一副害怕到极点的样子，颜七夜战战兢兢地从褡裢中掏出一把圆形的石子，这原本是他带给妹妹的小玩意儿——可在周围的混混和世家子弟的眼里，那把石子分明是散发着诱人光亮的鲛珠。

石子从指缝中叮叮当地落地，其他人看来，那跳动着的无疑是价值大把金铢的宝物，即使是先前对这几个竹义帮成员行为不屑的世家子弟，此时眼中也充满了热切和贪婪。

那竹义帮领头的混混艰难地吞下一口唾沫，狠狠地点头，道：“算你小子识趣，把鲛珠全交出来，饶你不死！”

颜七夜翻开自己身上的所有的口袋，示意自己再没有多余的财物，然后惶恐地缩在一边。而几个竹义帮的成员低头在地上捡那些“鲛珠”时，没有注意到周围的其他混混和世家子弟都面色不善地围了上来。

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酒馆中突然变得一片混乱，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为了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鲛珠，竟然都开始了惨烈的厮杀。只不过片刻的时间，就有五六人相继倒地。

颜七夜的心一片冰凉，这便是真实的人性么？为了一点可怜的财物，刚才还一同把盏言欢的同伴，这么快就成了要分生死的仇敌。

一粒用石子幻化的“鲛珠”滚到颜七夜脚边，鲛珠上沾染着殷红的血迹，几乎要将幻术的光芒彻底掩盖下去，但这丝毫不改这枚鲛珠在争抢者心中的位置，所有人血红的双眼，齐刷刷地盯了过来。

这些人，果然都不是良善之辈啊……颜七夜暗暗地感叹着，右脚轻轻一碰，“鲛珠”朝他计算的方向滚去，那是堆了大量酒坛的地方。“鲛珠”很快滚进酒坛间的缝隙。几个混混几乎是同时扑进那堆酒坛中翻找，不出所料，那堆酒坛很快被打翻，酒香四溢。

颜七夜看了看周围的布置，在离四处流淌的酒液仅几步远的地方，一盏油灯正在桌上忽闪，看那架势似乎马上就要熄灭了。

颜七夜心微微一动，正在捡鲛珠的一个混混神情一滞，似乎看到旁边的同伴突然举刀朝自己砍来，他本能地让了一下，然后朝同伴的脖子狠狠地掐去，用力之大，仿佛对方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被他掐住的混混剧烈地挣扎咳嗽着，不可思议地望着原本的同伴，意识渐渐模糊，却听到同伴用细不可闻的声音不停地重复：是你先要杀我的，是你先要杀我的……

奇怪，我什么时候起心要杀他？最后一个念头在脑子中盘旋着，终究没有得到答案就一切归于平静。被掐死的混混，尸体横躺在破烂的酒坛中间，睁大的眼却似在诉说心中的不甘。杀人的混混突然脸色苍白地后退，因为他分明看见，那亲手被自己掐死的家伙，居然再次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无神的双眼紧盯着他，舌头伸得老长。

那混混恐惧地大叫一声，转身就跑，路过摆放油灯的桌子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幸好反应快抓紧了旁边的桌子，但桌上的油灯却因为突然的晃动而倒下，在桌上滚了一小段距离就摔在地上。地面早已经被四下流淌的烈酒浸湿，熊熊的火焰，一下就燃烧起来。颜七夜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突然燃起的大火上，偷偷地溜出酒馆，利用所有人还暂时被幻术蒙蔽感知的当儿，很快隐没在黑暗中。

算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了吧，酒馆中几乎一半的混混和世家子弟都在酒馆中因为自相残杀而死亡，这样的结果甚至比 he 想象中还要干净利落，原本他以为自己

只能趁机杀死其中几个的。只是，初次“杀人”，让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而回味着刚才满地的血腥，颜七夜突然有了呕吐的冲动。

“白痴！”耳边传来夜莺的声音，然后仿佛一阵风刮过，夜莺的身子已经是在小酒馆前了。此时酒馆外站立了惊魂未定的七八个混混和世家子弟，此时没有幻术的干扰，所有人放下心中的执念，对自己先前厮杀奇怪不已，而几个心细的，望着手中不过是一粒粒圆形石头的所谓“鲛珠”，低头沉思着，似乎明白了什么。

可是不待他们完全反应过来，异变陡生，跑在最前面的一个混混，腰部一道血线飏出，竟然凭空断为两截！第二个，失去头颅；第三个，从肩至腰被斜斜切为两段……所有人都手脚冰凉，看着三具死法诡异的尸体，竟是连一步也移动不了。

突然有人一声恐惧地大叫打破了宁静，不管是那些平时胆大包天的痞子混混，还是一腔热血要搏个出身的世家子弟，都开始四散奔逃。可是充斥在空气中看不见的利刃，只不过几次吐息的工夫就将他们划得体无完肤。颜七夜睁大了眼有些心悸地看着这血腥一幕，即使是在试炼中为磨练意志，看到过远比眼前的一切更恐怖的幻象，但这一边倒的残酷屠戮，还是让他对这名天罗杀手有了最深的敬畏。

“为什么要将他们都杀死？”艰难地吞了一口唾沫，颜七夜问道。

夜莺冷冷地转过头来，灰白的瞳孔像是在望着一个白痴，盯着这双似乎毫无生机的眼睛，颜七夜心中突然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这双眼睛，与小依的双眼怎的如此相似……

摇了摇头，将这个荒唐得可笑的念头排出脑外，颜七夜强忍着刺鼻的血腥味，倔强地盯着那双眼睛，似乎真的要从那灰白的眼眸中看出些许熟悉的东西来。

“你是白痴吗？”夜莺低声道，“如果他们不死，那以幻术杀人的手段，只怕会以最快的速度落入无孔不入的缇卫耳中。你以为，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幻术师，真的能逃脱缇卫的追捕？”

颜七夜为之语塞，他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是面对十几条鲜活的人命，即使明知道这其中没几个好人，可要他下杀手将这些人的性命一起收割，他自认还是没那么冷血。似乎看出了颜七夜表现的不忍，夜莺冷哼一声，又道：“杀死他们，其实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不要以为天罗除了白发鬼之外就没人了！”

“你是说，这些被你以天罗丝杀死的人，仅仅是为了向辰月以及其控制的缇卫示威？”颜七夜突然感觉彻骨的心寒，这些视人命若草芥的天罗杀手，所思考的问题果然不是普通人所能想象的。

“虽然死的都是不起眼的混混，可是十多人在同一时间被杀，这在帝都天启也算是大案了，以缇卫的耳目，这样的案子自然逃不过他们的注意。会操纵天罗丝的天罗刺客，相信这样的消息足以让整个缇卫都调动起来彻查这个案子，只要我适时再刺杀几名官员或教士，那么缇卫的注意力，将有八成会吸引到我身上，这对你此后的行动有莫大的方便。”

颜七夜只感觉身上的冷汗不停地冒出，他实在没有想到，一次试用幻术杀人的行动，背后居然还隐藏着这么多的谋划，天罗不惜暴露出一个会操纵天罗丝的刺客摆在明面上为自己作掩护，那他们真正要刺杀的人，究竟是怎样的身份才需要做得这般隐秘？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三章

更新时间:2009-9-27 11:34:00

字数:2146

三

沈均锡是缇卫一所的都尉，在帝都天启内的品阶，甚至比不过一名有些出身但一无是处的执金吾，但因为是正式的辰月教士，又正受范雨时宠信，因此就算其余六卫的卫长，也要卖他几分面子。

但是现在，七所的卫长苏晋安，居然要他在三更时分紧急赶到平时不屑一顾的贫民区，与七所的人一起处理几个混混的死亡事件。虽然苏晋安用词十分客气，但这样的要求还是让沈均锡多少有些感觉愤怒。这一年来因为白发鬼的关系，帝都死亡的达官贵人和高级教士都数不胜数，谁有闲心去管几个混混的死活？

但是当他赶到出事地点时，原本愤怒和不耐的心思，瞬间被抛到九霄云外。

小酒馆内的几个人死亡虽然有些奇怪，总的说来却没有什么异常，而酒馆门口那十多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忤作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那些尸体拼合完整。

沈均锡不是没见过尸体的雏鸟，但是这么多尸体被光滑如镜的利刃所分割，还各自保留着死亡前的姿态，这种情况让他寒毛都竖了起来，

“苏卫长见多识广，可曾见过这般死法？”原本对这个在围剿白发鬼时日益权重的七所卫长没什么好感和敬意，可第一次见到被那独特杀人手法分尸的十几具尸体时，沈均锡难得地放下了架子，表现出一点点谦逊。

“即使无需忤作检查，光凭你我的眼力也能看出，这些尸体的伤口光滑细腻，都是被极细极薄的利刃快速划过造成。每具尸体都是被完美而致命的一击所收割性命，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就被切成两段……除了那件武器，我实在想不出，天下还有什么东西能造成这般效果！”苏晋安望着正清理现场的缇卫，阴沉着脸低低地说。

“武器？比发丝还细的武器，真的存在么？”沈均锡皱眉问道。作为一名武者，这样的武器已经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传说中，在天罗山堂有一种威力最大也是最难练就的刺杀技能，即使是本堂弟子，也极少有人能真正修得大成。而天罗这个隐藏在暗处的组织，也正是由这项技能而得名！”

“苏卫长是指，天罗丝？”沈均锡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现出不可置信的神色来。毕竟长久以来，天罗丝都更像是一个传说，这种由河络工艺制造的金属丝线，比发丝还细，但其坚韧程度却不亚于筷子粗细的铁链。而最关键的，却是这些金属丝线在天罗刺客手中，能发挥出常人意想不到的威力。那是世间最诡秘也最难防的刺杀术！

“就算是天罗刺客，为何要杀这些混混和世家子弟？混混也就罢了，这些世家子弟倒有大半是冲着勤王来的，正是天罗们的助力，杀死他们怕是得不偿失罢？再说，像这样能掌握天罗丝的刺客，对天罗山堂来说其重要性只怕也不比白发鬼要小，第一次出手，居然是对付十几个混混？不管是杀来祭旗还是向我们示威，这都是太过拙劣的手法，若此人把握时机在暗处突然出手杀死几个教士，所要起到的作用恐怕还要大一些！”

“这也正是我奇怪的地方，其中几个混混的身份我已经查清楚了，不过是一个叫竹义帮的小帮会的外围人员，其他的更只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混混，没有任何值得杀的价值。这群人中身份最特别的不过是来自白水的一个世家刀客，是一名好手，但被发现时已经烧焦了，只是尸体旁那把短刀有人见过。”

“那么可能性就只剩下一种了，他们看到或者听到不该知道的事……”沈均锡眼睛一亮，大声说道。

苏晋安苦笑着摇头：“表面看来，似乎真是如此。不过有一点说不通，对付一群混混，天罗的杀手有一百种方式让他们看起来很正常地被杀，为何却要选择如此嚣张和引人注目的方式？何况，那些勤王的世家子弟，大半都会因为赏金相应天罗的召集，杀他们，就更加没有道理。”

“那么，是阴谋吧？”沈均锡捏了捏腰间佩刀的握把，冷冷一笑，“最近所谓的义党越聚越多，白发鬼虽然暂时销声匿迹，但天罗或许已经开始酝酿什么大的行动！”

苏晋安不置可否，天罗这个老对手，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深刻，这个组织对着刺杀一道有着无与伦比的天分和决心，但若说是构织阴谋，却似乎从未出现过什么这方面的杰出人才。

“漏洞！漏洞啊！”苏晋安轻轻敲击着佩刀的刀鞘，“漏洞太多了！这不符合天罗的习惯！不管是杀人的手法还是遗留的线索，都太过明显！天罗的刺客如果真的这么不小心，怕是早就被我们剿灭了，又怎会一直持续不断地挑战着帝都权贵的承受力？去年的白发鬼隐藏之深，连我也差点在酥合斋遭受的埋伏中栽了跟斗。这次的天罗刺客，会如此简单就被我们找到线索么？”

“不管是哪个天罗刺客大意留下的漏洞，还是有什么阴谋，我不相信凭借缇卫的力量会查不出来！发动所有能发动的人手彻底地查！我要知道这些混混和世家子弟的具体身份，这几个月来都接触了些什么人，就连他们逛窑子和窑姐儿调笑时说的什么话，都一句不能漏过！”沈均锡的脸色显得有些狰狞，对着一所几个干练的官员大声吼着。去年光是一个白发鬼就闹得整个帝都不得安宁，如今，日历不过是刚翻过圣王八年几个月，那些被刺杀挑起的争端只在表面稍稍平息了些，却出现了能以比发丝还细的诡异武器杀人的天罗刺客，这不得不引起他的重视。

接下来的几天，帝都天启白日还是保持着表面的宁静，但每当夜色降临，缇卫们的巡逻力度至少加强了两倍。而关于这个会使用天罗丝的刺客的一份档案也被建立起来。这份档案是自缇卫建立以来最为简明的，除了使用武器一栏标注的是天罗丝外，其余的全都是空白。

第四章

更新时间:2009-9-27 11:34:00

字数:5605

四

半月后。

露华大街位于靖恭坊，充斥着帝都天启最高档的酒楼和妓院，无论日夜，都有数不清的达官贵人或商贾巨富出入，是名副其实的销金窟。即使是在前些日子白发鬼闹得最厉害那段时候，也不曾减了繁华。

对颜七夜来说，天启是堕落的城市，在夜晚恐怖和血腥弥漫的地方，白天却又人头攒动，挥汗如雨。

今天这个日子并不算好，太过充足的阳光，让密罗的光辉被降到了最低点，要达到预想中的效果，发动幻术至少要多消耗半成精神力，而对于一个随时可能处于被追捕状态的幻术师来说，这多消耗的半成精神力，甚至有可能起到决定生死的地步。

那个天罗的夜莺，居然如此明目张胆地要自己进行白日的刺杀，这是天罗刺客难以企及的领域。如果真要说他有什么好处的话，那便是的确如他最开始所说，会用天罗丝刺杀几个教士吸引缇卫的注意力。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半个月来颜七夜一共进行了八次刺杀行动，每一次都是以幻术制造的各种意外让目标在大白天身死，虽然缇卫方面对此有所怀疑，可是大部分力量都被抽调出去追查夜莺的下落，剩下的缇卫本就是一群普通的军士，要指望他们发现什么和密罗幻术有关的凶手，那无疑是太高看他们了。

现在颜七夜所装扮的是一个守在天香楼外不远处的乞丐，这个位置可以很好地看到这酒楼大门口。很快，一个长髯高瘦的老人从天香楼出来，旁边两个护卫模样的从人警惕地看看四周，见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示意后面跟着的小厮去寻了停在后院的马车来。

拉车的是两匹一色雪白的骏马，这样的马在帝都价值千金，即使是公卿之家，有上一匹也会当宝贝似的供奉起来，更不用说拿来拉车了。

那老人的神情中带着些许冷漠和高傲，似乎前来靖恭坊是一件很不屑的事，但是颜七夜知道，这不过是一层不甚高明的伪装，这老人是天香楼的常客，里面的菜式明显很合他的口味。

身为大胤的监察御史赵观堰，出入这样的高档酒楼几乎是再普通不过的事。自从辰月入驻天启以来，监察御史的监察之责便凭空少了许多，这个曾让百官敬畏的官职也就跟着少了威严。若不是赵观堰与辰月教的某位达到“墟藏”级别的长老过从甚密，且有一个侄儿是辰月中资质良好的教士，单是他贪图美食享受的习惯，便够其他政敌好好参上一本。

赵观堰上马车的时候，一辆牛车从街角转过来，上面满满的都是木炭，是天香楼特意定制的。拉车的是一头健壮的大牯牛，牛的主人显然将它喂养得很好，油光水亮的皮毛下，是一块块凸起的肌肉。

观察了三天，才确定每天这个时候牛车会过来，计算好时间施展幻术让赵观堰突然之间对满桌的佳肴没了胃口，愤然离去，这些对颜七夜来说已经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毕竟，这是他连续几次得手后的第八个目标。

牛车停在天香楼的侧门，赶车的车夫熟练地解下套在牛身上的绳索，正要将牛赶开绑在一边好搬运木炭时，突然发现自己珍若性命的大牯牛突然双目赤红，那是要发狂的征兆。

车夫不是没见过这种情况，每当这头牛见到红色时，都会一下暴怒发狂，这也是所有牛的通病，因此一路行来，他都小心地注意四周，如果有穿红色衣服的人出现，立刻给牛戴上眼罩，现在周围明明没有任何红色，牛怎么可能突然发狂呢？

容不得他多想，那牛扬了扬蹄子，粗重地喘息着，双目紧瞪着赵观堰所乘坐的马车，然后猛地前冲，拉着缰绳的车夫差点被拖倒在地，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放开缰绳，才避免了被拖行的危险。

大牯牛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奋力前冲，虽然和马车相距不过十来丈，但掀起的扬尘已经让周围的人开始惊呼。马车旁的护卫也注意到了不对劲，一个面色苍白地护在马车前，另一个跳上马车，要在事情不可收拾时抱住监察御史跳开。

那名护卫显然力气极大，在大牯牛冲过来时，居然准确无误地抓住牛角，尽管人被带得向后磨出几尺，但奔牛的势子，毕竟是被阻住了。周围人轰然叫好，却不知那护卫因为这一震已经受了不小的内伤，只是强自忍着。

一向镇定的监察御史赵观堰在看见牛奔来时就被吓住了，若不是跳上马车的护卫搀扶着他，只怕早已经瘫软在车上。

“快走！”正和发狂的公牛角力的护卫被憋得满面通红，已经到了极限。马车上的护卫抱着赵观堰，不敢再犹豫，立刻往下跳，但脚刚一沾地，却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钻心疼痛，搀扶着赵观堰的手，几乎是本能地紧了紧。他在百忙中看了一眼脚下，那里有一块圆滑的石头，而先前，自己分明看见这是块空地。难道是自己眼花？不然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不容多想，手上搀扶的赵观堰发出愤怒的叫声，护卫这才醒悟自己抱着雇主的手，似乎箍得太紧了些。

急忙松手，还没有完全站稳的赵观堰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正要咒骂这愚笨的从人，马车突然传来剧烈的震动，然后轰然倒塌，赵观堰只来得及惊呼一声，旁边反应奇快的护卫已经将他推开，竟是以血肉之躯做了支撑，为他挡得一场惨祸。

赵观堰还来不及站稳，突然双眼鼓出，直直地倒了下去。他的颈部不时有血液冒出，主血管上正插着一根再普通不过的铁签！

周围的人一下炸开了锅，然后四散逃开，只有胆大的远远地在一旁围观，自以为是有热闹可看，却不料不久后就被紧急赶到的缇卫带走审问。

颜七夜早已经趁着混乱离开，无论身心都感觉疲倦无比，刚才那一幕看似简单，但其中牵扯的幻术和计算，却复杂到了极点。

半个时辰后，沈均锡呆呆看着蒙在白布中的尸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苦恼。

光天化日之下，堂堂监察御史，居然被一根铁签击杀？而引发这一切的“凶手”，不过是一头受惊的疯牛？

他知道如果这个报告交上去，即使是范大人对他宠信有加不至于因此受到太多的责难，但自己的前途也算是糟糕了，自己所管理的街区，却让如此心向辰月的朝廷大员离奇身死，作为一卫的副卫长，怎么也要承担些责任。

“大人，七卫的苏卫长来前来拜见。”门口的亲兵小声地禀报，这个时候谁也不想去招惹面色不善的沈均锡，亲兵也变得小心翼翼。

“还愣着干什么，快请！”

“是！”

与苏晋安一同进来的，是两个身着黑袍的辰月教士，其中一个稍微年轻的沈均锡曾见过一面，是三大教长之一的雷枯火的弟子赵瑞，据说郁非术法已经有了不浅的修为，是雷枯火所看重的亲信之一。

而另一个半闭着眼，似乎很不屑与沈均锡打交道，当沈均锡看到对方袍角那个不起眼的小小密罗纹章时，不禁神色一凝。

墟藏！

竟是辰月之中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的墟藏之一！辰月教内达到如此境界的，无一不是专研某项术法之人。即使不在教中担任具体的职务，可对于秘术的独特理解和狂热，让他们差不多都有着接近三大教长的实力！

“这位长老是……”沈均锡收起了那份在苏晋安面前的高傲，低眉顺眼地请教。墟藏这样的大人物，不是他得罪得起的。同时他心中又暗自嫉妒和恐惧，苏晋安什么时候和一位墟藏走得这么近了，这位大人物来此，又到底是什么目的？一位监察御史的生死，还不值得对方亲自跑一趟吧？

“谢云柏！”那墟藏睁开眼，淡淡地答道。

“原来是密罗大师谢云柏长老！谢长老来此，是为了监察御史赵大人之死么？”

“赵大人生前是谢长老的朋友，同时，也是赵瑞赵教士的叔父。”似乎是知道谢云柏不善多言，一旁的苏晋安帮忙解释道。

原来如此！

沈均锡心里有些七上八下，这两个辰月教士都不是自己惹得起的，若他们对赵观堰之死有了不满，那自己的前途……

不容他多想，谢云柏已经自顾自地走到赵观堰的尸体旁，轻轻掀开盖着尸体的白布，仔细地观察他脖子上的伤口。

“那个伤口没有任何问题。”沈均锡苦笑着拿过桌上的卷宗，虽然事发不过短短半个多时辰，但由于目击者众多，此时已经整理出一份还算完整的卷宗。

赵瑞一把拿过来，匆匆浏览了一遍，冷笑着道：“疯牛受惊冲撞了叔父的马车，而叔父的护卫将他推开，却不料倒下的马车碎片砸向旁边的小贩，而小贩本能地退却拉扯到了绷紧凉棚的绳索，绳索的另一头固定用的铁签因此弹出正好射中了叔父的脖子……世上，有如此巧合的事么？”

沈均锡的冷汗唰地下来了。虽然有不下十人证明了这的确是个巧合，但看着卷宗上的文字，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这么多的巧合会集中到一堆，然后让一名堂堂监察御史因此身死。

“如果只是赵大人遭此不幸，那么的确可能是巧合——可更巧的是，赵大人不是唯一被‘巧合’所杀的！”苏晋安同样从带来的包袱里取出几分卷宗，一边递给沈均锡，一边皱眉说道。

沈均锡低头看那些卷宗，都是最近意外死亡的官员。

“五月初三，户部侍郎钱仪与友人泛舟靖海湖落水，随行之人救援时因看见水鬼而放弃。”

“五月初五，鸿胪寺少卿左敬有突然自谪仙楼三楼跳下，头部触地而亡。”

“五月初八，男爵白青彦狎妓时中风……”

“五月初九，太仆寺卿徐越被烈马摔下，双腿骨折，颅内出血至今昏迷不醒……”

“五月十一，缙卫六卫都尉任玄机噩梦后自缢身亡……”

“五月十二……”

“五月十五……”

这样的卷宗一共有七份，若是加上新死的赵观堰，那么因为意外而身死的官员，则已经达到八人，即使最近他一心调查那使用天罗丝的刺客，再不关注其他事情，也发现其中的不对了。

“巧合太多，那便不是巧合！”合上卷宗，沈均锡长吸一口气，总结道。

苏晋安点头，望了一眼正以秘术读取赵观堰记忆的谢云柏，扭过头来对沈均锡道：“最近我们的人手大都集中在那个使用天罗丝的刺客身上，可是这半个月来，那人出手的次数不过四次，成功的却只有三次。从那天酒馆中对方表现的气势和杀意看，能造成的破坏应该远不止这点，反倒是这八个因为‘意外’而身亡的官员，引起的震动更大！”

“苏大人的意思是，会使用天罗丝的杀手只是明面上的幌子，真正的杀手，是那个能让人不知不觉间被意外杀害之人？”沈均锡眼睛一亮，问道，但不等苏晋安回答，又摇摇头自顾自地道：“什么样的手段，竟然能在不知不觉间造成无论怎么检查也看不出的意外？除非是妖术！”

“观堰的脑中并没有关于凶杀的记忆。不过，这世上有没有妖术能造成如此的效果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秘术可以。”谢云柏似乎读取完了赵观堰的记忆，直起腰来，冷冷地说道。

“果然！”苏晋安看着谢云柏，恭敬地问道：“应该是密罗幻术吧？除了高深的密罗幻术，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秘术，能让人不知不觉间在无法察觉的意外中丧身！”

谢云柏点了点头，然后又摇头，叹道：“是密罗幻术，但谈不上高深。看样子对方的幻术水平顶多相当于辰月中的‘执守’。但是，除了幻术外，那人应该是一位精通算学的天才！”

“算学？”苏晋安和沈均锡几乎同时问道，然后闭嘴，静听谢云柏下文。

“是，从卷宗上的记录看，所有的意外均是一环扣一环，缺少了任何一环这意外都不成立——如果是平日里精心布局推演也就罢了，可是在实际的刺杀行动中，其不可知的变数那么大还能让各种意外得以连续，这便必须依靠能在极短时间内计算好一切的天分了。这样的天分，怕是只有星相师才具备！举个例子来说，若赵观堰赵大人晚一息的时间上马车，那么他的护卫便不用跳上去再抱他下来；那头疯牛撞上马车时所产生的碎片轨迹，也不一定能恰好让旁边的小贩受惊而扯动绳索……这些变数，换了是你，要如何应对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若不精通算学，或是天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算好这一切，纵然是秘术修为远在凶手之上的我，也无法将刺杀做得如此完美！”

“找出那个人！”谢云柏继续道，透着不容置疑的居高临下。“我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以及，他的背后，到底站的是谁！”

抛下这句话，谢云柏带着赵瑞，竟然连招呼也不打，就那么旁若无人地走出去。门口守着的缇卫恭敬地目送他们离开。显然这样两个辰月的大人物，平时对他们来说也是难得一见的。

“沈大人一定很奇怪为何谢云柏牵扯进这件事吧？”看着两个教士远去，苏晋安却还留在此处，淡淡地对沈均锡道。

“不错，虽然明面上看赵大人是他朋友，但还不至于让他如此热衷。”

“说得不错，你可知道被杀的官员，几乎个个都多少与他有点联系，常去听他讲解辰月奥义。”

沈均锡脸色剧变，颤声道：“你是指……”

苏晋安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淡然道：“沈大人知道就好，有些事，说出来就不妙了。我们是军人，尽忠职守便是，不牵扯到辰月内部纷争中去。”

“怪不得，怪不得，我正奇怪，怎的以刺杀见长的天罗，居然也派出了秘术士！”

“不过，能培养出这样的秘术天才，那个背后的主使之人，已经呼之欲出了吧，在辰月内部，也就寥寥两三人而已！”

“但是，那个天罗刺客……”沈均锡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难道那真正的背后主使之人，竟胆大到与天罗合作么？

苏晋安揉了揉额头，道：“这也正是我困扰的问题，那天罗丝造成的伤口做不得假，除非辰月内部有人研究出接近天罗丝杀伤效果的秘术，能自创秘术的辰月教士，怕是只有大教宗阁下了，可他又怎会做自毁根基的事！”

“不管他们背后的主使之人是谁，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找出凶手的话，我们的官，也就当到头了！”

“怕不是这么简单！”苏晋安看着天边的浮云，仿佛那变化的云彩中藏着答案。“既然牵扯到辰月内部的纷争，总要寻几个替死鬼。你有范大人照应或许还要好些，可像我这般没有根基的军人，只怕会成为这些大人物权谋下的弃卒。”

沈均锡稍稍心安，可随即又紧张起来，苦笑道：“身为墟藏的谢云柏和雷教长的亲信赵瑞都卷入其中，你以为范教长会为保我而得罪两个辰月的高层人士？而最关键的是，我们无法肯定站在幕后的是另一位墟藏，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黑暗皇帝！”

苏晋安点头，森然道：“不管背后的人是谁，但若是把我们当做可以利用的棋子，怕也不可能让我们这些棋子乖乖地听话。只要找出那个天罗刺客以及天才密罗术士，不怕无法揭开真相！”

第一章 1

更新时间:2009-9-27 11:37:00

字数:3268

—

1.

雷枯火下了四人抬的轿，用自己的脚走在天墟最后的一段阶梯上，他的面前是天墟最高的观象殿。天墟是一个很诡异的地方，市井间传说，天墟里的宫殿会随着月相的变化而移动位置，一个误入其中的路人走一辈子也未必走得出来，而真正在其间行走的目垂们很快就会发现，无论在哪两个殿之间穿行，他们似乎一直都在走上坡路，从东向西走是在往上，从西向东走也是一样的。这些小小的把戏当然骗不倒雷枯火，可即使这样，最后的十几级台阶依然走得十分艰难。宽大的黑袍下，瘦弱得几乎不见的肌肉勉强地牵动腿骨，雷枯火就一级一级地慢慢向上走着。自从“枯萎”失败以后，雷枯火全身的肌肉就全部萎缩成了细细的一线，连面部也深深凹陷下去，如同干尸一般。对于辰月的教众而言，肉体的毁损换来的是在秘术之道上的极大进步，残缺的形态正代表了超绝的实力，和强大的权力，但是在最后的十几级台阶之前，所有的权力都如同无物，在台阶尽头的观象殿里安坐的，是蒙着双眼却能睥睨天下的辰月教大教宗，古伦俄。

十几级的台阶终于到了尽头，雷枯火努力将脖子竖起，青色的血管仿佛要从皮肤下跳脱出来。观象殿的大门缓缓打开，檀木的香味飘散出来，阳光像一把锋利的剑，斜着将殿内的景象裁成两半。离门槛两步的距离站着一个穿黑袍的少年，阳光正切在他的脖子上，他的脸藏在黑暗的边缘，隐约能看出一些线条。少年正在飞快拔高身体的年龄，一段时间不见，雷枯火也需要仰着头才能看得见他的鼻尖，好在雷枯火也并不想让他脖子承受太大的力道，他的脑袋就斜斜地靠在他的右肩上，魔魔恹恹地盯着应该是少年双目的地方看。藏在黑暗中的少年好似盯着雷枯火看了一会，嘴部的曲线突然微微向上翘了一翘，“老师已经等候多时了，教长请进来说话。”少年说完话，侧过身子，静静等着雷枯火通过。

刚被带过来时不过是一个野狗一样的孩童，现在竟也能与我对视这么久。雷枯火拖着不快不慢的步子，从明暗的分界走过，在他的身体完全隐没进大殿阴影中的一瞬间，靠在右肩上的脑袋突然又向后转了几分，脖子呈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然而身后的少年却正好背过身去，将殿门缓缓推上，地上的阳光被挤压成了细细的一线，终于消失不见。

脖子又恢复成先前的角度，雷枯火的喉咙里发出几声意味难明的咕隆之声，他的步伐仍是如先前一般不缓不急，向着大殿深处去。从殿门到大殿深处的路竟比上来的台阶还要长，两排立柱的尽头，香炉中的火光毫无摇曳的迹象，将一个枯坐的身影映到他身后的墙壁上。偌大的一个宫殿，居然只住着两个人。大教宗身边的一切无疑都是宽大的，雷枯火想起建造天墟之时，有人也嫌天墟太过奢华，与教义不符，大教宗曾说“非壮丽无以重威”，只是最初向大教宗提出类似劝谏的范雨时，早已经死在天罗的刀下。这些年有些说法在坊市之间流传，匡武帝七年，身首异处的百里冀临死前对着大教宗下了一个极怨毒的咒，百姓都说是百里冀的咒在使役杀人，先是白睦固一家一百余口，再是陈重，然后是范雨时。总有百姓会看到飞来飞去的黑影，然后就会死人。离着大教宗越近的人，死得就会越凄惨，就连天启城的百姓，因为看着百里冀被蛮子逼死没有去救，也都渐渐染上了瘟疫毒疮，最后，那咒里的怨会把所有死人的怨气都收束到一块，化成一根一人多长的针，将大教宗钉死在天启城墙上，正对着当日谷玄门外的战场。雷枯火是修习秘术之人，自然不会信这种无知愚人的蠢话，只是不知为什么，这话似乎传到了大教宗那里，而大教宗居然也就有些信了。

雷枯火在空着的席上坐下，隔着香炉望向大教宗，黑色的布条依然遮在老人的脸上，挡住了四目的接触，两条笔直向上的香线将视野割成三块。

“星辰在上。”雷枯火的嗓音仿佛砂石在互相磨砺般粗糙。

“星辰在上。”大教宗古伦俄的声音平静而不起波澜，或许，在这个空旷的殿中呆久了，任谁的声音都能变成这样。

不止一次，雷枯火想看看大教宗眼里究竟藏了什么东西，不过现在，他还是咽了一口口水，试图让声音和缓一些：“皇帝还有多久可活？”

“虽然有古音吊着命，可是术终究有它的极限。”古伦俄的脸上依旧看不出一丝表情，“大概最迟能拖到明天的太阳落山吧。”

“那么事不宜迟，应当即刻照着计划执行。”

“朝中的势力要如何安抚？”

“都是些坐吃等死的老人，不用记挂。”

“天启的乱党又要如何？”

“老人身边的狗，虽然叫得凶，不过是些狗而已。”

“诸侯呢？”

“提线木偶一般的玩物，我辰月又几时怕过他们。”

“好，那你去吧。”

“星辰在上。”雷枯火直直地起身。

“星辰在上。”

“带上杨拓石吧，或许会有用到的地方。”大教宗的声音从身后飘过来，依旧不带一丝感情。雷枯火一成不变的步调顿了一顿，斜倚的头向前转了几分，算是点头，不快不慢的步子又继续向前。古秋连仍等在观象殿的门口，为雷枯火打开殿门。

“枯火走了么？过来吧，秋连。”大教宗的声音从观象殿的深处传到门口，声音不大却十分清楚。古秋连关上殿门，将刺眼的阳光挡在殿外，穿过长长的一段路，走到大教宗的身前。

“坐吧。”大教宗指着刚刚雷枯火坐下的地方，古秋连恭敬地坐下。

“秋连，”大教宗的声音突然变得富有弹性，“你看枯火如何？”

“雷教长身具异能，是教中柱石。”

“那么我呢？”

“老师是神在地上真正的代言人，凡俗如秋连不敢妄言。”

“不敢妄言啊……”古伦俄的左手拖住了下巴，再不是端坐的样子，“刚刚在枯火面前，我又是不是问了太多问题？”

“老师斩吕眉山、擒白师道、灭……”古秋连顿了一顿，“灭百里冀，哪次不是算无遗策，既是算无遗策，就需要掌握全盘的布局。”

“算无遗策。”古伦俄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吕眉山那次，我把你留在车里，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来，怎么又会是算无遗策？”

“可是星空诸神庇佑，最后走出来的还是老师。”

“原来是诸神庇佑，”古伦俄的笑容越发绽放开了，“秋连你随我修习秘术，我可教过你半句诸神庇佑的话？我们辰月又不是成贤坊的路边骗子，诸神庇佑这种事，以后再不要提。”

“是。”古秋连点头，“老师说过，‘兵强则灭’。吕眉山、白师道、百里冀，都是万中无一的强者，越强大，离毁灭也越近，这是神为他们准备的结局。所以诸神虽不庇佑老师，但是老师走在神划下的道路上，因此老师能够取他们的性命，并不是侥幸。”

“嗯，难为你还记得。”古伦俄左手托腮，似乎在等着古秋连继续。

“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从他的对手身上就能分辨出来。猎犬只配追逐野兔而不敢面对猛虎；屠夫只会和米贩抢夺地盘，当官家走过的时候，两个人都不敢放肆。死在老师手下的，无一不是当时的最强者，所以老师，是一个只杀最强者的人。”古秋连自觉回答得无懈可击，对此颇为满意。

“说得好。”古伦俄竟然拍起了双手，清脆的掌声在宽大的宫殿四壁来回撞击，“那么秋连，告诉我，现下的最强者又是谁？还有谁值得我去动手呢？”

“这……”古秋连突然发现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浑身的毛孔都在张开，一股燥热的气息劈开了大殿深处的凉意，在他的后背处来回冲撞。

“朝中……”

“不过是些坐吃等死的老人。”

“天启的乱党，天罗，是天罗。”

“老人身边的狗，虽然叫得凶，不过是些狗而已。”

“各地的诸侯总有几个有器量的人物。”

“提线木偶一般的玩物，我辰月又几时怕过他们。”

“百里恬，南淮的百里恬，连范教长都曾经失过手。”

空空的大殿中突然安静了下来，被古秋连急剧的话语吹乱的香线又恢复成笔直的两条，从香炉的孔洞里向上慢慢地飘着，古伦俄伸出一根手指，在古秋连面前轻轻摇晃了两下，又蓦地指向自己，“当世最强的人，就是我自己啊。”

古秋连的双眼倏地睁大，然后又眯成细细的两条线。

“除了自己，我又有谁可以去杀呢。”古伦俄的声音又回复成先前和雷枯火说话时的冰冷，香炉上的香线却微不可察地左右动了一下。只一下。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一章 2

更新时间:2009-9-27 11:37:00

字数:1330

2.

“衍老，御医那里传来的消息，皇上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年轻的公子身穿白衣坐在回廊之上，闭目嗅着逐渐逝去的桂花香气，一头黑发披散到肩上，竟有了一些出尘的气象，“可是太子还被人软禁在东宫里呢。”

“三公的上书全都递不到内廷，宗族的长老也被挡在宫外，别说见到太子，就是通个消息都做不到。这样下去，不是好事啊。”六十多岁的老人面上满是愁色，端着茶碗随着主人心情的激荡而微微发抖。

“太子还好么？”

“昨天晚上左将军借巡城的机会在宫墙上走了一圈，东宫里的缇卫阵势没变，太子应该还没事。只是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

“连衍老你来喝一杯茶，门口都会多十个探子，我们其实也是自身难保啊。”白曼青的脸上忽然多了一抹掺着苦涩的笑意。

“辰月一手遮天，就连我白氏宗祠，也已经尽是辰月的弟子。也不知，这胤朝大好江山，是要姓白，还是姓古了。”白衍一声长叹，放下了茶碗，目光怔怔盯着院子里点点星散的桂花花瓣，一时没了话语。

白曼青缓缓睁开双眼，直视白衍无神的双目，“宗室的力量，朝堂的奏闻，在此事上已经无能为力，我们唯有……寄望武力。”

“我们哪里去找武力？”

“白氏宗族没有的力量，可以向外人借取。”

白衍一惊之下，打翻了几上的茶碗，茶水带着一种宛南“吞烟”的独特香气，缓慢又坚定地滑向小几的边缘，一滴一滴落在白衍的衣襟上，“曼青，你不是一向说‘暗杀不能决定历史之去向’么？何况我们和他们，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又要怎么去借？”

“‘四大公子’齐名已久，我总还有一些联络的手段。”白曼青伸手从内袋之中掏出一封信笺，按在几上，用食指压住慢慢滑向白衍，“我已经秘密传信给顾平临、魏桂城和苏春山，约下见面的地点，我的邀请，他们不会不到。可是缇卫监视太紧，怕是我根本不出不了们门，只好劳烦衍老明日阳时初到笺上背面的地址，至少可以见到那三个人的代表。三人之中，能够将太子解救出来的，只有苏春山，但是少了另外两个的配合，春山君就算救出人来，也藏不住。”

“曼青，你可要考虑清楚，悲梧就是死在那群刺客手上，宗族之中，也多有弟子损伤。我们白氏，其实和天罗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啊。”白衍看白曼青默然不语，想到民间传言“紫陌寂静春山冷”，这个白家世侄，是他从小看到大的，虽然轻易不发表意见，可是一旦决断的事情，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只得将信笺收好，问道：“见面之后呢？”

“平临、桂城和春山，虽然各有耳目，但是宫中的事情，终究不会如我清楚。明日衍老你只需说明现下的情形，相信他们都能明白时局的险恶，这次若再让辰月挟天子以令诸侯，反抗辰月的势力再无翻身的机会。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道路的分歧，只好暂时放下。”

“贸然求助，他们可会答应么？”

“平临桂城都深明时务，必然不会拒绝，唯有苏春山，是个狂放浪荡的人，不好估计。不过，我在信封中放了一物，到时拿给他看，他自会答应。”

“信中是？”白衍沟壑纵横的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春山君苏秀行，在帝都之中出名的刺客头领，行事诡秘激进、性情冷漠，传闻天启城进行的刺杀，有一半是经过他的授意，另一半，是对他的报复。

“一封为唐国申辩的上书而已。”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一章 3

更新时间:2009-9-27 11:37:00

字数:1544

3.

如果不是和人有约，白衍不能想象天启城内还有成贤坊这样的地方：附近鱼市的腥臭远远地飘散过来，让人眼前不由自主地出现鱼肉猩红的颜色；地面横溢着污浊的脏水，天启城内发达的下水道分明就在巷外，可是这里依然如同三天前刚下过雨的样子；最大的反差还是来源于巷道的狭窄，能六辆马车并行的官道就在一丈不到的地方，可是刚进了成贤坊，白衍就不得不用双手提起袍服的下摆，在从者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避开地面积水的坑潭，同样需要躲避的，还有举着竹竿相互追逐的邋遢孩童们。短短的一条巷道白衍足足走了半刻钟的时间，终于挨到了相约的院子门口，看着苍青袍服上沾着的星星黑色泥点，白衍苍老的脸上又多了几条皱纹。

站在门口的倒是两个衣着整齐的青年汉子，与这条街巷的气氛显得格格不入，却让白衍舒了一口气。一个从者的手伸进衣服里，抽出一封信的一角，仅仅露了一个红色的印章在外面，站在门口的青年便侧身把两人让了进去，复又用身体堵住门口。

进门之后是一进不大的院子，似乎是刚刚收拾过，还有一张木质的床架贴墙竖着放在一边，一个只穿着短衫的男人正持着一把斧子站在柴堆之前，见到他们进来，

也并没有显得更惊讶，只是将头一侧，朝向后面的大门紧闭的大堂，之后便不再理他们，径自从柴堆里拿出一段柴，劈了三下，却也不再继续。在这当口，大堂的门从里面被打开，一个穿着武弁服装，斜挎了一把剑的人站在门边，盯着白衍仔细看了看，说：“平安君请随我来。”

白衍跟随着持剑的人穿过了大堂，又经过了七拐八绕的几个小门，在两堵墙间的一条无人的小路里走了一阵，终于走进了一个看上去还颇为宽敞的房子。屋子只有正中放了一张油漆剥落的桌子，桌上点了几根蜡烛，才勉强能看清整个屋子，此外还有四把椅子，四面堆满了麻袋，不知里面放的是什么。

白衍进了屋子，微微皱了皱眉头，房子里一股腌臢的味道，倒比外面的巷子还难闻些。一些高大的汉子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抬手对旁边一个有些英俊的青年男子压了压，示意他不必起身，抱一抱拳，随即将白衍迎了进去。

“衍老，久闻大名，今日终得相见。”高个的大汉哈哈笑道，声音中充满了豪阔之气。

“桂城君一向可安好？”白衍一眼认出眼前这个大汉，就是今日的目标之一，桂城君魏长亭。

“不怎么好，被杨拓石打得只能夹着尾巴跑来跑去，连进个城都要偷偷摸摸。”魏长亭虽是这样说着，面上却看不出一丝馁色，“我来介绍一下，这位便是信诺园的顾襄顾先生。”

“常听曼青说起，顾先生是平临君的左膀右臂，今日一见，果然气度不凡，倒要令老朽感觉空活了一把岁数。”白衍深知今日事大，对这位顾西园的管家也是礼数不缺。

“不敢不敢，衍老为国事殚精竭虑，我家公子也是很佩服的。我家公子收到紫陌君传信，只是不便亲来，还望衍老宽恕则个。衍老有什么吩咐，我一定带到。”

“不敢说吩咐，只是此事确实事关重大，因此曼青才不得已召几位一叙，只是他现在也行动不便，只好由老朽代劳。对了，怎不见春山君？”

“倒是有些怪，”魏长亭摸了摸下巴，“这个家伙一向守时，却不知今日怎么误了时辰，莫非是路上遇到什么事？”

“我怎么会出事？佣兵你不要乌鸦嘴在背后咒我！”一个瘦削的人影出现在屋子门口，一袭青衣仿佛是他的名刺，桀骜不驯的头发用一根绳子拴住，他的手上提着一个布包，身后还站着一大一小两个人。

“你还是这么喜欢吓人，刺客。”魏长亭一语道破来人的身份，正是和他同在缉卫通缉榜前列的春山君苏秀行，“你迟到了。”

“路上拍死几只苍蝇，耽搁了一会。”苏秀行将布包向地上一丢，三个圆滚滚的东西骨碌碌掉了出来，在地上滚了几圈方才停住。

白衍定睛一看，只觉得脑门被轰地捶了一下，地上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三个人头。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一章 4

更新时间:2009-9-27 11:37:00

字数:1543

4.

与成贤坊一街之隔的安邑坊是天启城市民生活的典范，早上明时刚到，太阳还是柔和的红色，安邑坊的街巷里就有人活动起来。院子里，洗漱的水撞击在井边水道的石栏上，与挑着担子在深巷中边走边叫卖豆浆的货郎的叫卖声混织在一起，催促着还在安睡的人们快些起床。临街店铺的伙计们纷纷拿下挡住店面的木板，开始一天的工作，巷口一字排开的早点摊子边上，放着朱漆脱落的桌子。围坐一圈的多是相熟的街坊邻里，道过一声早安之后匆匆吃下一日的第一餐，便离桌而去开始一天的生活。

在“柴记馄饨”的招牌边上，两个青年男子和一个孩童正占住了一张桌子，打发他们碗里最后的吃食，而他们身边的客人，也已经换了两拨。桌子中间叠着三个用过的瓷碗，最上面的一个里面装了浑浊的汤水。

“老大，还等不等他？这家伙八成又在哪家妓院里鬼混。”铁中臣看着又快见底的碗，一边抱着肚子打出一个饱嗝一边抱怨道。

“再等一等吧。”苏秀行突然压低了声音：“这里还有戏可看。”

铁中臣的眼神一瞬间冷了下来，他的上身微微前倾，双手向袖子里伸去，再往前一寸，就可以摸到短刀的刀柄。一根油条突然伸到他的面前，直直点在他的双目中间，夹住油条的筷子俨然在苏秀行的手中。

“最后一根，你也吃了吧。”

铁中臣松开紧绷的肌肉，将双手顺势叉到一起，用手肘撑住桌子，微微眯住的眼睛左右看了看，“不是应该还剩三根么？”

“没了，左边这根是我的，右边那一根给小猴子，”苏秀行闲着的右手先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边上面无表情的少年，“就剩一根给你了，要不要？手举着酸。”

“放着吧，我一会再吃。”铁中臣斜着身子，用右手揉了揉微微鼓起的肚子，目光却趁机掠到了身后戴着斗笠的三个人。

“老板，再来一碗辣胡胡辣汤汤。”苏秀行伸手叫道。

“好——嘞。”一碗冒着热气的胡辣汤很快端到了桌上。

围坐小圆桌的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突然都安静下来。铁中臣看了看苏秀行，苏秀行低下头专心致志用勺子调戏面前快空的碗里剩下的几截馄饨皮，不再看铁中臣一眼。铁中臣转头盯着一边的关予彦，关予彦也直直地看回来，缓慢而坚定地摇了摇头，当这个孩子这样摇头的时候，铁中臣就知道即使拿着两把斩马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也不能改变他的主意了。身旁又有一桌客人离开了桌子，身后的三人却迟迟没有挪动位置的迹象。铁中臣摇了摇头，伸手把刚放上桌子的胡辣汤辣胡汤慢慢拖到自己面前，右手拿着勺子反复地搅来搅去，眼睛却轮番在另外两个人脸上停留。关予彦毫不犹豫地对视回来，苏秀行好像觉察不到他的目光一般，继续调戏着碗里不多的汤。铁中臣将一勺汤舀起来放在嘴边吹了三口，始终不能把勺子放进嘴里，吹到第四下的时候，一只手斜地里推到铁中臣的右臂，一把将在嘴唇边打转的勺子推了进去。“趁着热吃吧，不要等它凉了。”苏秀行说话的时候，右手还没忘了拿着勺子在自己的碗里慢慢搅动。铁中臣望着满满一碗胡辣汤，苦笑着摇了摇头，自从跟了这个老大，这样的时候是越来越多了。

一辆黑色的马车停在成贤坊的巷口，一个仆从从车上小心翼翼地接下了一位六七十岁老人，老人花白的头发整齐地束在方冠里，虽然有仆从在一旁扶着，步伐却丝

毫未见散乱。“哗”，戴斗笠的客人在馄饨摊上丢下了一把铜锏，匆忙起身离开桌子。

“吃这么慢，不等你了。”带着斗笠的三个人已经快步走到了巷子口，苏秀行拉着关予彦从桌上离开，“记得把最后一根油条吃了，特意留给你的，不要浪费。”又是一串铜锏出现在混沌馄饨摊上，高低迥异的两个身影也出了巷子，三人围坐的桌上只剩了铁中臣一个。铁中臣飞快丢下刚喝了一口的胡辣汤，双手拢在袖子里迈步就走，走到第三步急急转了个身，从袖口里伸出右手，抓上筐里最后一根油条叼在口中，又返身冲了出去。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一章 5

更新时间:2009-9-27 11:38:00

字数:2023

5.

柳兴快步走在成贤坊腥臭的泥地里，急速落下的鞋踩在烂泥坑里，激得泥点溅起半人多高，鞋子早就被湿泥盖住，连新买的衣服上也沾了不少，斗笠早已经不知道去向，大概是在前两个转弯的时候就被巷边店门上挂的钩子钩走了。吧吧吧吧，只能听见鞋子和水面砸到一起的声音，心脏在胸里上上下下地跳，恨不得要出来透透气，喉咙却好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喉结卡得气管生疼。左拐，跑过一条不长的小路，腿上好似灌了铅，又不得不停下来快走两步，接着右转，是一条长了杂草的小路，在被膝盖高的杂草遮住的墙边，有一个洞。后……后面的人追不上我，没有能够比我更熟悉这个坊，柳兴想着，在洞前停下来，试图听一听周围的动静，可是只能听见自己重如击鼓的心跳。来不及细想，柳兴拨开乱草，露出肮脏的洞口。他弯下身子趴在地上，手脚并用死命向墙里爬去。毕竟是小时候玩耍时爬的洞，长大的身躯是爬了进来，可是新买的衣服从腰上撕了一个大口子。柳兴靠坐在土墙角

，粗粗喘气，坐下来的一瞬间仿佛全身的气力都从背上流走了，这时候他才发觉头上的汗已经顺着脸流到下巴，滴下来沾湿了整个前襟。

真是怪物一样的两个人啊，还没来得及看清怎么回事，小刀的身子就从中间整齐地裂开了，就像杀鸡的时候一样，血直向上飙到墙头。在小刀的身子分成两边倒下去之前，那个穿白衣服的高个子怪物甚至还来得及笑了一下，那个眼神……就好像在看一个死人。柳兴不是没见过死人，瘟病、狼头疮、带着刀的流氓，甚至他自己，随便哪样在成贤坊里都能杀人。可是隔着好几步，这么杀人，一定是老刘头说的夜里飞来飞去的怪物。跑，掉头就跑是唯一的念头。想到这，柳兴打了个哆嗦，手抖得像筛糠一样，握一个拳头都握了两次。

渐渐地，能够感觉到风在把汗吹走，心跳也稍微慢了一点。墙那一头的巷子里始终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看来那两个怪物没有找到这里。怪物，一定是怪物，早知道也不用作死去做什么探子，留着小命比什么都好。钱，钱再多又有什么用。钱……糟了！柳兴抖抖索索的手伸进衣服，衣兜里空空荡荡，装钱的袋子在路上丢了。柳兴不由又是一阵心痛，差点把命丢掉，好不容易从怪物手里活着逃出来，却把到手的钱全部丢了，三个金铢足够舒舒服服过上两个月的日子。难怪路上听见金属撞击的声音，一定是钱袋掉在半路了。爬出去？遇上那两个怪物怎么办？可是就躲在这里，不知谁路过就拣捡走了。三个金铢，柳兴在仔细计算着。

“这是你的钱袋？”一个还略显稚嫩的声音从柳兴头上传下来。柳兴把头用力向后仰去，墙上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短短的头发大概是刚刚剪过，还留着钝钝的发角，小孩右手平平地伸着，食指和拇指小心翼翼地捏着两根沾着污泥的细线，细线下面吊着一个扎口的黑布袋子。

小怪物！柳兴一惊，想要跳起来，却发现身上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只是脖子抽动了一下。“怪……大爷，”他的声音里带了哭腔，“钱你们要多少都请拿去吧，我从来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就饶过我的小命吧。”

少年轻轻摇了一下头，“老大说的是要你的命。”

“可是我和大爷们……”

“再说我要你的钱干什么。”

“……从来没有过节……”

柳兴感觉到脸上湿湿的，红色的喷泉向天空喷溅水花，源头就在他的脖子下面，接着天地开始旋转，野草离他的头越来越近。在这世上的最后一眼里，柳兴发现那个孩子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崭新的，没有沾上一点泥点。

“真是怪物啊……”

“啪”，脏兮兮的钱袋落在死尸的脑袋上。

6.

“朋友，借你一件东西。”铁中臣双手笼在袖子里，出现在巷口。

对面的人把斗笠拉高了一点，右手插进衣兜，仔仔细细上下打量了一番铁中臣，“你是混哪里的？”

铁中臣瞥了一眼对面那人的右手，一步一步走向他，“看来是不肯借啊，也好，那我就自己来取了。”

“要借什么？”

铁中臣又逼近了两步。

“不要再往前了。”一把匕首从衣兜里翻了出来，直直对着铁中臣。

“有意思。”铁中臣快速走了两步，第三步的时候已经跑了起来。三步、两步，对面的匕首直直刺过来，铁中臣极快地侧身，两道寒光从他的袖口里翻出来，第一道将一个抓着匕首的手带向天空，第二道分开了头颅和身体。身子还维持这着前倾的架势，带着斗笠的头顺着墙角滚落。

“借你的性命。”

“啊！”

铁中臣抬头看去，一个披着长发的女孩抱着稻草做的娃娃侧着身子站在巷子的另一端，仿佛正要经过，刚砍下来的头颅蹦跳着向她滚去，正停在她的脚边。女孩子抬头瞪大了眼睛看着双手持刀的铁中臣。

“不要怕，”铁中臣不知道是不是该丢下短刀，他猜他的表情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叔叔……叔叔刚杀了一个坏人。”他弓下腰，慢慢向小女孩靠近，“叔叔是好人，好人知道吧？就是杀坏人的人。”铁中臣试图伸出手去安抚小女孩，却发现手上还握着刚刚杀人的那把刀，一滴血从刀刃上滴落地面。

小女孩扭头想跑。

一蓬血溅在墙上。

第二章 1

更新时间:2009-9-27 11:39:00

字数:1880

二

1.

天启南面的胜武坊最靠近郁非门，和它东面的伏远坊中间夹着能容十二辆马车并行的官道，是出征时的军队常走的要道。胜武坊原是五城治防司的属地，缙卫成立以后，五城治防司便被并了进去。现在这里插的旗上画着的，是代表缙卫第四卫的篱天剑。

“卫长。”四卫副卫长宁奇身穿铠甲站在屋外，屋内阵阵热浪迎面扑来。

“快进来。”风呼呼地被鼓进风箱，说话人的声音一如炉中的铁器，宁奇听到忙将门推上。屋里像是一个蒸笼一样热气升腾，宁奇的额头马上渗出汗来。

“等等。”赤着上身的汉子双手夹着铁钳，将一根烫得赤红的金属放进一旁的水缸里，一阵水雾蒸腾起来，让已经闷热到极点的屋子更加炙人。杨拓石背上的肌肉虬结起来，侧身时又如水一般舒展开，铁条一般的胳膊带着铁锤一锤一锤砸向铁砧，金石交击的声音在屋里荡来荡去，震得宁奇胸口一阵阵翻涌。

“让你久等了。”新打好的剑被放进剑筒，杨拓石抄起一块毛巾，在额上磨了一抹，转头看见湿成一个汗人的宁奇，不禁笑了笑，转手把椅背上的毛巾抛给他，“这么热也不说一声。走，我们去亭子里说。”

“东宫还在被二卫的士兵围着，不过也没有增派人手。”

“恩恩，雷枯火怎么说？”

“我没见到他，宫达说雷教长已经准备万全。”

“这个死要面子的！也罢，怪我多事了，倒是劳烦你走这一遭，还要遇着冷脸。”杨拓石两条眉毛向两侧耷拉下来，感觉整个人顿时委顿了不少，正像极了雷枯火面无表情的脸。

“只是……如今天启城内龙蛇混杂，要带走一个人，恐怕二卫那点兵力还拦不住。而且……”

“有话不妨直说。”

宁奇想了一想，终于还是开口：“我们入伍从军，多的道理不懂，只想保一方平安。因此虽在缙卫做事，也是为国效力，只是卫长这做法……宁奇不明白。”

“不明白，还是不赞同呢？”

“今上命在旦夕，雷教长又派兵围了太子东宫，分明是图谋不轨。卫长这么做……这么做岂不是助纣为虐，与篡国者何异？卫长在军中也算响当当的人物，这样做又何苦呢？”虽然坐在凉亭里，宁奇的额上依然沁出了汗水，顺着先前在屋里的汗迹淌下来，滴在杯子里。

“我说怎么这几日里看你神思不定，还道是天气热的，原来是存了这个心思。”杨拓石似乎并不生气，喝了一口茶慢慢说道，“照你这么说，雷教长和我都是篡国反贼了？”

“宁奇不敢。”

“不敢还是说了。”杨拓石盯着宁奇的双眼，宁奇毫不示弱地反瞪回来，“看来今天不给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你是不会善终了。你还记得我们哪年进的天启么？”

“圣王元年，吕眉山伏诛，京中撤换大批军官，那年我跟随卫长进入天启。”

“那你又是哪年升的都尉？”

“圣王二年，随卫长奉诏讨伐白师道，因功迁金吾卫都尉。”

“又是哪年升的副卫长？”

“圣王八年，缙卫第四卫副卫长兼领金吾卫右中郎将。辰月和卫长的知遇之恩宁奇不敢忘，只是这等毁坏国法谋刺皇亲的事情……宁奇绝做不出！”似是想起什么，宁奇将手中杯子紧紧捏住，“谁要做，我也不会放过。”

“好！不为利所动，正是我军人本分。你既说保一方平安，不知如何去保？”

“总不是将当朝太子软禁起来的保法。”

“你可记得，辰月入京之前，这胤朝是个什么模样？太清宫里只有太监没有皇帝，各个诸侯借着皇帝的名义相互攻伐。赤乌二年，夜北涨水，夜衣侯与彭国争胜，绝了销金河的堤，不料，彭国弃了夏东三城，大水反直冲到安西城下，淹了整整千拓土地。彭国军队反攻过来，就守在高地两个月，对随处可见的难民视若不见，水退一尺，则前进百步，步步紧逼威胁。殊不知城内军民暴动，早杀了夜衣侯要投降，苦于大水封城，退不出来，城里粮草断绝，竟到了吃人的地步，等水退彭军入城的时候，早已是一座死城。夜衣侯害了自己性命不说，还连累十万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国法又在哪里？天启城里，十三太保可以当街杀人再施施然离去，哪个皇亲又敢多说半句？到得今上从澜州进京，吕眉山伏诛，市井间方才得了一些太平。”

“正是国不可一日无君，有了皇帝，自然大家安分，不能随便生事。既然如此，我们正当扶助太子继位，免生动乱。”

杨拓石板着的脸突然笑了，“放心，胤朝气数未尽。只是……有些作乱的小贼，却不可不除。”

“卫长的意思是，这次其实……是用太子做饵？”宁奇松了一口气，想了一阵，又说道：“这也未免太过行险了。”

“也不尽然，只是时局如此，不得不借着由头另做些打算罢了。你信不信我？”

“信！”

“好，就看看这胤朝江山，到底落在谁的手上吧。”

第二章 2

更新时间:2009-9-27 11:40:00

字数:1999

2.

夏季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前日日的暴雨将翠微阁刷洗一新，可刚过了半天，屋里就开始热起来。莫研摸了摸衣角，褶皱却总也抹不平，不禁让他微微有些不高兴。他回头看了眼床上的女人，还贴墙睡着，青葱般的胳膊懒懒抓着半截被子，如玉的背部整个露在外面，透过青烟帐看去别有一番味道，平稳的呼吸表明女人还在睡着。莫研安下的心又是一阵悸动，不过他知道现在不是磨蹭的时候，转过头来，轻轻挪开压在他的裤子上的腰带，把裤子一点一点抽出来，站着开始往上拉。拉到一半的时候，莫研听到纱帐滑动的声音，猛一回头，正对上女人的眼睛，女人右手扶着纱帐，左手掖着被子，不声不响地盯着他，披散的头发垂到肩上。莫研不由一阵心慌，拉裤子的手也慢了半拍，习惯性地挂上一张笑脸，“我……”女人对他的谄媚没有任何反应，依然半坐在床头看着他，眼中不知是喜是悲，莫研索性冷静了下来，拉起裤子，手上系住裤带，“我还有事，这就要走了。”看到女人的神色依然没有变化，莫研暗暗吸了一口气，走过去轻轻吻了女人一口，女人没有回应，软软的嘴唇如同海绵一般丝毫没有弹性。他看了看天色，知道不能再耽搁，放开女人。

“真的要走了。”莫研这样说着，一多半是对着自己说的，转身向屋外走去。阖上房门的时候，他终于听到微不可闻的一声叹息。

3.

“这三个家伙在外面盯了这里许久，险些被他们逃掉。”苏秀行做了一个抹额头的动作，头上却不见一丝汗，“让他们去回报杨拓石就有你受的了，佣兵。”

“承你的情，”魏长亭似乎不想在这件事上多做纠缠，“想必你也是收到秘信才来这里的，废话就不多说。我来介绍下，这是衍老，这是顾先生。”

苏秀行冲两人拱了拱手，算是打了招呼。

“今日将大家召来，实是情非得已。曼青托我今天将大家聚到这里是因一件要事。”白衍的话一出，剩下三人都凝神听他说话，“崇吉怕是撑不过今天了。”

白衍口中的崇吉，正是胤朝第十三个皇帝，胤匡武帝白崇吉。很难说这是一个胸怀大志的皇帝，后世史学家评价时，都相信他不过是一个在不适当的时间被推到这个位置上的适当人选。当他登基之前，宫里的太监们把持着朝政，大大小小的诸侯们每天都在厮杀，举着的都是那并不存在的皇帝的名号。他登基之后，辰月代替了太监掌控了权力，大诸侯杀死了小诸侯，随后又被南下的蛮子杀死；然而也不能说这是一个毫无作为的皇帝，在他掌政的时间里，无论世家大族还是堂上高官，都以禁欲简约为荣，平民和世家的子弟可以坐在一间屋里学习相同的知识；无论如何，现在，他要死了。

皇帝不单单是一个人，而是整个胤帝国的象征。所以，一个皇帝的死永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指定继承人。历朝历代，因为此事而起的争端不在少数，然而历史总是很难让人得到教训，相同的剧情总是一再上演。这一次，也不例外。

“其实崇吉一个月以前就重病不起，进宫也总不得探望。”白衍徐徐说道，一面观察三人的反应。

“要说辰月那些国贼没在里面掺一脚，我第一个不相信。”苏秀行随意拉了张椅子已经坐下，翘着脚听白衍说话。

“他们的胆子，已经大到敢谋害皇上的地步了？”发问的正是顾襄。

“事情倒并不如诸位所想。”白衍及时止住了两人的话头，“三天以前，太医院的柳先生就托人偷偷给我带了消息，说皇上必熬不过当日，之后他们就被赶了出来，老先生深以为耻。然而昨日，他们又蒙诏进宫，这一次皇上的情形倒比先前还好上了几分，想是古音用了一些辰月的秘法，拖住了时日。但是秘法终究不能逆天，昨天夜里，柳先生又一次被召进宫里，这一次皇上的情形却比前几日都要坏。国丧……快到了。”

“所以辰月非但没有害皇帝，反在护着皇帝？他们转性了么？”苏秀行不屑道，随即想了想，问道，“皇帝横竖要死，倒不如想想还活着的怎么办，我听说，东宫被围也有十天了，说是保护，其实和软禁也没什么区别了吧？”

“苏贤侄说得正是，辰月之人从不做毫无目的之事，为皇上施法延命，恐怕还是为下一步做准备。只是太子被围在东宫里也有些日子，目前这个局势，还请诸位拿个主意。”

“辰月真就欺我朝中无人了么？”魏长亭不由叹了一口气。

“我听说……册立新君，需要皇帝的旨意与白氏宗祠长老共同认定方可，若是空有皇帝的诏书而无宗祠的认可，也不能名正言顺地即位。如今太子名分早已定下，

纵然宫中被辰月控制，总还有白家宗祠可以想想办法。紫陌君和衍老都是白家的长老，办法应该比我们多，却不知将我们几个宗祠之外的人召集前来，是如何打算？”顾襄试探问道。

“呵呵，宗祠长老，这名号不知道还值几个钱。早年兵强马壮的时候还不是被辰月戏弄得死的死逃的逃……”白衍一时心伤故事，不由岔了心神，随即振声道：“如今情势，已经是火烧眉毛，崇吉归天后，太子命运如何实在难以预料。以各位和辰月的立场而言，若是辰月扶立一位傀儡新君，各位又能安睡否？”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二章 3

更新时间:2009-9-27 11:40:00

字数:1878

这一句话明显是有备而来，击在与会中人的心里，即使是素称冷漠的苏秀行，也不禁微微变色，陷入沉思之中。

“那么白家宗祠……”魏长亭询问道。

“自家事自家知，宗祠若还能有一丝靠得住，我又何必站在这里求各位帮助。”白衍摇了摇头，“曼青是想，托我向各位求助，共同将太子从宫中救出。非常人行非常事，还望几位能够倾尽所能，将胤朝从这场危难中解救出来。”

“所以白曼青是托你来求援的？向我们？”苏秀行面上流过有一丝轻微地哂笑痕迹，却被白衍收在眼里。

“从宫中救出来？这是紫陌君说的？”魏长亭也不免有些急促地问道。以魏长亭对白曼青的了解，那是个温和得不能容下任何杀戮的年轻人，他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刀兵不能济世，暗杀不可救国’，甚至连自己和缇卫的这些对抗，在他眼里也是

不妥当的吧。很难想象入宫劫人，还是劫太子，如此激烈的想法居然会出自白曼青。

“难道非要用此等激烈的手段？不能密诏勤王么？”顾襄也有相似的疑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即使现在就拟好檄文，遍传各国就需至少一个月。即使国主们许可，筹备粮草、马匹和募集挑夫至少就需两个月，到那时候太子恐已经遭到不测。到时候辰月控制了天启，只怕各国的义军反成了叛国的贼人，辰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功夫，见得也太多了。”白衍又叹了一口气，转头向苏秀行与魏长亭说道，“这确是曼青亲口对我所言，他知道过去的一些议论难免让春山君不快，只是此事办成，还须着落在春山君身上，因此特意嘱托我将此物拿与春山君过目。”

“哦？”苏秀行饶有兴味地接过白衍递来的纸片，其中乃是一封百里恬登基之后，白曼青替唐国申诉的奏折。苏秀行将奏折慢慢揉成一团，靠在蜡烛上点燃，“说来入宫救太子也是玩命的活。几个字就想买我和我的手下的命，白曼青的算盘打得也太精明了。”

气氛一时冷了下来，谁也知道，这件事能不能成，便在苏秀行一人身上，魏长亭与顾襄便是想施力，也是爱莫能助。

“其实……我的部队倒是三日内可以赶到天启，可是进不了城，也是毫无益处。”魏长亭也摇了摇头。

“佣兵你还真是好心，谁做皇帝，太子死活，与你何干？换个皇帝你还不是一样收钱做杀人放火的买卖？钱也不会少你半分。”苏秀行的话几乎是从鼻孔里喷出来，白衍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紫，端的难看非常。

“嗯……一封信不够的话，春山君是否考虑一下，两年以前春山君找我家公子办一件事，说是可以受一件请托。便以此事为托如何？”在一旁沉默的顾襄突然说道。两年以前，正是范雨时启动“刀耕”的时候，那时天罗中的叛徒都在向天启集中，苏秀行为了查找几个人的下落，确实曾向在天启城中眼线众多的顾西园求助，当时也以一个请托相报。以事实而言，当时若是不能成功除灭叛徒，天罗山堂顷刻便有颠覆的危险，因此这个欠顾西园的人情倒是极大。只是顾西园身为四大公子之一，又是宛州的豪商，和天罗交集极少，也没什么需要帮忙的，这个时候顾襄抬出此事来，倒不由得苏秀行抽手了。

“哦？顾总管这是自己的意思，还是平临君的意思？”苏秀行微微眯了眼，室内仿佛一下冷了下去，寒冷的中心，便是苏秀行正盯着看的顾襄。

“我的意思，便是公子的意思。”被苏秀行直视的顾襄浑然不觉有什么异样，匀速地说道。

苏秀行盯着顾襄良久，见他依旧面不改色，心中暗赞了一声，说道“罢了罢了，欠人的终究要还，何况和商人打交道没有不赔的道理。”

“三百人太多了，给我三个人，我就能把太子带出来。”说着，苏秀行的眼睛左右动了一下，示意站在他两侧的铁中臣和关予彦正是合适的人选。

“秀行兄，我知道你的部下身具异能，可是此事轻忽不得，还是从长计议比较稳妥。”

“说这半天，口也干了，也没口茶喝，不必再议了。”苏秀行推开椅子起身，“对了，忘了通知各位，这会儿巷口鬼鬼祟祟的探子的尸身可能已经被找到了，还是早早离开为妙。”说完，再不顾在场众人的反应，懒散地行了个礼，打着哈欠向屋外走去。

“刺客，暂且留一步说话！”不用回头，听脚步声就能知道是魏长亭，只有行伍之人的步伐才会如此整齐，每一步都不多不少离他近了两尺半。

“哦？佣兵你有什么指教？”苏秀行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向他飞来，急急站定转身，伸手一抄，手里顿时多了一块裹束好的绢布。

“这是？”

“从河络那里弄来的地图，抄了一份，希望有些用处。”

苏秀行展开布，极快地看了一眼，又收在怀里，说：“如此多谢了。告辞。”

“等等。”

“还有什么事？”

“不要鲁莽，一切小心。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第二章 4

更新时间:2009-9-27 11:41:00

字数:1829

4.

“老大，刚刚板正脸扔给你一件什么东西，还要藏得那么结实？”两大一小的三个人已经走在街上，完全没有一丝刚刚杀过人的自觉。

“总之不是好东西。”

“到底是什么？”

苏秀行看看左右无人，问道：“你说我们这趟要去哪里？”

“当然是皇……黄花淀。”

“人家已经提前把地图给你备下了。”

“什么？那不是说……”

“唉，”苏秀行叹了一口气，说，“被人当枪使了，还是咱们自己揽上的活。”

“那家伙，看他说得关切，原来肚子里早打好了腹稿，要让咱们去送死。还亏得相识一场，当真不是个东西。”

“偶尔逞强出一回风头就是这种下场。”苏秀行按了按眉头，二十岁的人倒显出一副四十多岁人的样子，“说起来，莫研还是没有消息么？”

“莫研没来，跟屁虫倒是来了一个。”铁中臣双手又抄进了袖子里。

苏秀行冲身边两人使了个眼色，铁中臣和关予彦会意地点点头，三个人迅速地闪进一条巷子里。穿斗笠的人在巷口左右张望了一下，也闪身进了巷子。

巷子里是一条平路，却看不见先前三个人的身影，跟进巷子的那人将斗笠又拉低了一点，随后疾奔起来，转过一个转角，蓦地出现一片空地，中间种了一棵老槐树，前方是一堵墙，巷子到这里就是尽头了，死路！戴着斗笠的人原地绕了一圈，环视了当下的环境，突然无缘无故向右跳了半步，在他原来站着的地方插着一把短刀。刀的另一端握在铁中臣的手里，他没有给来人反应的机会，从树上一跃而下一击不中，左手马上反手持着另一柄短刀刺向来人。

刀刃扎进了袍子里，不过也仅仅是一件袍子而已，来人脱下了袍子挡住了铁中臣的刺击，露出一身黑色的劲装。铁中臣来不及起身，拔刀扭身横扫来人的腿。又落空了！来的不是之前那三个一样的庸手，不过没关系，铁中臣看着地上阴影想着，跳到半空之后自有关予彦等着。来人纵身一跃，躲过了铁中臣的横扫，却见一个纸飞机挟着风声直直冲他飞过来，显是早有准备。来人身在半空，无从躲避，虽然看上去只是寻常的纸飞机，可是冲得如此急，其中定然有些古怪。看到那人伸手向腰间似乎要掏什么东西挡住迎面而来纸飞机，铁中臣笑了。这个纸飞机是关予彦的拿手好戏，关予彦不擅近身格斗，不过能够在苏秀行身边待下去的，都不会是泛泛之辈，这个飞机只要接触到硬物，马上会爆出连盔甲都不能抵挡的气刃，所以来人无论被直接击中或是借物挡住，都躲不过一个身死的结局。

铁中臣的笑没能持续多久，来人从腰间掏出的是一面扇子。似乎是知道纸飞机的厉害，扇子并没有做直接的接触，而是扇出一阵风，风力改变了纸飞机的方向，它掉过头反朝着铁中臣落下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枚匕首。铁中臣自然认识关予彦的招数，在地上地打了两个滚，堪堪躲过了两件要命的物事。

“停手！”是苏秀行的声音，从巷子入口的方向传过来，制止了打斗中的三人，关予彦从墙头跳下来，落在苏秀行身边。

“幸亏你出现得及时，不然这两只就该要了我的命了。”说话的人摘下了斗笠，露出莫研的脸，面上却全然没有几乎丧命的表情。

“原来是你，为什么穿得跟缙卫的狗腿子一样？”铁中臣从地上站起来，刚刚那一滚让他身上沾满了泥，显得十分狼狈。当然莫研也比他好不到哪里，里面的夜行服不能穿着上街，可外面披的袍子被铁中臣那一刀从胸到腰划了长长一道口子，穿出去被人耻笑还是小事，天启城里遍布暗哨，被看出是刀痕就十分不妙了。

“路上被人跟踪了，不得已偷了一顶斗笠遮掩一下。”

“直接做掉不就好了？”铁中臣抓起莫研掉在地上的袍子，顺手擦了擦泥点，甩手扔给莫研。

“是个高手，我闪了两次没摆脱掉。”

“长什么样子？”

“没看清，只是隐隐有些感觉。”

“如果连你都没看清的话，那就真是个高手了……”苏秀行沉吟道，突然警醒过来，问道：“那么你是怎么过来的？”

“放心，他跟了一段之后就自己离开了。”

“有些奇怪，快腿小孟之后，天启城居然又出了这么好的斥候，这下那件事万一泄露出去……便很难办啊。”

“哪件事？”

“大件事，在能联系的地方都做下暗记，让第三组停下所有的事情，随时待命吧。”

“按规定半个月联系一次，恐怕有很多人看不到吧？”

“顾不了了，能看到多少是多少，这一次……恐怕真的要把身家性命寄下了。”

“那不如不做了，谁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铁中臣恨恨道。

“麻烦就麻烦在这里，这件事，不做……不行。”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5.

一块一块的玉砖错落有致地码在地上，枯红的线条在地面扭曲蔓延，时而盖过砖面，时而在玉砖间蜿蜒。六个青玉平底碗放在砖块与砖块之间纵横交界的地方，外面是一圈一圈辨识不明的符号和文字。碗里盛着一些乳白色的液体，阴阴的蓝火在液体表面跳动，淡薄得几乎看不出来。身披黑袍的人盘腿坐在砖群的四个角，保持静默。

“喇。”门被一下打开，四个人抬着轿子径直进了房间，轿子上仿佛坐着的不是人，而是几根竹竿支愣着的衣服。

雷枯火的到来也没让四角的黑袍人有什么动作，反是身侧很快出现了一个人，“星辰在上，宫达给教长请安。”

枯萎的老鼠皮一般的衣服下，竹竿一样细的胳膊不置可否地抬了一下。“情况。”沙哑的声音中有一种沁入骨髓的寒意，在劣者的面前，雷枯火一向言辞简洁，甚至不肯说出完整的句子，在他看来，这是身为上位者的当然权力，劣者如果不能了解他的语意，便没有存在的价值。

“第四个节点已经布置好了，东宫的守备已经是万无一失。教长请看。”

在宫达的示意下，静坐四周的黑袍人各自伸手，在空中虚抓。随着低沉的吟诵咒语的声音响起，枯红的线条逐渐亮起来，玉盏之中的蓝色火苗也炽盛起来，砖石内部透出青色的光芒，昏暗的大殿顿时明亮了许多。微小的尘埃在空气中汇聚，渐渐勾勒出柱石的形状，占据了半个大殿的图像在空中逐渐显现，地面的玉砖笔直地向上放出光芒，一幅宏大的图卷毫无凭借地展现在半空中，纤尘在其中穿梭，毫无窒碍。每一块玉砖对应的是一个或大或小的宫殿，红色的城墙，金色的屋檐，威严壮丽的建筑群完整地展现在半空中，这浮空的图像展示的是胤朝的心脏——天启宫城的东北一角。

“今天早上把徽章发下去了，巡逻的缇卫应该都佩戴着。”随着宫达的手指轻点，宏大的宫城中出现了星星点点红色的荧光，有些正沿着固定的轨迹移动，显然就是宫达所说的在宫城中巡逻的缇卫。

看到雷枯火没有反应，宫达继续说下去：“今天早些时候，四卫的宁奇曾经来过，嫌东宫的守卫过于薄弱，言称四卫愿意借调人马，因为没见到卫长，被我挡回去了。杨拓石那里，难免没有一些想法。”

“不必管他。”

“是，不过宁奇所说也不无道理，虽然宗家势弱，但私下的组织也不可不防。”

“这个阵法，你满意么？”

宫达看着浮现在空中的宫城和来来去去的红色光点，这是他辛苦近一个月的成果，也是他修为更进一步的力证，想到这里，他下巴用力地向下一顿，陡然提高了音量：“为了建这个阵，我从天墟搬了一千块天青石，二十个思玄布置了十八天，四个阵眼暴发出来的时候，就来千军万马也不用害怕，何况还有一千名缇卫轮流执守。这样的布置，还需要害怕什么！”

雷枯火嘿嘿笑起来，声音空洞而干瘪：“是的，这样的布置，还需要害怕什么？”

6.

“内府？即使软禁起来也总要送饭的，不出差错应该是这会了。”

“不行，还需要多经过一道门，如果在这里被封死，就完全没有退路了。”莫研指着内府通向东宫的小门说道。

“那么即使进去了也带不出来，虽然不知道巡守的具体人数，可是这种时候如果东宫里还有少过一千个缇卫，我把头借给你当球踢。”

“还有，别忘了辰月最拿手的是什么。”莫研给自己剥了一个荔枝，塞进嘴里。

“秘术……”苏秀行呻吟着按住了自己的额头。

“这时候再制订周密的计划已经来不及了，想想看，如果只是把皇帝的宝贝儿子当成一件物品带出来。”

“快嘴骗局？”

“人数不够，皇宫也不是市场，可以乱闯。”

“刺客之乡。”

“没有藏身的地方。”

“还记得那个把整个屋子陷下来的故事么？”

“好是好，可惜我们没时间去挖……等等……”苏秀行的面上忽然露出一丝笑容，
“看来只好做一次老鼠了。”

“总之我只负责断后，就不陪你们进去送死了，我还等着回家娶媳妇呢。”

“翠微阁的媳妇？”

“多事！你要从哪里出来？”

“嗯……这里，还有永延、流觞和厚德门也记得弄出些声响来。”

“六十具军用弩。”

“二十具，上次夜袭就让你一次报废了四十具弩，只是断后而已，我们又不是给缙卫送军火的。”

“四十具，这里前后都有路，封起来不容易，要不你自己去挖坑埋陷阱。”

“好吧好吧，最后还不是我掏钱，再来两次家底都被你败干净了。”苏秀行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算盘，难过地盯着盘面的数字。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二章 6

更新时间:2009-9-27 11:41:00

字数:1365

7.

层叠的鱼尾纹在天边一角挂着，天光还好，夏季的白天本就比冬天长了许多，已经到了印时末，天上的红色还没完全褪去。宫城东面的城墙拖着长长的影子，一直罩到兴化坊里。淡淡的阴影中，几个人影在墙根一角一闪而没。

“照例这是换班的时候，城头的守卫比平时多了一倍，大家各自小心，我们来不及查探里面的布置，记得随机应变。”苏秀行说着，披上了灰蒙蒙的麻布，整个人像一团面粉一样缩进布里。

莫研掏出三支弯爪的钩子，用一个铁圈穿过去，再将钩爪展开，就成了一个抓钩。他的手来回地缠绕了几下，抓钩的后面就接了一捆丝绳，铁中臣将抓钩搁在军用弩的前方，按下了扳机。码好的丝绳一圈一圈地升腾向上，直奔宫城的城墙而去。

莫研拉了拉绳子，确认抓钩已经抓牢了箭垛，拉住了绳子的另一头。铁中臣裹在苏秀行一般的麻布里，先行爬上了绳子，关予彦居中，苏秀行在最后。三人爬过一段距离以后，苏秀行回头冲莫研点了点头，莫研手上一松，绳子上的三个人就冲着城墙荡了过去。绳子定住以后，三个裹在麻布里的人开始向上爬去，麻布被涂成城砖的颜色，远远看去，就像一团城墙在扭曲着向上蠕动。莫研看着自己的杰作，露出一丝笑容。

三块麻布飘着落进护城河里，很快吸足了水逐渐沉下去。铁中臣拔下了抓钩上的绳子，依照麻布的方式处理，将抓钩又拆回了原样，轻声说道：“这下回头路已经没了。”

“那就闯闯看，看有什么能拦住我吧。”

三个人影消失在墙根处。

8.

躲过一堆巡逻的缇卫之后，三个人影从墙上一跃而下。

“奇怪，这条路分明还有一半，怎么巡逻的缇卫走到这里就折回去了？”苏秀行不解地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赶出头脑。

“停住！”关予彦一把拉住苏秀行，迎上苏秀行询问的目光，坚定地摇了摇头，“秘术陷阱。”

“在哪？”

“范围很大，而且不止一层，站在这里就能感觉到。这一定是为抵挡军队进入准备的。”

“那我们从墙上走。”

“不行，墙上一样会触发。”

苏秀行迅速回想了一遍宫城的地图，低声说道：“绕路。”

过了小半个对时之后，他们停在了一条巷子的一端，路的中间藏着之前一样的陷阱，苏秀行拉着两个人闪进一个无人的院里，看来辰月围住东宫半个月，这里住着的太监宫女早被移走。

“南面也被堵住了。这样看来，四面应该都有这样的陷阱。”苏秀行折了一根树枝，在地上画起来。很快，一幅东宫的草图就在地上展现出来，东面和南面都被划上了圈。

“原来如此……”苏秀行说着，在草图的西面和北面又各添了一个圈，“辰月布下这四个陷阱，便把东宫隔成内外两块，难怪巡守的人数虽然增多了一些，却算不上严密，一定是指望这个阵能挡住敌人。巡守的缇卫也事先得了警告，分成两部，一部在内，一部在外，遇到陷阱便行折返。看来太子定然就藏在这阵中某处没错，予彦，这些陷阱好解么？”

“解不了。这个阵至少找了十多个高手布置，又是不要钱一样的做法。不过……它既然是防着大队人马来袭的，可能威力巨大，灵动不足，或许能找到法子绕过去。再不然，只能指望找到通阵的法器，如果有的话。”

“既然是辰月精心设计的防御，不要心存侥幸，我便不信这里面几百号人完全不出来。”苏秀行说着，抬头看了看天色，露出一丝笑容，“也该到了吃饭的时候了。”

第三章 1

更新时间:2009-9-27 11:41:00

字数:2196

三

1.

白渝行的手放在琴弦上，半天没有动。

“殿下怎么又半天不弹了？”侍立一旁的祥云忍不住开口问道。

“热得慌。”

养年殿殿堂宽大，冬暖夏凉，何况此时虽然天色还明朗，但是已经到了晚间，便是街上也凉快了许多，更不用说殿里了。祥云心知白渝行这句话是有感而发，虽然平时这位太子殿下一向随和，于主从之别并不在意，可是现在他感慨的事情却是关系重大，祥云自觉身份低微，想劝慰两句也不知道如何开口，房间里一时安静下来，只闻见院子里的知了一遍一遍地拍着肚子。

“呼。”白渝行长长吐了一口气，闭目静心，却感觉一口浊气分明还在胸口郁积着，并没有呼出体外，按在琴弦上的手指抖动了两下，始终没有真的拨动。“还是算了。”白渝行索性双手一撑琴案，从席上站起来。

“看来这琴是弹不成了，随我去院里散散步吧。”白渝行说得随便，其实他们主仆二人被困在这进院子里不得外出已经十余天，每每还没走到回廊，门外的士兵就会把铁戟一横，交叉封住院门，然后会进来一名缙卫的军官，好言把他们“劝”回去。白渝行贵为东陆胤朝太子，能够活动的地方不过一个偏殿和殿外的院子而已。

白渝行带着祥云在院里慢步走了一会，已经绕了院子一圈，祥云看了眼守在门口的两个缙卫士兵，把想说的话全都吞回肚子里，一张嘴，发现自己说的是“今天的晚饭怎么还没送来？”。

“是啊，还没送来。”白渝行几乎是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讲的话，立在原地，抬头看了看天色，天上的红光已经渐渐暗淡，只有一抹云霞还挂在角落，清爽之中夹着些许热气的晚风吹得他更加心烦意乱。虽然眼见就要天黑，晚饭比平时送得晚了许多，白渝行却丝毫不在意，他还丝毫没有饿的感觉。从中午以后，他就在养年殿里没动过半步。虽然每日也是一般的看书作画，可是事事都不顺心，自从父亲病重之后，他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想到这里，白渝行突然说道：“也不知道父皇身体如何了。”

“是啊，不知道饭做得如何了，要是还没送来，难道我们都饿死在这里么。”祥云故意提高了嗓门，看到守门的缇卫没做什么反应，才放低了声音，对白渝行说道：“殿下，你怎么能在这里说这些话！我们还是回屋吧。”这对主仆从来高下分得就不甚清楚，在这里多说一句话就多一些危险，祥云也就不顾身份的差别，拉着白渝行往偏殿里走。

“若是父皇还康健，又何至到此地步。”

祥云拖着白渝行进了偏殿，关上门，才放下心来，转身说道：“祥云情急之下不得已冒犯，还请殿下恕罪。”

白渝行呆呆看着前襟的褶皱，叹了口气：“算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反正这太子也不知还能做几天，有些话，不说出来总不舒服。”

“殿下不必过忧，辰月虽然势大，这东陆也总是白家的天下，宗室的长老们或许正在设法营救呢。”

“可是这都十多天了，别说宗室的人，除了两个树桩一样的缇卫和送饭的太监，半个人都没见到。若是……若是辰月还有什么企图，总也该派个人来谈一谈条件，这样不管不问，我怕……我怕……”白渝行转过身时，他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祥云忙抱上去，轻抚他的后背，“……我怕死啊……”

“不会的不会的。”祥云也想不出什么别的词来安慰，环顾这空荡荡的偏殿，只觉得心里有团火在剧烈地燃烧，却被阴森的殿堂吸得一丝不剩。他是下人，若是主子遭遇什么不测，也很难不跟着被灭口。然而此刻，他想的更多的确却是此刻的局面，术士监国，太子苟死，帝都的宗祠一党早已式微，还在苟延残喘的，大多是匍匐于辰月淫威之下的怕死鬼，若说有什么人能拼了性命来救太子，他自己也不相信。不过这话不能说给太子知道，于是他只好继续拍着白渝行的背，感觉他的心跳渐渐平复。白渝行，他的这位主人，平心而论是个随和的好人，不知道的人怎么也看不出皇子的架子来，又精通书画，放在一般官宦之家定然提亲的人要踏破家门槛，可是作为注定要继承皇朝霸业的太子，性子就过于柔弱了些。相反他那位庶出的三哥，平日在宫城之外胡混，成天结交的都是行伍之人，颇有开国之祖白胤的风范，据说和缇卫几位卫长走得也很近。

正胡思乱想间，白渝行已经止住了流泪，渐渐和祥云分开，说道：“给我打盆水来吧。”

祥云提了盆，开门进到院里，正要去井边打水，却看见院外站了一个弓了腰端着食盒的小太监，想是今天的晚饭终于送来了。不知道前几日送饭的太监今天出了什么事，许是病了吧，非但换了一个人，送到得也迟了许多。

“令牌。”守门的缇卫士兵问道。

“稍等一下。”小太监向自己的腰间探去，摸索了一阵，掏出来的却是一个比手掌还要大的纸鹤。

缇卫们明显呆了一下，右面的守卫先反应过来，伸手想要拔剑，左面的缇卫却似乎被纸鹤迷住了，没有任何反应。“唰！”剑出鞘了，直指太监而去。出剑的缇卫看见剑刃直直地飞过去，没有击中目标，随后感觉手腕一阵冰凉，接着天地交错旋转了两圈，在他反应过来之前暗了下去。提着食盒的小太监挺立了身子，不复佝偻的形象，伸手在另一个守卫的额上轻轻一点，守卫直直向后倒下去，砸在墙上发出咚的一下沉闷的响声。

前一刻还是在门口站岗的缇卫，下一刻他的人头已经骨碌碌地滚到面前，祥云想要大声呼喊，一只手适时地堵住了他的嘴。祥云努力想要挣脱，可是深居宫里的他又如何扭过来人的力气。

“嘘——”扭住祥云的人抽出右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我们是来救你的。”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三章 2

更新时间:2009-9-27 11:42:00

字数:1941

2.

宫达注意到的时候，那个红点已经停下来没动有一阵子了。从周围的情形来看，往来的缇卫还在照例来回巡守着，没有丝毫改变。

“是哪个不小心的把自己的徽章掉在路上了，发下去的时候严令他们一定佩戴好的。真是会添乱。”宫达正想吩咐一个侍卫唤人去东宫将那枚落在地上的徽章捡起来，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往来巡逻的红点都没有经过那里，走到一半就停住了。宫达往下看了一层，脸色顿时变得煞白，那个点正停在西面的阵眼之上！宫达全身的血液都冲到了大脑里，有人侵入了东宫，进了软禁白渝行的阵法内圈。“送饭的太监……”宫达很快想到了大阵之中唯一能够出入的人，看来他在中途被掉了包，而那些闯进皇宫的乱党显然不知道进出东宫的每个人都会携带一枚辰月制作的徽章，好让自己在这里监视一切，不慎将徽章掉落在了地上——幸好他们不知道。

“天罗！”宫达的牙齿紧紧咬在一起，不可抑止的恨意明显地表现在脸上。除了天罗，他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旁的人能够在这样坚固的防御之下溜进去。召集了二十多个思玄，辛苦布置二十多日，能挡上万兵马的大阵，就被不知道几个老鼠一样的天罗轻松溜进去，让他怎能不恨。

“有人闯进了皇宫，发信号，让东宫的守卫集体警戒，不能放走一个人！”宫达拉开门对着侍卫说道，最后半句几乎是喊了出来。

一个紫色的信号在天启宫城的空中爆开。

3.

“这是下午发现的尸体，昨晚还有人见过这三人，所以应该是今天早上死的。”院子的空地上放着一张草席，草席上躺着四具尸体，周围是身着铁甲打着火把的缇卫第四卫士兵，后排士兵的盾牌上，篱天剑的图案在随着火光跳动。

“第一具尸体从中间断为两半，第二具没有了右手和脑袋，第三个只有脖子上有一道伤，可惜……这伤稍微大了点，气管和血管都被切断了。这三个都是我们的线人，这一个小女孩的尸体被发现倒在离第二具尸体不远的地方，应该是目击者，死法是一剑穿心。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宁奇向杨拓石解释道。

“今天白衍可有出过门？”

“据第十七队回报，早上有一顶轿子从偏门出去，但是相信白衍本人不在其中，在轿子回府之前，他还在家中接待了王御史，并亲自送出门外。”

“人和轿子分开，轿子故意推迟了回府的时间，好手段……”杨拓石翻看着地上的尸体，说道，“确实好手段，出手干净，一刀毙命，断口整齐。应该是三个人所为。”

“哦？”宁奇略有些吃惊，从尸体上看，下手的人必定是老手，可是即使久经战阵的他，也看不出是三个人分别下的手。

“先看这个小女孩，这是在第二具尸体旁发现的，刚才你也说了，大概是看到了杀人的过程被灭口的，所以杀她和杀第二个人的凶手应该是同一人。杀人者必是老手，这一刀绕开了肋骨，直捅心房，从深度判断，凶手应该拿一柄薄刃武器，长度大约是一尺。而这一具，……”杨拓石指向第一具尸体，“死者被从中间直接剖成两半，如果还是同一把凶器造成的伤害，那么这个凶手恐怕得上下绕死者一圈才行。所以，凶手拿的可能是斩马刀那样的长武器。可是这么整齐的伤口，若是有这样薄而且长的武器，在砍中颈椎的时候就应该折断了，何况……脊柱还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被利器斩切的痕迹。能够做到这种效果的兵刃，我们知道的只有……”

“天罗丝！”宁奇脱口而出。

“没错，天罗丝。”

“是天罗干的……”

“嗯，再看第三具尸体，他的伤口只有一道，就在颈部。从深度来看，既不是薄刃刺入，也不是天罗丝造成的，更像这样挥刀而过。”杨拓石做了一个挥斩的动作。

“那么或许是第二个凶手挥刀杀死的？”

“不对，看这里。”杨拓石扒开了第三具尸体颈部的伤口，伤口里面也是直直的一线。“我们都是惯使兵器的，无论如何使力，都脱不出圆形的轨迹，所以我若是挥刀砍过去，伤口里面也应该是一道弧线。可是这样一个平直的伤口，就像是刀架在脖子上然后横着拉一道一样，试问一个惯用兵器的人怎么会这样使力。”

“那么……是新手做的？”

“新手造不成这样的伤口。”

“那……我倒猜不出了。”

“是秘术。”杨拓石起身，拿起侍卫递过的湿毛巾擦了擦沾血的手。

“秘术？”

“是的，只有秘术能够造成这样平整的伤口，浅浅一道就致人死命，可怕的准确度。”

“能一刀切断人手腕的近战高手、天罗丝还有秘术使用者，即使单个挑出来，也是很棘手的人物，一起出现却只为了杀三个最不起眼的探子……”宁奇低头沉吟。

“只是路过随手杀掉的吧。宁奇，有大事要发生了。”杨拓石突然微微一笑，似乎对自己的小心有些不屑，“应该说，大事已经发生了。吩咐下去，今晚都不要睡了，随时待命。”

正说话间，一束紫色的光芒在宫城的上空爆开了。

“来得真快……”

91 文学网 (<http://wx.91.com/>) ——倡导人性阅读，推崇原创动力

第三章 3

更新时间:2009-9-27 11:42:00

字数:1400

4.

顾襄赶到信诺园长醉厅的时候，顾西园正在盯着一幅画出神。仿佛是听到由远及近的脚步声，顾西园慢慢收起了画轴，以目示意两旁伺候的下人退下去。

“公子，我擅自做了主张，请公子责罚。”顾襄低头说道。

“没，这事你做得很好。”

“从三坊里召集人手大概还需要三万的金铢。”

“你是管账的，这些小钱自己去支便是，又何必通知我。”

“只是今次的事，务必要把我们在三个坊里埋下的布置尽数起出，两年的经营就要毁于一旦，顾襄心里总是有些惋惜。”

“呵呵，”顾西园持酒杯笑道，“世人皆说我能赚又会花，单是守着本底不肯投资，不过是守财奴而已。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也知道太过守成终不能成大事。我们都是在风险的刀尖上跳舞的人，何况这点损失我还受得了，你放心去办便是。”

“是，倒是我小气了。”顾襄鞠一躬，退了出去。

顾西园亲自走到门口，掩上两扇门，对着烛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说道：“你也听到了，要不要帮忙由你决定。”

长醉厅的窗帘突然被掀起了一角，一个黑色的刀鞘一闪而逝，微风吹得烛光一阵摇曳，可是顾西园注视的角落，早已空无一物。

5.

一个紫色的信号在半空爆开，附近明显多了很多脚步声，四周的缇卫都在迅速接近。

“你们是什么人？”泪痕依旧挂在眼角，白渝行来不及擦去，声音中满是慌乱。

“唐国密使苏秀行，救驾来迟，望太子恕罪。”来人一身黑衣，见到白渝行当即半跪了下去，看不见面庞，体型倒是颇匀称。

“你……真的是？”

“正是，太子殿下，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缇卫随时都会赶来，且随我出了皇宫再说。”

“等等，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万一你们是辰月的贼人，想要暗中害了太子怎么办？”祥云从恐慌当中稍稍恢复了一些，喉咙在拼命压抑呕吐的冲动。

“时间紧迫，缇卫每时每刻都可能冲进来，走与不走，全在太子殿下一念之间，请殿下速做定夺。”

“殿下不可轻忽……”

“我跟你们走。”白渝行的面上显出难得的坚定神色。

“殿下……”祥云还要再劝。

“闯一闯，总好过在这里等死。”

“正是这样。”铁中臣一把拍在白渝行的腰上，将白渝行震得一阵抖动。

“好，那我们就走吧，苏卿请在前面带路。”白渝行接过祥云的手，想要从案边起身，却连拉了三次都没能立住，站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腿不可自抑地抖动起来。

“我来开路，予彦，护住太子殿下，老铁殿后，我们走。”

“右边。”东宫的地图早已经印在苏秀行的脑子里，对于白渝行可能在的房间和撤退的路线，他也和莫研研究了很多遍。在拐进右边的巷子之前，整齐的脚步声出现在身后那条巷子的另一边。

“他们进了巷子，一队跟上，二队进院里查看。”追兵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反应真是迅速，要是莫研在，应该能凭声音听出后面有多少追兵吧。前面左转。”眼见白渝行越跑越慢。苏秀行一把扛过白渝行，向前奔去。狭窄的小巷很快到了头，进入一个院子，苏秀行三人纵身跃过花圃，直直踩上了石子小路，祥云没有这样的脚力，被半人高的植物挡住了去路。

“祥云！”半个身子在苏秀行背上的白渝行伸出手去，只拉到了空气。隔着半人高的花圃，祥云施施然点了个头，“殿下路上小心，祥云不能一路陪伴了。”看着一行四人消失在院子的另一边，祥云转身拉上两扇院门，插上门闩，用身子死死抵住院门。

第三章 4

更新时间:2009-9-27 11:43:00

字数:2668

6.

“应该甩开他们了吧？”铁中臣问道。

“想都别想。”苏秀行没好气地答道。似乎是为了响应他的回答，又一队缇卫出现在他们的右面，如果不是需要两只手来稳定肩上扛着的白渝行，苏秀行真想给自己一巴掌。

“前面，沿着路一直跑下去，外面的缇卫应该被挡在阵法外了，看见路就左转。”顺着苏秀行指引的方向，四个人走进一条小路，路尽头的门似乎封闭很久了。

“就是那里，予彦，帮我掀开石板，老铁守住路口。”话音未落，一群缇卫已经站在巷口。

“一个人也想拦住我们？上！”

为首的缇卫见铁中臣手中只有两把短刃，轻哼一声，拔剑便向他刺去。再有两步就要跑到铁中臣，铁中臣仍然没有闪避的意思，仿佛是被吓呆了。缇卫伸臂，眼见剑刃就要挨到铁中臣的胸口。刺中了！他兴奋地想，却感觉剑上突然传来一股沛莫能御的力量，直直将剑刃打到地上，震得他胳膊一阵难受，随后，难受永远离开了他的身体，他惊异地看见鲜血从脖子里喷出来，那是盔甲没有防护到的地方。

“斩是回避。”铁中臣哈哈笑起来，笑声带着奇怪的狰狞。

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是战场的基本原则，在第一个缇卫倒下的时候，又有两把剑一左一右向铁中臣刺来。铁中臣却没有像之前挡下那剑一样不闪不避，而是挺身迎上，在交击的一瞬猛地跪了下去。两名缇卫眼前突然一空，失去了目标，随后感觉下巴上一凉。两柄短刀分别从下巴刺入两名缇卫的头颅，将脑袋捅了个对穿。铁中臣从尸身之中拔出短刀，脑浆混着鲜血流了一地，他一跃而起，将一具尸体直直踹退，那名缇卫直到死，都还保持着站立递出一剑的姿势。

“回避是斩。”

在身前缇卫迟疑的一瞬间，铁中臣双臂交叉，让两把刀抵住两面的墙壁。他的身后，苏秀行和关予彦已经搬开了地上的石板，正把白渝行往下水道里推。

“左右两个人的距离，没法更合适了。”铁中臣迈过地上的尸体，拖着刀缓步前行，刀刃与墙壁的砖石摩擦，发出令人难受的响声。

“老铁，不要恋战。”一支响箭尖啸着飞上天空，苏秀行一手扶住地面，说完这句话腾地跳进漆黑的水道。

“荆六离，来比比数量吧，可惜，你已经死了，不可能超越我了。”铁中臣发出癫狂笑声的同时，两把利刃上下舞动，开始收割生命。刺杀之中，距离是不可轻忽的一环，也是铁中臣最擅长的一环。四尺，是铁中臣最喜欢的距离，而这条巷子的宽度，恰好正是四尺。狭窄的巷道让缇卫的人数优势荡然无存，反而挤在一起没法发挥战力，然而铁中臣却丝毫不受地形的限制，一蹲、一伏、一斩、一刺，刀刃恰到好处。四尺之内，铁中臣就是送葬的谷玄之神，死神的领域步步进逼，不断有尸体倒下，后排的缇卫笨拙地向巷口退去。

“让开让开。”缇卫毕竟不同于一般守卫，即使在禁宫之内，也装备了弩具。不断有人逃出巷口的同时，几具军用弩架在了巷口。不待先前进入的人退出巷外，几声弦响，弩箭已经射了出去。军用弩臂长两尺半，射程两百五十步，在如此短的距离内，不需瞄准，一发弩矢可以力透三人而过。转眼之间，巷子里已经死成一片。铁中臣听到弦响，心知不好，一个倒栽躺倒在地，身前一个缇卫已被弩矢扎得透胸而出，若是刚才再慢半分，现在想必已经是个死人。

既然搬出了弩具，在这里已经讨不到什么好处。铁中臣一个翻身，跃入了下水道之中。

“追！”

7.

“快到了，给莫研发个信号。”

莫研检查了几遍，挂在墙上与树上的弩具五个一组，已经按方位吊好。响箭发出的时候，四个着火的牛车就当街从不同方向冲向宫门，即使不能混淆视听，也可以制造一些骚乱，便于里面的三人逃脱。约定的时间将近，莫研趴回墙头，手里捏着地上拣的石子。

一只尾巴着火的纸鹤从掀开的洞口里飞出来，这是关予彦的标志把戏，意味着进入宫城的三人活着回来了。当然，他们的身后还会跟着不请自来的“尾巴”，这正是莫研埋伏在这里的意义所在。

首先出现的是关予彦，对下水道肮脏环境的极度厌恶让他迫不及待就跳了上来。确认没有危险以后，苏秀行背着早已晕过去的白渝行爬了上来，最后离开水道的是一身血污的铁中臣，因为情急跳进水道污水中，所以身上不但有杀人的血水，还满身污秽散发着臭气。

“予彦，给他们一点提示。”话音未落，几个人各自隐入了附近的环境中。

指明方位的纸鹤又扑腾着翅膀飞进了下水道中，果然，散乱而急促的脚步声顺着水道传来。上钩了！十数个打着火把的缇卫爬出了地面，前后迅速地分为两面警戒，后续的缇卫依次爬上来。

“他们应该没有走多远，分两头追。硬闯皇宫的人武力十分高强，不宜硬拼，发现之后第一要务是发出响箭。”领头的缇卫队正思路十分清晰。

“是！”整齐的回答。

就是这个时候！莫研弹出了扣在手中的石子，击在一块木板上，木板带动了弩具的扳机，五枝弩箭“嗖”一声飞射出去，正扎在前排缇卫的胸口，力透而过。没等缇卫们反应过来，又有三颗石子从莫研的手中弹了出去，分别击中架在另外三个方向的木板上。弩箭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射向应对不及的缇卫，仿佛同时有几十人在埋伏，然而不知是慌乱还是火把的范围不够，缇卫们甚至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太可怕了，这不像是普通的乱党，更像是……刺客！几十个刺客正举着弩埋伏在周围，想要一举伏杀所有追来的缇卫。下水道的口太小，全部人从下水道撤回去之前，就会被扎成刺猬。

“另一面，撤。”队正的话音未落，咚咚咚咚，又是四下撞击木板的声音，缇卫的退路上，冲在最前的两排人又齐齐倒了下去。

“回头来不及了，继续向前。”惨叫声连续在身后响起，这一次的攻击更加诡异，甚至听不见弦响，跑在最后的缇卫就莫名其妙倒了下去。原本前来追捕的缇卫甚至没有想到停下脚步半刻，掉头就跑，留下二十多具尸体。

“暂时安全了，老铁，封好下水道，莫研，把弩弦都割断吧，又是四十具……”

“老大，刚刚为什么拦住我，却不拦他？”铁中臣指着正从尸体上收回匕首的莫研背后问道。

“你要动手，人早死光了，我们还得留下一些报信的。”

“那不是暴露了我们的位置？”铁中臣不解道。

“至少暂时不会暴露我们的人数，试想你在夜里遇袭，瞬间死了几十个同伴，你会觉得有多少人伏击？”

“所以……”

“是的，这样缙卫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大批的武装力量上去，我们浑水摸鱼的机会又多了几分。”苏秀行看了看躺在地上还没醒转的白渝行，说道：“先换身衣服，找个地方藏起来，如果我猜得不错，午夜时分或许有些机会出城去。”

“机会，什么机会？”

“秘密。”苏秀行笑道。